

第一集

世界著名小說選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世界著名小說選(第二集) 謝頌羔主編
(一九三二) 三六三面 定價二角五分

本書所選作家，其範圍較第一集為廣。每篇小說都是各作家最精采的作品。同時又可知道各國作家的作風以及各作家的立場。

全書共有二十一篇短篇小說，如莫泊桑的“母親和兒子”，屠格涅夫的“村醫”，霍桑的“紅字”等以及編者的創作“祥兒與老虎”。想凡愛第一集的讀者，莫不愛此第二集，敢斷言也。

World's Famous Stories (2nd Series), collected
and trans. by Z. K. Zia.
(1932) 363 pp. Price .25.

A most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of famous short stories, giving a fair representation of achievement in that field. All who enjoy good reading will appreciate the literary beauty, both of the stories themselves and of the translation.

民國廿一年一月初版 2000本
民國廿六年七月再版 500本

第二集

世界著名小說選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世界著名小說選第二集

小言

這些短篇小說，內中有一篇是長篇的節本，還有一篇是我自己做的，不得稱爲著名。除此之外，我以爲都可算爲著名的了。

好的短篇小說不容易找到，這些在我看來都是好而富於興趣之作。不過譯筆也許有不十分透切的地方，那要請讀者們指導一下。

第一集的出版，已蒙讀者們的歡迎，希望這集也能得到同樣的歡迎。不過，本集的小說都在明燈月刊上登過，這是不得不連帶聲明的。

本集繙譯最力的是陳德明先生，吳力先生及我的兄弟謝頤義先生，特別的提出來，表明我感謝之意。

謝頤羔，於上海，一九三一，十二。

世界著名小說選第二集

目錄

一	娜脫菩茄公主	一
二	他的豔妻	一三
三	祥兒與老虎	三三
四	頑童故事	四五
五	水仙女(德國童話)	五三
六	畢蘭麥斯與西施寶	六五
七	賭	七一

156450

八	三個警告·····	一〇一
九	美人與獸（法國民間故事）·····	一一一
十	母親和兒子·····	一五三
十一	金蟹·····	一六九
十二	舟子與珠商的故事（波斯故事之一）·····	一八五
十三	魔琴（西班牙民間傳說之一）·····	二〇七
十四	豎琴·····	二一七
十五	村醫·····	二二五
十六	無形的瘡痛·····	二五一
十七	大理石胸像·····	二三七

十八	北方的巨龍(德國童話)	二七九
十九	紅字	三〇九
二十	公主的金球(童話)	三二九
廿一	信號	三三七

娜脫菩茄公主

德國高謝客原著

項堡城位於奈加河畔。數百年前，其城以繁華著稱，那時王在那裏建着喬皇偉麗的宮室，至今那些宮室尙巍然存在，不過已經是空無居人了。列位不知這巍巍的宮室裏面曾經演出過一段可泣可歌之事，現在讓在下慢慢的道來。却說剛纔所說的那位國王生有一位公主，芳名娜脫菩茄。這位公主生來姿態絕世，人人垂愛，她却目空一切男子，只與朝臣鄂圖公爵訂有私盟。不幸這時德國適有征討之舉，公爵身列行伍，不得不辭別美人，到國外去宣勞。她在宮中天天等待情人歸來，每天從早到晚，站在樓頭向外張望，可是她望穿了眼，伊

娜脫菩茄公主

一



人終未見還。她終日長吁短嘆，以淚洗面，嬌體不免一天天的萎悴了下去，可是別人還看不出她的憔悴，因為她雖是憔悴了些，還是一般的美麗絕世。

一天，國王走到娜脫善茄公主面前來，用着沉重的聲音對她說道：『快把你的婚服預備好；新郎三日之內就要來到這裏了！』說罷，他就再不講話，也不等回答，忽忽離去。公主將身倒在臥榻之上，閉眼假寐，心中痛如刀割。到了晚上，她又照常的跑到樓頭上去站着，她的眼睛呆看着天際的暮雲，同時眼淚如雨般的滾下來。『我的鄂圖，我的鄂圖，』她叫着，『你真個忘記了我，忘記了你的愛心不渝的娜脫善茄。唉！那一個冤家用她的臂膀把你挽住了，還是你自己對我心冷』

了？說不定你已經作了刀下鬼而長埋在異鄉的黃土中了。啊，我願到你那裏來伴你長眠！妾命已經薄到這個樣子，可是那些人尙不見憐，還要用殘暴手段來捉弄一個孤立無助的可憐女子哩！幾天之後，他們要逼我作新娘了；我的鄂圖遠在天邊，而我去依人作嫁，這是人所能堪的事嗎？我願上天鑒我痴誠，使我化作鳥兒，振翼飛去。」腸斷寸寸的公主沒有一個人哀憐她，幫助她，替她設法，惟有這樣哀禱上帝罷了。

一夜，一個宮中的老僕名喚格斯伯的聽到公主在樓頭悲嘆哀泣，老人心中大大不忍起來。他跑到公主那裏去問知了一切情由，好好的安慰了她一番，答應將她帶到她所要去的地方去。當下公主就同那老年

的忠僕悄悄逃出王宮。王宮四周密密層層的都是樹林，公主在林中極力奔着，預備出了樹林到聖邁格爾寺裏去受一個年高德劭的隱士的保護。這時，林中忽然跳了一隻白鹿出來，娜脫善茄一眼就認出牠是從前鄂圖替她捉了豢養着的東西。那鹿是知道故主今天出奔，特地前來的。牠朝着公主凝視，活現一副戀主的神氣，公主看見那畜生有這樣義氣，心中大爲歡喜，好似遇見了一個密友。她在鹿身上輕輕的吻着，心中想起牠是鄂圖的故物，不覺悲喜交集，又流起淚來。一會，她拭乾眼淚，跳上鹿背，那鹿背上的鞍子還是以前鄂圖給她放着的。白鹿等她坐定以後，便飛奔而去，倏忽不見，只撇下老年的忠僕格斯伯站在那裏發怔。他想追跟上去，可是他的衰腿偏不服從他的命令；他

叫喊着，可是聲音微弱，傳不到前面去。格斯伯站在那裏，大有愛莫能助之概，忽地看見那白鹿背了公主躍入奈加河中，老人大吃一驚，以爲公主是必無性命了，但是他再張目來看時，却見那白鹿已經安然渡了公主過江，穿入對岸的山林中去了。老人看見這樣，倒也心安了一半，自己隻回宮中去了。

第二天早上，國王一覺醒來，就想到他的女兒，原來這日他預備贈送一份豐厚的嫁妝給她。當下他命令宮僕去把公主召來。這班人銜了王命到公主房中來找公主。他們擁進公主的閨房以後，只見空闕闕的，那裏有公主的影踪？倒使他們大吃一驚。繼而他們思想公主或許是在園中或林間，因此，便分路到那些地方去找尋公主，可是他們找遍

了也沒有把公主找到。最後，他們就把公主失蹤的事情奏報國王，國王立刻傳提宮中一切人役到前面來訊問公主的下落，可是他們都說不知，最後問到格斯伯，他老人家也諉稱不知。當下國王派遣偵騎到奈加河沿岸地方以及山林各處去找尋公主，可是這班偵騎都先後嚙喪而歸，說是找不到。最後，國王親自出馬，帶領一班武士從僕到各村各鎮去找尋公主。

且說，一日，國王和一班人正在外面找尋公主。這裏的老格斯伯却獨立窗前，別有所思，一會，他聽得項堡城上的鐘報午刻。正在這時，那渡娜脫善茄公主過江的白鹿忽然奔進宮庭裏來，到了格斯伯站立着的地方就戛然止步，舉頭向老人凝視。格斯伯驚奇之餘，說道：「

啊，你怎麼會來的？我看你形狀很是憔悴。可憐的東西，你告訴我，你需要甚麼東西？我極願幫助你。」說罷，返身進去，在桌上拿了一只麵包，走到白鹿的面前來；在他的意思，只道牠是來求食的，可是牠並不前來就食，倒是把頭上的角高高舉起。格斯伯不懂牠的用意，心中甚是納悶，忖了好一會兒，才恍然大悟，說道：「你可是要我把那只麵包縛在你的角上？」說着，他把那只麵包縛在牠的一只角上。他剛把那只麵包縛好，那白鹿就飛也似的朝奈加河奔去了。

翌日午時，格斯伯又在窗前站着，那白鹿又奔了進來。格斯伯看見鹿角上縛着一大張的橡樹葉子，縛葉子的東西是一條絲帶，格斯伯認識那絲帶是公主的東西。當下格斯伯和他的老妻把那縛在鹿角上的葉

子解了下來，那絲帶上果然赫然現着金絲繡成的公主芳名，再看那瓣葉子上面，只見針鑿着的幾個字道：『娜脫菩茄極誠感謝「雪中送炭」之恩人。』他們老夫婦倆看見公主的字跡，喜得老淚縱橫；格斯伯叫道：『好鹿子竟把麵包帶到公主那裏了，』他的老妻和着說：『上帝厚待我們，使我們得奉養公主！』說了，她返身進去，拿了一隻煮透的雞來，就用公主的絲帶把那隻熟雞縛在鹿角上，縛好以後，那白鹿就穿江越河的逝去了。此後，白鹿每隔一、二天到格斯伯那裏來一次，來時往往帶着公主的謝信，去時角上或頸上掛滿了食物。

再說，國王在外找尋女兒，可是找遍了也找不到，最後，他就絕望而歸。他再也想不到公主會到奈加河的對岸去，因為那遼闊的江河中

並無半隻舟船。自從公主出走以後，宮中氣象頓形蕭瑟，園中的杜鵑和黃鶯都斂止了歌唱。一天，國王看見一隻白鹿奔進宮庭裏來，停在格斯伯的窗下，又看見格斯伯把食物縛在鹿角上讓那白鹿帶去，心中連稱奇怪。以後他就留心注意，果然看見那白鹿每隔一兩天來一次，來了一定跑到格斯伯那裏去，而且格斯伯每次把食物縛在鹿角上或鹿頸上讓鹿子帶去，心知其中一定大有蹊蹺。一次，那白鹿又照常跑到格斯伯那裏來，格斯伯把一包園中新摘的鮮菓掛在鹿頸上，正在這時，國王突然衝了過來，嚴詰格斯伯，盤問着白鹿的來歷等等。老頭兒經不起國王的一番盤詰，就神色慌張起來，國王看他不上，便用恫言威逼，當下就從老人口中得知了一切情由。國王順手把鹿頸上的一

包鮮菓奪了下來，鹿子吃了這一驚，便縱身而遁。國王連忙命令武士童僕騎馬追逼，自己也跳上快馬向那白鹿追來，只見那白鹿躍入奈加河中，國王那裏肯放鬆，也拍馬入河，後面那班武士也跟着入河。一會，那白鹿已經跳上彼岸，接着國王和他的從騎也登了岸，只見白鹿倏的竄入一個洞穴。當下國王下了馬，同着幾個貼身的武士走進那洞穴來，只見他女兒雙手合着跪在一座十字架前，那白鹿橫在她身邊的草地上喘氣。公主看見一羣人撞進來，抬頭來看，國王看見了公主的面孔，不覺大吃一驚，原來公主的花容已經慘白到沒有了人色，這是因為她自從進洞以後從未見過日光的緣故。國王平素性情暴戾，從無和顏悅色的一天，這時却破天荒第一遭的用了和婉的聲音勸他女兒回

宮，公主却回答說：「兒已身皈上帝，不思再入塵世。」國王再三苦勸，希望公主回轉心來，可是公主始終用這兩句話回答，國王看見勸告無效，老脾氣又發作起來，恫喝公主說要用強逼手段來逼她回宮了。公主兩臂緊緊抱住十字架，死也不放。國王走上前去使勁把她一臂拉開，那知用力過猛，她那一臂竟與她的軀體脫離了關係。國王既驚且悔，同着他的從騎踉蹌而出。他們回宮以後，不免把那件事漏洩了出來，不久，遠近都知道了這事，咸讚公主之多情而悲其身世之悽慘，又因其貞烈可風，就把她尊作一位女聖，她所居的洞穴成了一個小小的聖地，天天有人前去巡禮，公主同着這些香客一塊兒做着禱告，懺悔罪孽，那些人從洞中回來以後，個個覺得肩上輕了一副罪孽的重擔。

，那是公主替他們取掉的。

不久，秋風吹起，黃葉亂飛，公主就在這時去赴上帝之召。據說，公主歸天時，天際飛來一隊小天使，飛進洞來把公主抬到了空中去，這時公主還有一口氣息，睜開眼來朝天空望着，只聽見她口中喃喃說道：『我的鄂圖，我看見你用手招我，原來你先我在那裏了。我來了！』說罷就魂飛悠悠了。當下那般小天使把她置入棺中，棺外遍灑鮮花，隨後他們把公主的棺槨放在兩匹銀驄的背上，那兩匹馬馱了公主的棺槨渡江而過，馬身不沾着點滴的水。這時教堂裏面的大鐘自己響了起來，天使們合唱着挽歌。在這情形之中，公主的遺體被遷到了邁格爾寺裏面而安葬着。

此後，那王宮裏面的人就不再看見那白鹿了，而忠僕格斯伯也不再拿食物去接濟荒野中的公主了，但是公主的豔跡哀事却流傳了下來，永爲後人所歌誦歎惜。

他的豔妻

赫爾曼貝耳 Hermann Bahr 原著

我在路上遇見了我親密的老朋友保羅惇。

「好呀！」我說，「想不到這時會看見你呢！你看怎樣？那至少有六個月……不去管它……讓我向你打量一下。你現在結了婚怎樣了呀？保羅，保羅，那個想得到你？我得賭咒，你是一個堅決的光棍呢。但是婦人，婦人……哎呀，婦人！」

他的豔妻

保羅笑了，牽了我的手臂，我們一起閒踱過去。

我正將掀起情感：保羅，一個結婚了的人……我很難相信！我們的少年時代變成怎樣了？他還記得關於梅姝的事情麼……

但是我覺得他不願去記憶，於是我撇開了梅姝。

我們走過去，他從他的袋裏掏出了一枝雪茄，當時我正從眼梢裏留意着他。他看來比較的恬靜了，有一種中流社會中人的鎮定，近乎尊嚴的樣子，關於他……呀，不錯，那結婚了的人！我幾乎爲了我的浮躁羞慚了！「我並不想得怎樣認真，」我說，「你知道我是這麼一種人。你現在變了；一個驢妻的丈夫……」

他激動地放下了我的手臂說：「現在，不要說起那類的事。若是一

切的人都像你那般嘴勤……我敢擔保，那也說的夠了。」

我很失驚：「我的親愛的保羅！」

「好，那是實在的，那可沒有什麼，祇是『我美麗的妻子』，和『我美麗的妻子』，和老是『我美麗的妻子』。我敢對你說，人對於這個太過分了。我很愛我的妻子，但是對誰都得公平看待。你已會悟了做一個艷妻的丈夫的極微的概念了麼？我親愛的老弟，若是你還沒有經歷過呢，你全然沒有說起它的資格！我能告訴你，那需要約伯一般的忍耐呢。」他開始喧囂地吹起口笛來。

我想像我已窺見了他的意思，很是得意：

「你見得了，保羅，現在你的罪孽逢到你了；那恰巧是報應。你就

是知道人家猜忌也對你沒有什麼累害的。」

保羅驚愕地望着我：「你這愚物呀！那全然不是一個猜忌的問題。你正想起着什麼了？」

「不是麼？你不猜忌麼？」我倒很抱歉起來。

「一些也不。完全相反。但是我不能用幾個字使得使你了解呢。實情是這樣的，一個美麗的妻子是很好的，若是……若是不是爲了她的美麗。」

「那可不是很清楚。」

「恐怕不清楚。聽！解釋也沒用的；我要給你一個例子，這事情的一個意義。」

我能看出說說那件事對於他很舒服的。當他燃着了他的雪茄，他開始陳述了：

「現在你自己想像我們結婚的那一天：我們開始我們的蜜月，我要離開了那裡還不止快樂呢，爲了這結婚的事情把我攪的麻木了。我們到慕尼克去；我想領她參觀那城市，看幾個老朋友，以後便到巴威高原去。我用不着對於人描說那起初幾天的情形；自然我是十分快活，她也十分快活，還有什麼什麼。但是不久我看出並不是每一件事都像它所應當的……她明明地缺少了什麼……總有什麼不稱她的心……怎樣才是呢？我問她，但是她斷言她十分快活，我完全弄錯了，她不要什麼，想慕尼克很好，祇是……呀，什麼？她躊躇了，最後她說：

「這些人們這樣的奇怪。」

「我並不十分明瞭她的意思。哎呀！我好好的老慕尼克人有一些笨重和遲鈍，至于奇怪呢……」

「不，」她說，「但是他們是奇怪。一個人在街道上可以走到一個鐘點或是多一些，一個靈兒也不會旋過來對那人看一下的，沒有人的！那便是奇怪啦。我不放在心上的，當然。我祇是說聲奇怪罷了。」

「你見得麼？我的夫人可觸怒了。一個漂亮的婦人希望大街小巷都排列着羨慕的人們，慕尼克的人却没有預備這個。你在笑了。但是等一下，那還是起點哩。」

「翌晨，我坐在馬克西米連酒樓裏。那是十點鐘；他們已計劃了到

薩克珊欣陳列會去。我的妻子正在我們住的旅館裏打扮着。那也是一個人除非他娶了妻否則什麼也不知道的一件事。我從九點鐘就坐在那裏等待着。我已翻閱了一切的新聞紙，也包括着廣告；我已吃了早餐；全然爲了那侍者的愧赧起見，我正喝着第二杯啤酒。我在玻璃窗的壁龕處傍着我的桌子坐着，抑鬱地看着那對面的喜劇園。你知道那地方的，就是易卜生慣於坐在那裏的。在這時候那酒樓差不多委棄了似的，侍婢們都懈怠地靠着牆壁；僅有的客人是幾個學生在中央的大檯上玩弄着紙牌。光線很曖昧；把這酒樓算作總會的「薩克森」俱樂部會員的綠帽兒，算是在那牆上僅有的光亮的色彩了。靜得很，除了偶然拍的一聲拋出了紙牌以外，簡直一無聲音。十一點……十一點半……

我正看着貝得刻的廣告附刊，爬山者的靴子和那類的東西，不時對那扇她差不多會進來的門口看着。

「最後她來了。」

「妙透啦，當然，穿了她英國式的衣裙和小小的吉刺德的帽兒可嬌媚極了；式樣也很嬌美。她向那女經理微笑着，問那侍婢我坐在那裏，滿面春色的跟着她穿過那酒樓，經過那些衆目昭彰的學生們，他們正在那最激厲的譏笑中間。當時她將近他們的桌子時，她跌落了她的陽傘，我立刻跳起，但是不能準時到她那裏，那侍婢已把它拾了起來。婀娜謝她；那些學生却沒有攪亂了他們的玩耍。」

「我問她早餐喜歡吃什麼，但是我見得她又豫備發言了。『不，』她

說，「我不能坐得這麼靠近那窗，耀光很可怕……那個戲園子的白牆……適意些還是來這裏。」

「她站了起來，擇定了在正中的一隻桌子，貼近那些學生們的。當她搬移着她的椅子，她有意傾倒了放滿了新聞紙的另一隻。」

「那些學生繼續玩弄着。」

「我拾起着那些紙兒，問她早餐喜歡吃什麼，我自己大概都得同意的，因為我到底急切地還得要那陳列會去。她把她的單眼鏡放上她的眼睛，鼓起了胸脯用她開豁動聽的聲音問我說：『告訴我，這些年輕的人在這個時候除了喝啤酒，玩紙牌以外就沒有旁的事情做麼？』」

「把你自已站在我的地位上看，我的好朋友呀！」

「我把我的眼睛膠黏在維也納日報上，甚至擊起了古龍公報，因為它大一些，但是我的妻子還不放棄她的高見。她喝着她的巧格力茶，把她的匙子提得處處都炫耀着她可愛的小手的一切的妖媚，甚至更清晰地繼續說：『那些可憐的父母！一定的，他們在家裏從他們自己身上榨取着每一個辨士（錢幣），同時這些少爺們却坐在這裏喝着啤酒，玩着紙牌。我奇怪，執了棍棒的教授在那裏了？』」

「我是深深地埋首在古龍公報裏，但是那還沒有止得住她說：『看他們小頭小腦的綠帽兒……那些頭顱上的！你能想像有什麼還要來得惹笑麼？不拘怎樣，他們看來不像鐵路上的脚夫麼？』」

「我的感覺可難以形容了。我不是一個膽小鬼，但是總得講一些尊

重……何況在那夏天的一個假日裏？笑話！我慌透了，便毅然決然的說：『我見得你並不喜歡慕尼克。果真那樣，那麼留在這裏也沒有意思。在二個鐘點裏，我們儘可搭火車到舍蘭茜去，那裏是我的老友德萊却住着的；那全然是一個好地方。讓我們放棄了那蠢笨的陳列會罷，把東西裝紮了在一二個鐘點裏就走。那可解決了！』我說時，她知道可沒有什麼轉圜了。

「我們到舍蘭茜是在四點鐘。我已打了一個電報給德萊却，他接我們到了那湖濱的旅館裏，那裏我們租了一個大房間，正對着那湖面和山谷赫赫的好風景。婀娜珊乏力的就躺了。我騎了自由車環行了全湖，經過了山谷，到了郵局那裏，將近八點鐘才回轉去。她正坐在花園

看着書。在最近的一隻桌旁有幾個村夫，另外一隻的桌邊坐着那個牧師和那老圃人。那地的平安和美麗挑動了我的心目，我覺得應當住個長時間。我放掉了自由車，筆直的到她那裏。她坐在那裏，穿的是飄動着的雪白的服裝，那圓大而夢幻的眼睛直望着湖沼。她配成了的確確一個可愛的畫景，但是你知道——很不幸——對於那些村夫，和那牧師和圃人，那是完全白費掉的。

「我膽兒稍怯地傍近了她：『你現在覺的怎樣，好女兒？』」

「她先釘了我一眼，那是我永不會忘掉的，她說：『你說過舍蘭是這地名麼？我能告訴你這些，你可不要叫我在這裏住到三天；這不是我登的地方。」

「但是我想這裏真好，那湖……」

「那湖太小了，夠不上我的胃口。」

「那娟麗的山谷……」

「山谷都不衛生，使人很鬆懈，每一個醫生會告訴你的。」

「但是那山嶽……」

「我不歡喜山嶽。」

「停了一會。她那時又繼續說：『并且吃的東西也壞。這巴威的啤酒會使我發胖，我不高興叫人看來像一個農婦一般。若是我要一個靜的生涯，那我早就進了庵堂，不結什麼婚了。但是當然，你也永遠不會愛上我了。』」

「罷了，」我說，「若是你不高興，那麼我們明天就搬。」

「雖然，我總覺得有些悶鬱。這些繼續不斷的更換，天天的整裝，日日的登新地方看生面孔，永遠的上火車下火車——我真氣。我情願坐在一個可以使我快活的地方，自己享樂一下。但是我能做什麼呢？婀娜慣於無窮的受人羨慕；當時我們在維也納，出去到戲園裏或是赴音樂會，個個人都逼視着她的。那一直是這樣的，若是她能夠記得的話。她覺的沒有了羨慕的人便像一個吸烟的人沒有了雪茄。那可不必斤斤辯論的，那些便是事實。若然一個人不歡喜那些，那個人便一定不能娶一個美人。那完了！」

「這是在翌晨我自己怎樣的思想，當時她還在睡夢裏，我正穿林走

着的時候。我看那閃閃發光的湖，那微笑着的山谷，怨得很；我愛這世界上那住着和藹的人民的那個地方。我應當喜歡住在那裏。

「一刹那，有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兒。恐怕：若然那辦得到呢。我連奔帶走朝着德萊却嬌美的別墅過去。你知道，德萊却的確是那有名的喜劇俳優，巴威全國公司的經理；我親愛的老友，他被林巴哈和斯圖克所畫的肖像是很聞名的。哎，是的，你自然知道他的，他是怎樣一個快樂的人，常常富於理想，聽天由命的，有些不怎樣整潔：頂好的同伴。

「德萊却，」我說。「我要請求你一件事。在這地方你誰也都知道的，你不能爲我找一個好好的年輕農夫，或是一個書記，或者你願意

的什麼人——當然須得熟慮一下的——做一個羨慕的人麼？」

「做……」

「一個羨慕的人。」我祇要他用眼看，坐和看。你明白，我的妻子是慣於受人賞鑑的。我想那可這樣辦：我會付他在那旅館裏所飲的啤酒和其他他所希望的東西，並且給他三馬克（錢幣）一天。他要坐在花園裏望着我的妻子，彷彿他是被她傾倒了，也許我們可以說他發狂了。

「發狂，好透啦，」德萊却叫起來，「同意！」

「我解釋那情形，告訴他在慕尼克發生的事，說婀茄姍不願住常，除非我預備一個羨慕的人。」

「自然我能佈置的，」德萊却說。「讓我想，我不能用我的隨便那

個戲子，我們是很忙，但是：想到了，不錯！那個司事。你得相信，他是一個最穎悟不過的人了。他也有一件高雅的上衣。包在我身上。我立刻去叫他，他很伶俐，這個下午那機器會工作了。你說，看：」

「是呀，看。」

「在一個情狂似的情形裏，丟眼兒，恐怕偶然還得把他的手緊壓着他的心：我對於那些事可說拿手了，你已看見過我的同伴做戲的。」

「我的親愛的老友，我是深深地感激着你。但是你知道：一個司事？他可漂亮麼？」

「那可有什麼關係？婦女們並不關懷羨慕她們的人的看相的，關懷的是她們自己。你須明白……」

「他說的不錯。我對你直說，那個司事……蓋世無匹！時裝的馬服力奧（小丑名）。我從沒有見過那樣的逼視。德萊却真是一個偉大的舞臺經理。」

「在薄暮時分，我到郵局裏去。婀茄珊留在花園裏，那個看望着的司事從不離去。當時我回來了，我說：『我已到過火車站去問過；最好的是在早晨十點鐘開駛的一班。』」

「你說什麼？」婀茄珊說，『不懂你。爲什麼你不能多坐一下？我歡喜這個地方，那湖……』

「那可太小了……」

「那正是它親密的絨縮處。」

「并且那些環着的山嶽……」

「在山嶽間對於你是很好的，空氣那麼清鮮，可以去問醫生的。并且這麼老是一天一天的整裝和旅行，我不高興。好好的，讓我們住着罷。」

「我們在那裏住了三星期。那同事很有次序的在星期日上把賬目給我：二十一個馬克薪水，十個或是十二個馬克的啤酒，大約三馬克的臘腸。當我離開時，我爲他在最近的市上量了一件新衣服，那老的件的袖口因做了那看望的工作，已經很磨耗了。」

保羅說，他們在那夏天裏喜歡再在舍蘭蒞過那些假日哩。

祥兒與老虎

我的孩子不到五歲，很喜歡聽老虎的故事，他沒有看見過老虎，但是，他知道老虎是一種凶猛的野獸，很可怕，同時，他也想同牠一塊兒玩玩。

有一天早晨，他還睡在床上，他要求我講一則故事，我那時就把以下的一段故事講給他聽，他聽了之後，不覺從棉被底下跳了出來，表明他很贊成的意思。

x x x x x x x x x x

在鄉間有一家農夫，他們有兩夫妻和三個孩子，大的孩子幫助父親

在田間做事，第二個幫助母親做家裏的事，但是他十分喜歡做家裏的事，他的父親對他說：『祥兒，你幫助母親抱妹妹，你若常走到外邊去，外邊有老虎！』

祥兒回答說：『我不相信；外邊沒有老虎的。』

父親嚴厲的對他說：『祥兒，聽母親的話。』說着，便出外做工去了。

祥兒看見父親和哥哥出去了，他也從後門輕輕的走出去。他看見樹上的花，田間的老鴉，和水中的小魚，他覺得外邊的樂趣。他自對自說：『沒有老虎。老虎在甚麼地方？』

忽然從田間跳出一隻老虎來了，那是一隻大而可怕的老虎。

祥兒看見老虎，還不知道那就是一隻老虎。

老虎要撲上去喫他，祥兒動也不動，說：『你更喫我，是可以的，你從口中喫我下去，我會從你的尾巴鑽出來的，那時，你可知道我的兩隻腳是何等厲害！』

老虎從來沒有遇見過像祥兒那樣的孩子，因為一般的小孩們見了狗就會害怕的，何況看見一隻大老虎。

但是老虎也不馬上去喫掉祥兒。

老虎問：『孩子，你知道我是誰？』

孩子說：『我不知道，父親說外邊有老虎，你一定不是老虎，因為我不怕你。』

老虎說：「你不怕我麼？我就是老虎。」

祥兒向着老虎仔細的望了一望，便說：「我不怕你這隻老虎。」

老虎倒有點不知道怎麼樣辦了。但是牠說：「孩子，你到家中去拿些飯來給我喫，因為我肚子餓得很。」

祥兒不肯，他說：「我不敢，母親要罵的；還是你與我一同到家中去。」

老虎說：「我怕你的母親，所以請你去爲我拿些飯來罷了。我和你做朋友。」

祥兒應許老虎的請求。他便把廚中的剩飯一齊拿來給老虎喫完了。到喫晚飯的時候，母親要燒飯，看見廚中的剩飯都一概沒有了，她

就問祥兒，祥兒說：「給老虎喫了。」

母親不相信，她說：「祥兒，你說謊，我要打你。」

祥兒說：「是的，老虎喫了我們廚中的飯。」

母親打祥兒的手心，打了十下，但是祥兒不服，他仍舊說：「老虎喫的，不干我事。」

母親罰祥兒抱妹妹，吊井裏的水，還要他劈柴。

第二天，祥兒又從後門出去了。

不久，老虎又從田間跳出來，這次牠並不要喫祥兒，因為老虎並不要喫人，牠不過是爲了饑餓的緣故，要想得些食物喫罷了。

他對祥兒說：「孩子，到家中去拿些飯來，如何？」

祥兒說：『老虎，不行，母親不肯，她昨天爲了飯被你喫掉，她打我。』

老虎說：『你可以告訴她飯是老虎喫的，叫她來打我。』

祥兒說：『她不信飯是老虎喫的。她是不講理的，而且父親也和她一樣的不講理。』

老虎說：『孩子，你去把飯拿來，我餓了，喫飽飯之後，我自自然有辦法的。』

老虎說着，便坐在地上。

祥兒看見老虎這樣，也有點可憐牠的意思，所以就又跑到家中把飯拿來給老虎喫了。

老虎喫飽了飯，就走了。

祥兒忙趕上去，把老虎的尾巴拖住說：『喂，老虎，你忘了給我一個辦法。』

老虎說：『孩子，我沒有辦法可以給你，這裏是我的一根鬍子，你可以給你的母親。』

孩子拿了老虎的那根鬍子回到家中送給母親看。

母親看了仍不相信，說：『明天你可以叫老虎親自到我們家中來。』但是，廚中的飯又不見了，母親又打了祥兒的手心。

祥兒不服，他說：『我不服，飯不是我喫的，你要打，你可以去打老虎。』

母親罰他抱妹妹，劈柴，打水。

祥兒自對自說：『明天我一定要叫老虎來，他也許要把母親喫掉。』
次日，祥兒出來到田間。老虎果然又來了。

老虎又向祥兒討飯喫。

祥兒搖着頭說：『不行，老虎，你真要飯喫，可以跟我去見母親。』

老虎說：『我怕見你的母親，她一定要打我的頭。』

祥兒說：『但是，她已經打我的手，我不怕痛，難道老虎是怕痛的麼？』

老虎有點難爲情。牠說：『好，我跟你去見母親。』

老虎在門外站着，祥兒先去見母親，說：『老虎來了，母親。』

母親不相信，但是她向門外一看，便看見了門外的老虎。她嚇得面無人色了。但是，祥兒說：『母親不要怕，老虎要喫人，但是這隻老虎是我的朋友，我給牠飯喫的，他不會喫你。』

母親不敢走出門，她對老虎說：『你要喫我們的飯是可以的，但是你先要爲我們吊井裏的水。』

老虎說：『可以。』牠一霎時把水都打好。十只缸裏的水都滿了，洗衣的水也有，燒飯的水也有，一切的事都滿意了。

母親給老虎一大盆的飯，老虎一口吞下去。

老虎說：『不夠，我還要喫飯。』

母親說：『老虎，你如果還要飯喫，可以把柴房裏的柴都劈好。』

老虎說：『可以。』他跳到柴間裏，一霎時把大堆的柴都劈好。

母親看見老虎把柴都劈好，就又給老虎一盆飯。

老虎一口吞下去，就喫完了。老虎說：『不夠，我還要。』

祥兒又去告訴母親說：『老虎還要飯喫。』

母親說：『老虎把我們的飯都喫完了。父親與阿哥的飯也被牠喫完了。』

老虎在外面又叫着：『給我飯喫啊，我的肚子還沒有飽哩！』

父親與阿哥回來了。

他們看見老虎，也嚇得逃走，但是，祥兒跑上去告訴他們說：『這是老虎，但是，不要怕他。』

他一面說一面拍拍老虎的頭，並且拔他的鬍子。老虎一動也不動。父親與阿哥走到家中，肚子餓得很，要飯喫，但是，母親說：「飯都給老虎喫完了。」

父親要打老虎，但是祥兒說：「老虎是我的朋友，不可打牠。」

父親要把門關上，但是，祥兒說：「父親，不要關門，老虎是我的朋友，他肯做事，你就應該給他飯喫。」

父親說：「老虎沒有用，牠不能抱妹妹。」

老虎聽見，便說：「我能抱妹妹，你們給我飯喫就得了。」

父親不相信老虎會抱妹妹，母親也不十分相信，但是，祥兒相信，他說：「老虎會抱妹妹，我可以擔保。」

四四

祥兒去把妹妹放在老虎的懷中。老虎抱着，並且抱得很好。

第二次的飯煮熟了，大家喫飯，老虎也同喫。

從此，祥兒可以不再抱妹妹，因為老虎替他抱。

阿哥也不再欺侮祥兒，因為有老虎會幫他。不過阿哥還有點怕老虎，祥兒呢，一點也不怕老虎，因為他已與老虎作了好朋友。

一九三一年，一月九日，於上海。

頑童故事

從前有一個頑童，他的名字叫做傑姆——雖則，如果你們留意的話，你們會發現頑童們在你們的主日學校課本裏面幾乎都喚做詹姆士的。那是可異的，可是那是實情，這個頑童喚做傑姆。

他也沒有什麼生病的母親——一個信教虔篤而患肺病的母親，她疼愛她的兒子，深恐她死了以後，世界上的人要冷待欺侮他，要是沒有這些關係，她願意早些到天堂上面去。主日學校課本中大多數的頑童叫做詹姆士，而且有生病的母親，他們的母親教他們說「現在我睡下去了，」和其他類似的話，她們用着溫軟清脆的聲音唱歌給他們聽，

催他們入睡，然後吻着他們而跪在床邊啜泣起來。可是這個傢伙的情形卻不然。他的名字叫做傑姆，他的母親也沒有上面所說的情形。

——她沒有肺病，沒有其他類似的情形。她的體質很是強健，她不熱心宗教；而且，她不爲傑姆焦慮。她說，他即使折了頭頸，也算不得什麼損失。她慣把傑姆鞭打入睡，她從不在他睡前同他接吻；反之，她在離開他之前擱他的耳朵。

一天，這頑童偷了食品室的鑰匙，開進室中去偷食菓醬。食畢，拿柏油來填滿那罐子，使他的母親再也看不出其中的蹊蹺來；可是他並沒有突然起一種恐懼之感，他的耳際並沒有聽到什麼聲音說，「違背母親是合理的嗎？做這事，不有罪孽嗎？你可知道偷食他們的慈母的

菓醬的孩子們是要到那裏去的？」他也並不跪下去立誓，說以後決計不再悖逆，並不跑去把一切事情告知母親而求其寬恕，她也並沒喜極而泣。

那些情形發生於書本中的頑童們的身上，卻不發生於這傑姆的身上，那也希奇極了。他吃着菓醬，用着流氓的口吻稱讚那菓醬滋味之佳；當他把柏油放入罐子中去的時候，他說柏油的滋味亦佳，說了，哈哈大笑，表示得意，接着又說，「那老太婆發現了其中的蹊蹺，會站起身來哈哈大笑」；當她真的發現了那蹊蹺的時候，他否認一切，她毒打着他，他獨自哭泣着，這孩子身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奇怪的——他的遭遇與書中一切壞詹姆士都不同。

一次，他攀到農夫阿肯的蘋果樹上去偷蘋果，他的髒膚並沒有半點損傷，他並沒有跌下來斷了臂膊，他的肢體並沒有給那農夫的大犬撕裂，他並沒有臥床數星期，也並沒有懺悔而改過。啊，不；他把蘋果偷了一個暢快，安然落了下來；他早已提防着那條狗，他看見牠上去攻擊，就拿磚頭擊牠。這是很可異的——主日學校課本中從無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一次，他偷了教員的小刀，後來他恐怕教員發見那事而他將受鞭打，就偷偷的把那刀子放入喬治威爾遜的帽子中，——威爾遜是苦寡婦威爾遜夫人的兒子，是一個品行端正的孩子，是鎮上最好的孩子，他永遠服從他的母親，他從不說謊，他喜歡讀書，酷愛主日學校。當那

把小刀從那帽子裏跌下來的時候，當那可憐的喬治俯着首，滿面紅漲好像認罪的時候，當那教員定了他偷竊的罪名而舉起藤條來朝準他的戰慄的肩部預備猛擊下去的時候，那裏並沒有一個白髮的正義老人突然出來喊道：「快放這好孩子，——罪犯站在那邊！剛纔放課的時候，我走過校門，看見那頑童偷那把小刀，雖然他並沒有看見我！」傑姆並沒有受鞭撻，那慈祥的正義老人並未對那感慚交併而流着淚的全校師生作一番訓戒，他並未拿了喬治的手而說這樣一個孩子應受提拔，他並未叫他到他家裏去與他同住，那好孩子並未為老人打掃辦公室，並未生爐火，並未出差，並未研究法律，並未幫助老人之妻辦理家務，並未每月掙四十分錢，並不快樂。並未；這些事情發生於書本之

中，卻不發生於傑姆的身上。當時並沒有什麼正義老人出來從中干涉，模範兒童喬治受了鞭撻，傑姆心中覺得舒服，因為，你們要曉得，

傑姆是痛恨品行端正的孩子的。傑姆的口號是：『打倒弱者！』

最可異的是，某禮拜日傑姆出去划船而未遭溺斃，又，某禮拜日他在河濱釣魚，忽然雷電交作，而他未遭雷打。你去翻遍主日學校課本，從今天起翻到聖誕節，也決計看不到這樣的事情。哦，看不到的；你會發見頑童在禮拜日上出去划船是沒有一個不遭溺斃的；頑童在禮拜日上釣魚時遇到天上雷電交作是沒有一個不遭雷打的；禮拜日上，凡是載有頑童的小船是沒有不遭覆沉的；安息日上，頑童出去釣魚是未有不遇到狂風暴雨，雷電交作的。傑姆這傢伙如何而得倖免，真使

我百思不解。

這個傑姆一定是有魔法的。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傷他。他把烟餅拿到象鼻上去而未曾被象踢落頭顱。他到架廚裏去找薄荷精。把廚裏的東西亂嘗着，卻未誤食硝酸。禮拜日上，他偷了他父親的鎗去打獵，不曾打去三四個指頭。他發怒時用拳猛擊他的幼妹的太陽穴，她並未奄奄臥病了一個夏季，她並未溫和地說着恕罪的話而含笑長逝。並未；她一回子就不覺得痛了。最後他逃到了海外去，回來時，他並未成了孑然一身，他的親愛的家人並未長埋地下，他童年時所住的屋子並未頹毀。啊，不；他爛醉歸家，一脚跑進貯藏室中去。

後來他長大了，結了婚，生了許多子女，一夜用斧把一家的人盡行

斬死。他用種種欺詐和流氓的手段發了大財；現在，他是他本鄉中最凶惡的人，而也是到處受人尊敬的人，他貴為堂堂議員。

主日學校課本中從無一個詹姆士有這無惡不作的傑姆那樣的佳運。

水 仙 女

從前有一個磨坊主人，他的生意很發達，頗有積蓄。一日晚上，災禍忽的從天外飛來。磨坊主人霎時變做一個貧人。他的全部財產，幾乎轉入了他人的手裏。他只知終日徬徨，惆悵。這使他幾乎不能入睡，滿腹愁悶，無從伸訴。

一日早晨，在破曉之前，磨坊主人獨自往郊外散步，想藉那清新的平旦之氣，一消胸中的積鬱。他正徬徨在一個貯水池旁，忽的聽得一種絳繚聲，發自那池水中。他回頭細細一看，不妨有一個白膚冰肌的女郎，從那水波裏上來。

他立地看出她不是常人，乃是一個貯水池裏的水仙女。這使他驚惶非常，進退兩難。正在他猶豫不決之中，水仙女開口，叫他的名字，又詢問他爲何鬱鬱不樂。

磨坊主人一聽得她的柔聲，已經膽大了許多。便將自己以前怎樣發達的歷史和眼前種種的不幸，訴說了一遍。

水仙女於是好好地安慰他一番，並且應許給他比以前更大的財富，如果他願意把他最小的一件東西送給她。

磨坊主人還道水仙女要看想他家中的小狗或貓兒，所以慷慨地允許了她，喜氣洋洋地向自己的家裏走去。正在自己的門外，他碰見一個傭人。這個傭人是前來道喜的。把主母已產下一位小主人的佳音，報

告給磨坊主人聽。

不料磨坊主人一聽了他的報告，反而愁容滿面起來，憂心忡忡地來到他的妻子那裏。他竟把自己方才和那水仙女已訂定不祥的契約，告訴給她聽。現在他極願意把那水仙女所期許的一切幸福，全給拋棄，如果他能拯救這個小孩的話。但是他人也愛莫能助，祇好叫他隨時隨意，不讓這個小孩，永久走近那個貯水池的一旁。

這個新生的小孩卻日長夜大，真的長得很快。同時這片磨坊的生意也不錯。不到幾年功夫，磨坊主人反比從前來得富有了。但是他的心裏，並不爲自己的資財感到快樂，因爲他並未有一日遺忘與那水仙女所訂定的不幸的契約。他也深悉，總有一天她會要求他實踐那從前的

契約。光陰過得真快，一剎那間這個小孩已長大成人，居然是個雄赳赳的獵人了。他們的地主於是叫他過去做個幫手，因為磨坊主人的兒子，不但生性活潑，且勇而善獵。不久他和一位嬌美的姑娘結了親，共同營着一種和平快樂的生活。

一日，他正在行獵，忽然一隻野兔跳在他的腳旁；又在他面前不多遠的地方，一溜煙的跑去了。磨坊主人的兒子怎肯罷休，只是緊緊地跟追着。最後將牠一箭射死，三步二脚地走上去，把牠的皮剝了。這時他並未注意到自己，正站在他從小不許走近的池子旁。他等到剝完了皮，便俯身下去，洗濯自己的手掌。正在他伸手在水波中的當兒，萬不料，那水仙女已從水波裏上來，一把將他擒住。用她一對潤濕的

玉臂，抱入池中去了。

當日晚上，他的妻子看看自己的丈夫還不曾回家，心中真的焦急萬分。她只好獨自往外去找他，但見他的行獵袋正掉在池旁，這使她吃驚不小。她料到他已遭不測，她幾乎悲傷到發狂的地步，兀自繞着池子的四週狂奔，高呼她的丈夫的名字。最後她已覺得精疲力竭，不期然倒在地下睡了。在她的夢境中，她似乎正在一塊花田裏徘徊着。她慢慢地走到一所草屋裏，望見屋內有一個老女巫。那女巫應許把她的丈夫救回來。

第二日早晨，她一覺醒來，方才知道乃是南柯一夢。但是她決意要去尋見那個女巫，所以她不辭辛苦，一連好幾日東奔西跑在尋找。她

終於達到那塊花田，同時也尋見那個女巫居住的草屋。她把一切的不幸，全告知給老女巫聽，同時也述說她的夢境，以及她對於老婦權力的信仰。

老女巫於是指示她一個秘密方法。就是在第一次月圓的當兒，叫她去站在那個池子旁，用一面金梳梳理她的烏髮，最後把牠掉在池子的岸上。獵人的妻子贈給女巫一件美麗的禮物，熱烈地謝了她一番，於是回到自己的家裏。

獵人的妻子每晚呆望着月兒，只期待着一輪明月出來。過了幾天，她果真幾望見那一個圓圓的月兒了。她立刻地奔到那個池旁，用了一面金梳梳理她的烏髮。在她梳畢之後，便故意把牠掉在岸上。她只是

呆望着那池水，看有什麼希奇的事。不一會她忽的聽到一陣進急的聲音，隨後望見一個大浪，打到岸上來，把已在那兒的金梳捲了去。隨後她又望見自己的丈夫把頭朝水面上露出一露，悲慘地朝她望望。但是立地有一個大浪打來，把他的頭淹沒了，她的丈夫一言不發而去。池子上的水面仍然恢復舊觀，平靜如鏡，反映着月兒的光輝。獵人的妻子一無所獲，祇得垂頭而去。

失望之餘，她只好日夜地漂泊着。後來她已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不覺呼呼地入睡了，同時又望見那個老女巫。所以第二日早晨，她又往那塊花田，去找尋那個女巫，把自己的愁悶告訴她。老女巫又叫她在二次月圓的當兒，到池旁去。這次叫她吹一個金笛，然後把牠掉在岸

上。

獵人的妻子一到月圓的當兒，立地來到池旁。她開始吹她的金笛，然後把牠掉在岸上。不一會，她聽見一陣急進的聲音，同時望見一個大浪，將這金笛捲去。隨後又見她的丈夫把他的頭朝水面上一露，漸漸地把他的上半身也露出來。他只知道慘淡地呆望着他的妻子，把手臂朝她張開。不料又是一個大浪，把他捲入池中去了。獵人的妻子方始有一線的希望，忽的看見自己的丈夫，又給水仙女抓去，不禁大失所望。

第三次，她又夢見那個老女巫，心裏總算得了一些安慰。她又走到那住在花田中的老女巫的地方。這次，老女巫又叫她在月圓的當兒，

往那池旁去。她又叫她用一架金紡車紡着紗，然後又把牠擲在岸上。

獵人的妻子果真依照老女巫的話行了。正在月圓的當兒，她開始坐下來，在金紡車上紡着紗，然後把牠放在岸上。不一會，她聽見一陣急進的聲音發自池中，隨後一個大浪把那架金紡車捲去了。獵人立地把他的頭露出水面，漸漸地將他的全身透露出來。最後走到岸上抱住他的妻子的頸項。

但是池子裏的水，又忽的興波作浪起來，泛濫到岸上來。把這一雙情人，捲到波濤中去了。獵人的妻子在絕望中，只好狂呼老女巫的名字。不一會，男的忽而變做一隻青蛙，同時女的變做一隻蝦蟆。她倆又不能住在一處，因為波浪將他倆漂散了。在波平浪靜的當兒，她倆

又回復了出來的面目。這時獵人和他的妻子已各自漂泊到一個異鄉中，彼此不相往來。

獵人決意做個牧羊人。她呢，也願意做牧羊女。各自在孤寂的環境中，過着牧人的生活。

一日，牧羊人偶然漂泊到牧羊女那兒，因為鄰近的地方很多綠油油的草原，宜於畜牧，所以他把羊羣趕到那兒。她倆不久做了很好的朋友，但是一些不能回憶她倆從前的情形。

在一個月圓的夜裏，她倆並肩坐在月光之下，看守她們的羊羣，同時牧羊人開始吹他的笛。這使牧羊女回憶到那日晚上，獨自坐在池旁，口裏吹着金笛的情形來。這樣一來，她不禁起了身世之感，淚珠兒

撲漱漱地掉了下來。牧羊人問她哭的緣由，只是不斷地追問着。牧羊女也祇好老實說了，同時牧羊人的眼上掉下幾片鱗片來。一剎那間他已能認清自己的妻子。她呢，也認出自己的丈夫來。後來她倆很歡喜地回到她們的家鄉，享受他們快樂和諧的家庭生活。

畢蘭麥斯與西施寶

畢蘭麥斯是個俊美的青年，西施寶在巴比倫城中也可算頂美貌的女子。她倆不期然的都住在鄰近的地方，漸漸的彼此認識了。她倆由認識的程度，進到朋友的交情。又由朋友的交情，成熟為戀愛的情人。可惜兩家的父母都不肯和她們同意，自然難成好事了。但她倆的戀愛已到最熱的程度，也顧不得誰的反對了。形式上果然不便表示什麼，但她倆心裏，早已「心心相印」的了。

兩家的公牆不防有一個空層，除了她倆，絕對沒人知道，於是便把牠當作交通的要道了。她倆朝夕相聚在那兒，除了密密情語之外，還

要交換芬芳的口氣哩。都恨不得把這座牆立刻推倒，使她倆吻個痛快，即使不便擁抱的話，但是到了晚上，也祇好留個吻兒在那座呆呆的牆上，各自回到自己的寢室去了。

到了清晨，露水方乾的時候，她倆又回到這地方來各自嘆息這不幸的遭遇。最後約定在那天夜裏，潛逃出城。爲了避免路上散失的危險，她倆便約定在尼拿斯墓旁相見。這尼拿斯墓旁種有一株很大的桑樹，鄰近還有一條清流，使她倆可以安全的休息一會兒。她倆都同意於這個計劃，只待夜之神的惠臨了。

西施寶小心的開了大門，罩上她的面網，快地離開家裏。不久她便到達約定的地點，真所謂色膽如天呢！忽然她望見一隻母獅，滿口

染着被殺的牛血。正走向那邊溪水去吃些水，止住她的口渴。西施寶在月光下早已看得明白，並不等待那母獅回來，已逃到鄰近的山洞裏去了。那自己的面網也被她遺失了。野蠻的母獅吃飽了水，正想回到林中去的時候，不防地上有個面網，便把牠扯得粉碎，弄得血痕斑斑。

畢蘭麥斯不知道什麼緣故，反比他的情人遲到一步。現在方才看見地上有猛獸的足跡，不覺面無人色。後來又看見那血染的面網，他便驚呼說：「今夜將使我倆同歸於盡了。她本該不致於死的這樣早哩。我雖然不會把她殺掉，但她到底爲我死了。爲什麼我不早點來到這裏，把她從獅爪裏救出來呢！殘忍的母獅呀！你何不再從洞裏出來把我也吞吃了罷。不過這是怯者的空頭話，徒然求死，何濟於事。於是他

拾起了而網，走到那株桑樹底下。他一邊吻着，一邊哭着，自怨自艾地說：「現在也吃我的血吧！」他立刻舉起一把十分光亮的刀，向自己的胸口裏刺進去。後來再拔出來，便倒在地上了。胸口的熱血立地像泉水一般湧出來，向空中噴去。那樹上的桑葉給熱血染着，立時呈現一種紫黑的顏色，同時樹根上也吸收了不少的熱血。

這時，西施竇只怕她的情人失之交臂，戰戰慄慄地從山洞裏奔出來，滿心想尋找她的情人，並且好告訴他一切危險的情形。她不看猶可，抬頭一望，不禁大為失色，只見樹上的葉子已變色了。她不敢再前進了。她又看見一個人仰臥在地上喘氣，大約已將近死期了。她一看見這種情形，便向後退了幾步，週身抖個不停。她認出這是自己的情

人，於是她狂叫了，一手爪住自己的頭髮，一手捶着自己的胸膛。她抱住他的身子，把傷口用淚洗淨了。在吻着那冷清清的臉兒的時候，她便放聲哭了。「我的畢蘭麥斯呀！你怎的會遭遇不幸的命運，你何不告訴我吧！你的最可愛的西施寶正在叫你哩。我祇求你用一句話回答我。」畢蘭麥斯一聽得西施寶的芳名，立地掙開那將死的眼珠，朝她望了一眼，便閉住了。

現在她又看見有自己的面網和已出鞘的刀，放在一旁，方才明白這是他已用自己的刀，爲了自己的愛情而犧牲了。於是她也同樣地說道：「我也要表示我的勇氣。愛情會增加我的毅力，使我視死如歸。死之神雖使我們暫時分離，但決不能把我離你而去。殘忍的父母呀！聽

聽我最後的哀求。我們原是一見傾心的，最後的命運也把我們連結起來。生則相愛，死則同穴。桑樹呀！你既蔭蔽了一個全無生氣的人在你的影下，不久恐要遮蔽別個了。你就作我們臨死的證人，永遠生長着紫紅的菓子吧。

她說完了話，便把那熱血未乾的刀，向她胸口斂的刺了一下。她的死的禱詞竟感動了天，也感動了她們的父母。那白色的桑葉已變爲紫黑色的了。而那地方的鴛鴦墓，直到今日還存留着。

五，廿八，一九三〇。譯於寧波。

賭

哈伯司達的主教亨利神父，他在十六世紀的末葉曾負誇一時的，有一次欣榮地受同級的另一個神父來觀光，一連繼續了幾個月。他把來者接待得殷勤備至；在一個夏天的黃昏時，主人和來客很親暱地一起閒談着；那大大的，圓圓的，滿斟了的酒杯，都是精緻的銀子，排列在他們面前，他們見得比平日更樂於痛飲了。那些杯子，他們說是小了一些，那天的酒可好極了。從他們坐下餐宴一直到現在，晚上九點，他們大半總是被那同一個嗜愛的大酒窖裏的東西款待着，那酒窖是幾年以前，一個可敬的主教遺贈給那主人的，遺贈者的管轄區也在萊

因的近處。

他們現在雙方都有一致的意見，以爲每一個屬靈的王子，都應該爲了尊敬他的光榮，學步那麼值得稱揚的一個榜樣起見，把他的地窖造得和那作古了的主教的窖兒一般大小；他們進行着討論那麼一件事頂好怎樣可以實行。當時正在詳細研究那麼一個建築的一切的關係時，喝酒也跟着主題不住地進行；但是兩人互相起了催眠的作用了，我們的好主教們硬得把眼睛睜得開開的。他們打着呵欠，漸漸啜飲，擦擦他們的眼睛；但是他們差不多疲棄了他們的題目了，他們不能像他們的酒壺一般容易的把那題兒重掀起來。

那對話格外的遲鈍起來，正在快要停止的時候，當時那主人的牧羊

者康拉德呈現了，他趕着他主人的羊羣——一羣刷洗得光光的，蓄養得肥肥的，無數的羊——像平常一般，經過那主教的窗前。

現在那好主教自己有了每晚檢閱他的羊羣的習慣了。當時康拉德走近那個地方，他聽得了哞哞的羊叫和幾隻羊身上裝飾着的鈴鐺的丁當聲，便禁不住他的老習慣，走出去觀看牠們，他領着他的客人和他一起走進院子。牧羊者康拉德經過着，尊重地對他主人脫帽致敬，說着「上帝保佑主教大人」慣常的祝語。

「你也得有福，康拉德，」便是那回答；隨後便是那慣了的詢問：「跛足的公羊呢？哈尼在那裏？」康拉德把二個指頭伸進了他的嘴，發了一聲口嘯，很響很尖銳的，那來客不準備有這樣爆裂一般的聲音

發在他的近旁，忙把他的手遮住他的耳朵，像怕會震盪似的。口嘴已經發出，那裏跳躍着來了一隻大大的，美麗的，洗得光光的牝羊，牠先奔到牧羊者那裏，以後便把牠自己呈獻給那個主教。主教撫摩着，給牠幾片麵包，那些他常是在餐後爲了這緣故放入他的袋裏的。那時，對牧羊者再說了幾句話以後，他便結束着問，「你正豫備着結婚麼？」康拉德聳了聳肩，沉靜地趕着他的羊羣去了。

「那不是我的一隻超卓的好羊麼？」亨利主教對他的客人說；後者呢，爲了滿足着他自己，隨意答了一聲「是」。『是！』哈伯司達的主教應聲着。「呀，那畜兒是我任何代價都不肯讓掉的，牠是這麼柔順和壯美呵。我不得不爲了這個稱謝我的牧人康拉德：他是全世界頂誠實

的人；他是德義的化身。」

他的尊敬的弟兄對於這個特異的稱頌笑得很響；當時主人問什麼鼓起了他的快樂，他回答說：「我親愛的朋友，德義在這些日子是一個虛無的東西了。在我的旅行中和我居住在王子宫裏的過去裏，我已得了人類的知識，並不這麼容易的誤此為彼，以黑作白了！不，他們不能欺騙我了。」

哈伯司達的主教說他也許大體上不錯；但是無論怎樣，他得賂咒他的牧人康拉德並不欺騙他；他是一個誠實的人。

「住口，」他的客人叫起來；「我應許你，他連一根頭髮也不會比旁人好，只是恐怕他更狡猾些呢。誠實的僕役實在比白色的鴉兒還得

罕見；我的朋友，甚至在屬靈的基業的服務裏，他們也不常遇得到了。他們誰也都欺騙他們的主人；有幾個固然比旁人好一些，但是都是登徒子！」

亨利主教盡力的反對這個刻毒的說法，爲了他的其外幾杯酒已升入他的頭腦裏了，他褒揚他一切的屬靈的人民的德義和貞操；但是對於這牧人可更甚了，說他在他全部的服務時間裏，從沒有說過一句謊話，或做了什麼壞事犯了罪。

「什麼，從沒有！」他的客人用了諷刺的聲音喊說。「他從沒有說過謊，從沒有計陷或是欺騙過無論那一個人，何況你麼？」

「不，」主教回答說，鼻上了一些紅暈，「從沒有。康拉德從沒有

對我撒過一會謊，并且也決不會的。」

「決不會，」他的客人反斥着說。「什麼，決不！現在你對於那個可以賭什麼？他要說謊的，我保證！」

「同意，算數！」主教伸着他的手喊說；「賭一下！」

他們握了手，經了一陣關於賭的東道的散漫的會話以後，就算同意了，爲了那酒還在他們的頭腦裏，說那失敗的人應當處罰一大桶酒給那勝利者，那桶酒應當有一百五十弗特——德國的量器。

約定了三天的時間，在這時期裏要把康拉德的規矩來試驗一下，哈伯司達的主教對他的客人簽字具結，也立過誓，無論他自己或是任何第三者，對於那逼近了的賭賽，一些也不給那牧人什麼暗示。

那時在晚上已很遲了，這兩個貴重的主教雙方在餐時餐後都已裝得飽飽的，覺得實在不能重振那天的宴興，便嗟歎着要去休息了。因之他們那晚上當即彼此分離，每人都默向他自己慶賀這次幸福的賭賽，他已成功了可以得不少現存的酒了，他將來可以用不着自己破鈔也得宴請他的神聖的弟兄了，因為雙方都深信他們必能勝利的。

現在在那作客的主教的一行人中，有一個侍僕叫彼得的。他本人是一個十全的無賴，很有使他自己博得主人悅意的本領，而想他是一種謙柔的同伴，主教遇有差不多疑惑不決的地方，也想他是一個對於一切細小的偶然事件的私人顧問。

正在他的主人去休息的時候，他忽然想到了去叫彼得。現在他詢問

的老習慣可這麼成癮了，爲了解脫他的羈絆起見，當彼得來了，他立即詢問他；報告着他所經過的一切情形，末了便請問他的意見，最好怎樣才能得到那賂物。

彼得從他主人的陳述裏，窺見了他主人對於貴顯的主教的僕役那小小的估料，宣說着他們多少都是蕩子，他便看出他所有的進退維谷的情形。所以他差不多淡然的答說他很抱歉不能對於這個特別的事情有什麼意見。

雖然這樣，那主教比他的料想明達得多，早已知道他了，很迅速的就看出他不願述說；很堅信的覺着他僕役品性的主要成分是那無厭的自私心所成了的，他明白地告訴他，若他帮忙得了那臨近的賂物，他

可以得到一隻新的紅帽兒以外，還得加上一筆重重的報酬。

這話對於彼得很易明瞭，他于是張開了嘴，雖然這態度也符合着他的品性，但是那祇是注意着那所提出的報酬的微細，而思忖着那件事的賂物却非常浩大；爲了，到底是「什麼一隻拙劣的紅帽兒？」說句實話，在彼得應許切實做那事以前，那主教祇要使他知道他並不要限制他的謝意，以爲祇有那麼微細的一個報酬。但是一經定了他的條件，他決定不費什麼去把康拉德的尊榮轉成危險；「雖然他是一個誠實無比的人，」他加着說，「還是會有一次失敗的。」

翌晨，他抱着開始暗算的決心起身了；在幾個鐘點裏，他已打聽到了康拉德有一個情人，便是那皎美的麗嫻，康拉德可依戀她得很。雖

然那樣，她可不願聽什麼結婚的話，除非他自己有一所房屋；他呢，却是很窮，在這樣的境遇裏去挑上一家的担子，那可愚昧極了。

在午餐以前，彼得把這些都傳給他的主人聽了，并且加着說他已會見過那悅人的麗娜，從此便定下計劃，去利用他所戀愛的女子來陷害他的忠實。爲了這個緣由，他要求了一筆現款，那主教便給了他。

他把那些簇新發光的錢幣放在他的手裏，同時牢記着不要疏漏了什麼，以致妨碍他們計劃的成功。所以彼得回去和那牧人的情人麗娜結束他的言語：

彼得 我很喜歡聽呢，麗娜，說那康拉德久已是景慕你的人了；他真是一個勇敢而心腸誠直的人。

麗娜 說聲是呢是很便當的；但是主要的事還是在乎方法和準備。

彼得 哎，若是他實在很忠誠，沒有什麼疑慮呢，你可用不到爲那
些事担什麼心。

麗娜 那裏你可錯了，好人；我們不能依着戀愛生活的，至于錢呢，我們却沒有。

彼得 哎，困難處就在那裏麼？

麗娜 千真萬確！若是康拉德有足夠去買一所小屋和一小塊地的錢，那情形就變了。現在這樣呢，我們一定不得想起結婚。

彼得 爲什麼不能呢？你要多少我會負責給你，倘使你肯回報着那
我一下忙。

說了這些話，彼得掏出了他的錢袋，誇示着一大把錢，把它們散擲在一張小桌子上，幾乎鋪滿了桌面。這些錢在那少女眼裏看來很有誘力，她熱望着說那是她自己的產業。『現在，』那詭譎的惡魔說，『這錢完全是你的，當時你同意把那康拉德羊羣裏壯美的牝羊賣給我。』

『是的，』麗姍說，『但是那牝羊不是那牧人自己的。』『有什麼關係？』彼得繼續說：『他會有方法把牠給你的，至少若然他愛你的話；你也一定不得拒絕的呢。』

『這你可對他不義了，』麗姍答說：『我知道他爲我可以犧牲生命呢。』

『那麼就這樣把他的情愛試驗一下啦。』

麗嫻在她要得那錢的希望以外，現在又加上了一種好奇心，想知道康拉德因要博她的歡心起見，會不會有這麼一個犧牲。她應許了那個無賴，說她要盡力使康拉德把那壯美的羊給他，彼得便把錢數出，允許她成交了後還得帶錢來。向她擔保以外，他說在旁的購買者出來以前，他會直接去訂下她所知道的那所屋子和地皮。

事實上他是策劃了把她深深的誘進他的奸網，使她難能翻悔，現在她惟一的機會是在征服康拉德關於遷動那羊的躊躇了。在這點上，他的狡計到了這程度已算得成功了。

後一天，麗嫻把自己裝飾得比平常更是動人，走着到鄰近的地方去，那裏康拉德慣於收放他的羊的。當她走近那地點，她假裝着很忙的

拾收着草料。康拉德看還沒看清楚她，已立刻奔上她那裏了，那隻馴服的羊跟着他。在他講起了他的心頭事以前不久，很急切的訊問着什麼時候他得希望叫她是他自己的了。但是麗嫻回答他比平時冷淡了許多，「這個我已聽夠啦，康拉德，已一千多次啦；那全然是廢話，你知道，直到你能通知我你已得一所屋子和一塊地，那裏我們得舒服地住在一起，可以生活下去！是的，你是知道我的意思的，直到你能給我看看我們自己的屋子和田畝，我是決不會想起結婚的。」

可憐的康拉德正在悲傷地轉身離去，爲了她粗魯的待遇很覺得消極，當時那機巧的少女丟了個鼓勵的一瞥，加着說，「這便是你愛情的好樣兒，康拉德，在這樣一個激怒裏便已離着去了！」「天呀，」那

牧人喊道，「你怎樣磨苦人啊！正在這時你捉了我的過處，現在你看來是在懷疑我的愛情了。若是用得着呢，我可以宣說我會為你獻上生命，祇要試我的真不真便得啦！」「我並不苛求；但是，像你所希望的，我倒要試一下，你的允許可有沒有什麼價值的。」那馴服的羊在這個時候把牠的頭推送在二個情人的中間，麗娜給了他一塊麵包，牠便開起嚼吃了。「那麼就把這裏的一隻可愛的羊給了我罷，康拉德。」我斷定我能帶給你一個高貴的代價的。」那牧人對於這個要求發了一個驚駭的喊叫。最後他說，「世界上什麼東西都可以，親愛的麗娜，但是除了那個罷。我萬不能和牠分離，當我在暮色裏趕回家的時候，若是那主教看見失了他的乖羊兒，並且再不能用他自己的手拍拍牠了

——不，我萬難擔當那個。從那羊羣裏拏去了我自己的最好的十隻罷；你得隨意對付牠們，但是留下那隻牝羊罷！」

「那裏，我已說過啦，」麗娜用了反抗的聲音叫說；「你們男子全是一樣。那麼你去罷，和你一切的羊兒一起滾開去；因為你不答應我這個微細的好意，甚至在這結婚的焦點上。以後我還得希望什麼？我看透啦！所以去罷，我再沒有什麼對你說了。」她皺眉蹙額的離他而去，他呢，還是眼淚汪汪的懇求她，不要對他的情愛強求那麼困難的一個試練。尖銳的話兒——至少像情人們所能說的一般峻厲——現在雙方都互相交說。那爭執可是很長，但是稀有疑惑的一個時間；爲了那少女現在對康拉德說了她早已羅允讓賣那隻羊兒，相信着他決不會

拒絕她的；并且她已接受了代價，也已爲了他們希望了很久的，那小小的產業付去了定錢。在事實上他說那羊已賣去了，一定得把該妥的東西交出，因她已口頭允許了，且已處置了那賣價。

這個陳述她可陪澆了洪水一般的眼淚，賭咒着那全然爲了她的愛他，現在她勢將像一個說謊和欺騙的人一般要受衆人的指摘了，因之她決定了決不再苟息在世間了。那唯一的原因是她的希望要得那屋子和地產，那裏他們得過度許多快樂的日子的；現在她一切甜蜜的希望都給他沒良心的固執毀壞了，那是她萬難忍得住的。『以前有羊被害過麼？』她結束她的陳述，逼問那可憐的康拉德說。『牠們永遠不會失去或偷掉的麼？那豺狼不像以前一般，現在永不會撕食牠們麼？說！』

『我全知道了！』康拉德難堪地叫說，被她的譴責和淚流已很征服了；因他同時把他的手授給了她。『在中午以前那羊會交給你的！』在於她呢，麗嫻允許在那個月的月底嫁給他，他們用一個接吻批准了這個最後的契約。那牧羊者和他的未婚妻便互相分手，康拉德呆視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漸漸隱去。

康拉德祇剩下單個兒了，他便很認真起來；他期望着他結婚的樂趣，悲慘地被他豫料中那等待着他的，當時那位好主教發覺了失掉了他馴服的羊的那暮光景冲散了。他怎能見他的面，怎能振起了勇氣去欺瞞那麼好的一個主人？他已守職了那麼長久，可是在最後竟這麼偷竊和說謊——並且偷了他柔順的羊，從牠身上，他却得了那麼多的歡快；

那個全頭很感亂了他一切的思想，他遠離着是在做夢呢還是醒悟着。

他站在那麗嫻剛才收刈草料的地點推想着。「第一，」他想，「我逼得將對主教說，我呢，須得當心不要被不意的攻擊征服了，去失信我自己。」他把他的鈎杖戳插在地上，把他的上衣掛在上面，把他的帽子戴在那頂上，宣說着他一定得試演一下。

所以他開始和那主人的假像以下一般對話起來，在那對話裏，傍着他的那隻羊不時也參入進去的：「願主教你，主教大人！」他對那假人喊說。「好呀，康拉德，」他繼續說。「那柔和的羊在那裏？」那牝羊，我的主教大人！那柔順的牝羊已走掉了，我已各處去尋找牠；我已盡我量的呼嘯的很響；但是牠從沒有回來。」

康拉德使用嘴吹響起來，那牝羊開始跳躍，和那假主教玩耍在一起，那牧人在那假人前鞠躬着直彎到地上。「呀，」康拉德嘆說，搖着他的頭；「這萬萬試不得！那可憐的東西爲了貪吃麵包的緣故真也不想走掉。主教決不會相信的。不，不，我一定得想出適當一些的事來。那麼——呀，我的主教大人，這樣的一個不幸。我們壯美的牝羊，可憐的哈尼去了，一無影蹤的偷掉了！」他剛說了這些話，低低的拜倒在那主教的偶像前面，可憐的哈尼，彷彿在答覆着，把牠的羊角向他差不多尖利地衝了一下。「不，這也不是那方法，」康拉德嘆說，當他忿怒地離開那可恨的地點；「那不是那麼便當就做得了的。」以後他試了各種旁的方法，那全然一樣的不見得成功；他搖搖頭，

自認着那可一些沒有用的。

『但是那一定得做了的，』他加着說；『去想是徒勞的；在中午爲了保全麗姍的名譽起見，我得把可憐的哈尼交到這裏！』一回兒他又開始默想起來，想時他深沉地喃喃自語，找想着可以避免的什麼逃路，忽然，他格外的歡快和自恃地喊說：『有了，我現在有了；那是那頂好的，忠實到底最能持久。』

他把他的外套拋上了肩頭，戴上了他的帽兒，把他的羊羣一直趕到那草地上去。快將中午的時候，他深深地嘆息着，帶了那隻酷愛的牝羊離去了，因要把牠交給麗姍。再也沒什麼猶豫心煩惱着她了，在她一方面她把牠送掉給彼得，他已爲牠付了那麼高的代價，她也受了其

餘的款子，那錢便是她付清那所新屋子的；當時彼得迅速地趕到他主人那裏。他把他的成功報告了他，那作客的主教想起了那逼近着的幕上，當時康拉德像平常一般和他的羊羣呈現了，他嘴裏含着謊話，準備去欺騙他的主人，現在他樂的呵呵地好笑起來。彼得自鳴得意地，抱着對他的東道主勝利的希望，愉快地贊同着他，同時少不來感謝他允贈他的一頂新紅帽和在他早晨所受的旁的贈物。

到了指定的時間，那二個主教像平常一般自己處置在宮室的庭院裏。康拉德現在遠遠的來了，從那田野裏趕着他的羊羣，漸漸的行近那兩個好主教等待着他的地點。那詭譎的客人，他的僕役彼得傍邊站着，暗暗地慶賀他自己可以得那賂物了，二個人都幻想着當那康拉德行

近的時候，他們得從康拉德的形態上尋見一個驚駭的表情和良心上不安的刺痛。

哈尼，那隻壯美的牝羊可不看見在那裏了，也不像平常一般奔去受那主教的歡納，感覺他聖手的尊榮。「哈尼在那裏？」那主教見得失掉了牠的時候問道。「我已賣掉牠了，」康拉德用了一個切心和決斷的聲音答說：「牠不在這裏了。忠實最能持久，我的好的主教大人。我當把忠實規正着我的行爲，我現在也一定不離掉它。」

彼得聽了這些話，他的面貌厲害地湧上了憂愁，他的主人看來略略好一些；二個全都悲傷地失望和沮喪了。但是哈伯司達的主教亨利當時他的臉都被那不吉的皺感變得幽暗起來，他大聲喊說，「你可魯鈍

透啦！你怎敢沒有先得我的許可便想賣掉那馴服的牝羊呀？但是我一定要——」再貴顯沒有的主人，「康拉德厲聲說，「在你責罰我以前，且耐心地聽我一下，讓我懇求你！那是那個少女麗妲引誘我的，正像夏娃騙亞當，只是某一種浮浪的惡漢也同樣的誘惑了麗妲，正像那下賤的惡魔騙了夏娃。雖然那樣，若是他肯應許還給我那隻牝羊，我也必不宣佈他的名字的。」同時康拉德一眼不霎的看着彼得，彼得呢，滿肚子的忿怒和煩惱，似乎見不得人；爲了他現在清清楚楚的看出了他須得爲了虛耗他主人的錢受罪，當時他的奸計通曉了衆人，那他可不能得到他的新紅帽和他所希望的其他一切贈物，一定得被斥退了。

「那是麗妲，」康拉德繼續說，「她經手賣掉哈尼的，否則這一切

都永不會發生的。」聽了這些話，他的主人又開始呼吸起來，追隨着那事的根由。」「你知道我們已彼此相愛已怎樣長久了，祇是等待着結婚，直到我們在事前再多積起一些。她賣了那隻羊已受了那麼一筆大款子，使她能勉力和細心地去買了足夠我們兩個合住的房屋和地產。這一切都是她經手的，當時她說：「不如冒昧了，希望適合你的尊意，我呢可以實行嫁給你了，」我很難有勇氣對她說，「不，你不可；」爲了那麼我一定得把她暴露了是一個欺騙者。靠着那教士的幫助和祝福，她快要成爲我的妻子了；我深信教師的洪量，不會爲了賣掉了一隻羊的緣故，不允許二個人的幸福的；並且爲了一個僕人，他已那麼久遠和忠心地侍奉你了。這是那事完全的真話，我的主教大人，

現在像你所願意的處置我好了。做的已做了，哈尼已去了。但是不要把我苛責得過於你自己的良心所許可的；我也懇求你原諒了麗嫻。那是那可恨的惡魔蠱迷了她，一切也爲了愛我的緣故，至于我自己呢，那關係倒並不怎樣嚴重。」

這些宣說對於那主教看來很難聽得進去，他正在箝制他的怒氣的時
候，當時他的客人怒容滿面，旋向着彼得說：「你這呆笨東西！那麼我已輸了我的賭啦，到底被你弄壞啦！」他說着把他的兩腳憤憤地連
蹬着。

「你說什麼話？」作主翁的主教聽了他正在猜疑的，這個最後的證實便問。對於這個，那旁的一個免不了把那全部事實解釋明白，那可

使哈伯司達的主教大大的滿意了。他從容地原諒了他的牧人，因為他優美的品行，有那誠實和勇氣陳述了那事實，他已得了那賂物了。

「好好，忠實最能持久！」二個主教齊聲喊說；康拉德的主人加着說：「爲了報答你可敬的品行起見，我自己擔任你和麗嫻結婚的一切費用，也和你平分那全部羊羣。」

對於這個，那作客的主教加着說：「我這次冒險以後可再不吝嗇了。我情願把這牝羊還給這牧人；我付的錢他可以留着——那可以當作爲他妻子的嫁粧，和那第一個孩子的洗禮。」

哈伯司達的主教不久就受了他神友的一大桶酒，那是他公正地贏得的。實在的，在「鏡山」以外，那件事認爲在哈伯司達最是奇特和有

趣的事了；雖然現在它的內容已成空虛，但是仍舊認為可以引起那些
喜歡調查德國關於主教舊事的旅客們的注意。

三個警告

早霧中，一個少年朝着山進行。他的心和世界的旋律起着共鳴。他毫無目的的在平坦的鄉野裏面走了有好幾個鐘頭，一回，來到一個樹林的邊緣，他聽得那裏傳來一個似遠似近的神秘聲音：

「毋行經此林，少年，否則汝將犯殺人之罪。」

少年站定了發怔，轉着眼珠向四周望顧，不看見有什麼人兒，當下他就斷定那個對他說話的一定是個精靈。但是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全不把那奇怪的警告放在心中，他繼續前進，脚步只稍爲緩了一些，他準備與那個給他警告而素不相識的敵人相遇。可是他一路從那

叢林深處走到外面來時，並未遇見一人，也未聽到一個可啓人疑的聲音。他在樹林盡頭的一棵大樹蔭下休息，眼睛從一片廣田看過去看到遠遠裏的山，山上聳着一個高峯。這是他的目的地。

一回他預備立起身來了，可是他剛站起身來，又聽得了那似遠似近的神秘的聲音了，這回那聲音的聲氣比前一次更懇切了：

「毋行經此田，少年，否則汝將毀汝祖國。」

少年虛榮心盛，不肯示弱，他非但不接受警告，而且嗤笑那是一種冒充祕密的騙人戲法。他忽忽地走過去，心中不知是不耐，還是不安。當他行近他的目的地時，天色已經蒼茫。他剛想舉足踏上山路去，忽又聽到了那似遠似近的神秘聲音，這次聲音之中帶着恫嚇的意思了；

『毋再前行，少年，不聽將死。』

少年呵呵大笑，只管走他自己的路，毫不猶豫。山路愈上去愈是崎嶇，而少年的勇氣却愈增加，最後他達到了山峯，殘陽一縷照亮着他的頭。

這時山的四邊起着一個霹靂之聲：

『少年，你做了錯事！』這幾個字的重力把那遊浪者壓倒了。他倒下去在懸崖上直挺挺的躺着，嘴唇捲着作鄙奚之狀，口中喃喃說道：

『看來我是在無意之中自殺了！』

『你走路不留神，踏死了一條蚯蚓，』空中大聲回答。少年不動聲色的回答道：

「我知道了：對我說話的不是善鬼，也不是惡鬼，乃是一個滑稽鬼。我以前不知道我們生人之中有這些東西出沒着。」

在最後一縷的殘陽中，那聲音又響了起來

「你是否已經換了一個人了？今天早上，你的心不是還與全世界的旋律起着共鳴嗎？你的心是否已經死了？連一條蚯蚓的哀樂都不能觸動你的心了。」

「你說那個麼？」少年擰着眉回答。「關於那事，我確是罪該萬死，不過人們走路時都是不注意那些小蟲的生命的，我不過是這些人中之罷了。」

「我就是爲這件事而給你警告的。你可知道這蟲兒在萬物中是佔何

等樣的地位的？」

少年沉倒了頭，回答：

「我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我因為不知道，所以在行經森林的時候恰巧犯了你所欲預防的殺人罪。但是剛纔你警告我弗行經陌田，否則將傾祖國，這個道理我倒不明白，請你告訴我。」

「少年，你看見那只美麗的蝴蝶嗎？」空中回答道。「牠曾有一次在你身右飛翔着。」

「我看過許多許多蝴蝶；你所說的那隻，我也看見過的。」

「蝴蝶確是多啊！唉，牠們都給你呼吸時吐出來的惡氣趕走了的；我所講的那隻給你趕到了東方去，牠漫無底止的飛着，一直飛到王萬

的金籬笆那裏；牠在那裏停了下來。不久那蝴蝶將產尺蠖，明年夏季某天下午，那尺蠖將爬到那年輕的王后的白嫩胸脯上去，把她從夢中驚醒，她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她和她懷中的一塊肉就此一驚而死。王嗣既為汝所害而死於胎中，於是王弟將繼位為王；新君殘暴無道，民怨沸騰，終至戰亂大作，而你所愛的祖國就此傾覆。這種種的事故發生，都該歸責於你一個人，你的一口氣把那隻花蝴蝶趕到了東方去，以致牠飛在王苑的金籬笆上而闖下這亡國大禍來。」

少年聳了聳肩，說道：

「哦，你那肉眼所不能見的精靈啊，我不能說你所預言的東西不會發生，因為世上的事常常是有連帶關係的，而且往往小事變成大事，

有時則大事化爲小事。可是我也不能相信這個預言，因爲那個說我登山將死的預言尙未應驗呢。」

空中厲聲說道，「拾級登山的人如要再去與人類爲伍，必須打從來時的路回下去。這一層，你可有想到？」

少年突然站定了思想起來，初擬即時循道下山，繼見周圍昏黑如漆，知道這時行走崎嶇山道很是危險，還得等待太陽出來。這樣想定當後，便重新在巖石上躺了養神，因爲翌日下山很要費力氣呢。他一動不動的躺在那兒，可是心中百念交乘，真能成寐。他時時打着寒噤。輪廓模糊的峭壁——回到人間去的唯一路徑——永遠在他眼前。他方纔絲毫不把下山一事放在心下，以爲既然登得上來，一定也走得下去。

，可是此刻他心中却起了一陣疑懼，而且那疑懼一刻增大似一刻，使他萬分難受。最後他真個忍不住了，便對自己道，縱橫是難逃天數，那末與其空待天明，倒不如現在來冒一冒險，或有萬一倖免之可能。想罷，他就站起身來，預備在黑暗中冒險走下這崎嶇的山路來。但是他纔一舉足，就發現他的命運是已經確實判定，而且那判決即刻就要執行。他心中憂憤交加，朝着空中喝道：

「肉眼所不能見的精靈啊，你曾經警告我三次，而我三次不信你的警告，我現在被你折服了，我承認你比我高強。在你毀滅我之前，請你告訴我，你是誰？」

當下那聲音又響了起來，其聲似近在咫尺而又若遠在萬里之外：

「知道我的人還沒有。我的名字很多：迷信的人叫我「命運」，蠢人叫我「運氣」，虔誠的人叫我「上帝」。那些自命聰明的人則以我爲一種「權力」，那權力是與宇宙相終始的。」

「既然如此，那末我就要選這最後的幾分鐘呢你一頓，」少年心中深深感到死的恐懼痛苦而喊着。「如果你真是那與宇宙相終始的「權力」，那末那一切事故的發生都是天數——我行經樹林而犯殺人之罪是天數，我行經陌田而傾覆祖國也是天數，我登上這山來而與死相遇也是天數，——雖有你的警告，仍舊是要發生。可是，你的警告既然無益於我，那末爲何你要作弄我，叫我三次聽你呢？你使我臨死發出哀呼之聲來問你這個問題，你真是太惡作劇了。」

空中起着一陣神祕的笑聲；在這笑聲之中，少年得到了一個回答。

他正待把那回答的話聽個清楚，忽然地皮動了起來，旋即下陷。少年一個立脚不穩，就滾滾的跌下那千萬仞的深罅裏去。

美人與獸

一個鏢居的富商有三個兒子和三個女兒。

他非但富於錢財，而且極有見識，他感到教育之重要，遂不惜重金，聘請最好的教師教授他的兒女們，使他們得到最好的教育。

那三位姑娘都生有閉月羞花之貌，而那最幼的一個尤以溫柔和婉爲人所敬愛。她從小就被視爲她家的皇后，她的朋友們都叫她『我的美人兒』，她的姊姊們聽了，妬恨得很。

美人兒（此處用爲彼女之名稱，以下相同）非但比她的兩個姊姊長得美麗，而且性情比她們好得多，——她非但脾氣溫和，禮貌周到，且

月善能體恤人家。

那兩個姊姊都與她大不相同，性子傲慢，不可一世。他們以名門閨秀自居，輕視別的商人們的女兒，從來不去拜望她們，而且拒絕她們來拜訪。她們倆每天日間在公園中驅車馳騁，夜間上舞場或者逛戲園子，她們看見她們的妹妹暇時以繪畫看書或習練音樂爲消遣的方法，就百端的取笑她。

她們既以美麗和富有著名，所以就有許多富商的兒子去向她們求婚，不料那年長的兩位姑娘傲然對那些求婚者說她們非公侯伯子之流不嫁。美人兒對付她的求婚者却不像她的兩個姊姊那樣，她謝着他們的厚意，可是對他們說她還不到婚嫁之年，預備在她父親的家中再住幾

年，以娛老人晚景。

不幸惡運突來，那商人經營失敗，盡失所有，所存的祇有鄉間幾畝田地和一所茅屋。

他忍痛把他的兒女召集了攏來，對他們宣佈了那件不幸之事，並吩咐他們進備離城而隨他到鄉間去居住。

那長次兩女聽得她們的父親叫她們到那樣的地方去居住，不禁呵呵大笑起來，表示鄙夷的樣子，回答說她們儘有許多有錢的男子要娶她們，她們不願跟她們的窮父親去度清苦的生活。當下她們就去找她們的許多情人，可是她們結果失敗而歸，原來那些人看見她們現在窮了，所以不愛她們了。她們平日輕侮鄉鄰，所以這時沒有一個人替他們

可惜。

「她們不足哀憐。讓她們知道知道『驕者必敗』的道理，喫些苦倒是件好事情，」到處是這樣的說。可是人家對於那最幼的一位姑娘的論調却是不同，到處都說：

「唉！我們多末哀憐美人兒啊——她是那麼溫文和藹，恭謙有禮的——」

她現在是不名一文了，却還有幾個人來向她求婚；她深深的感謝他們，可是對他們說她不能乘她父親落魄之際而離棄他，她決計跟他到鄉間去，幫他工作，使他快樂。

可憐的美人兒，看見家庭破產，當然心傷；可是她極力抑制傷感，

有時她想要痛哭，可是旋即抑制下去，對自己說道：

「我爲何要號哭？一個海洋的眼淚也無補於事。我必須像我四周的人一般的做到「貧而樂」的工夫。」

不久，他們就遷居鄉間的茅屋中。商人和他的兒子開始耕作起來。美人兒每天早晨四點鐘就起身，打掃房屋，煮著膳食，鎮天的忙着。

起初她覺得那些工作是十分的煩難，可是漸漸的覺得輕易起來，幾個月之後，她就完全不覺得工作之苦了。而且，她因爲操作與飽吸鄉間新鮮空氣之故，所以身體比以前強壯了許多，而且容貌也更美了。家務做完以後，她就拿書來讀，或者到鋼琴上去彈奏一曲，或者一面紡紗一面唱歌。

反之，她的兩個姊姊却覺得那種生活難過極了。她們每天早晨非到十點鐘不起身，起身以後，兩個人一同到外面去漫遊，一路所談的無非是追慕她們往日的富貴榮華。她們看見她們的妹妹的安貧，就起而譏罵她，說她卑賤而無血氣。她們的父親可不是這樣想，他很知道美人兒比她的姊姊們富貴得多。美人兒的姊姊們非但把家務推給她一個人去做，而且她做事的當兒她們還要上去侮慢她，可是她從不對她們動怒；老人看了他的幼女的那種好性情，心中愛憐不置。

光陰荏苒，他們遷居茅屋之中，忽忽已近一年。一天，商人接到一封信，信中告知他一艘船開抵碼頭，船上載有他的許多貴重貨物。那兩個年長的姑娘聽了這消息，狂喜欲絕，心想她們可從此離開那茅屋

而去重慶她們的豪奢生活了。商人東裝就緒，出發到碼頭上去領取貨物。要到那碼頭那邊去，必須經過城中，因此，那兩個惡劣的姑娘就要央求她們的父親替她們買許多衣服，斗蓬和帽子來。美人兒不要什麼，心想那貨物賣了以後所得的錢還不足付她的兩個姊姊所要買的東西哩：

『你要我帶些什麼東西給你嗎？』她的父親問她。

『啊！謝謝你！』美人兒說，『假使那邊有玫瑰花，就請你買一朵給我，因我們的小花園裡面沒有這花。』

其實美人兒並不要一朵玫瑰花，不過她不願在她的兩個姊姊面前擺出清高的樣子來傷她們的感情，所以叫她父親買一朵玫瑰花給她，

——她知道一朵玫瑰花是不費許多錢的。

商人喜冲冲的上道，可是他到了城中，就受人控訴，結果他雖然勝訴，却把所收入的錢都付了律師，所以他這次出門，只是白費了一番心思和受到許多的磨折，兩手空空的轉回家去，心中悽傷萬分。可是他想到即將回家與子女歡聚，又不覺喜從中來，因此，他鞭策他所騎的馬，向他家中疾馳過去。

行行重行行，他漸漸的挨近了家門，計算再走三十里路，就可以到家了。這時忽然下起大雪來，幾碼之外就看不見東西。他所走的一條路是在一個大森林中，那條路有許多支路。他轉錯了一個灣，不久他就發見迷失了路。這時大風驟起，他兩次被風吹下馬來。接着黑夜又

襲來了，遠遠裡有狼叫的聲音，他聽了戰慄不已。同時，他飢寒交迫，身體發了僵。他的馬也已筋疲力盡，不能再負他前進，因此他就跳下馬來，牽着馬蹣跚而行。忽然間，他看見遠處有一點光，他朝着這光前進，不久，就來到一條通衢上，路末燈火輝煌。他謝了上帝救難之恩，隨即跳上馬背，而那匹馬也聰明得很，看見了前面的燈光，就不用牠主人加鞭，疾馳過去。那燈光是從一所巨廈的窗子裡射出來的，好像裡面在舉行盛筵，可是四周並無半個人影或一點人聲。

從庭院中望去，可以望見一間大馬房，馬房的門洞開着，那馬逕自走到那馬房裏去，看見那裏堆滿着稻草和穀，就把它吃了一個暢飽。

商人把馬拴好以後，就向裏面的屋子走去，他一脚走進屋子，就看

見一間寬敞的餐室，室內爐火熊熊，桌上羅列美饌，可是裏面不見一人。他因為身上潮濕不堪，所以就到爐邊去烘火，一面自言自語說：

『這家的主人和僕人進來看見我這種狼狽的情景，大概會饒恕我貿然闖入罷；他們當然是就要進來的。』

他等了許久，不見一人進來。一會兒，壁上的自鳴鐘報了十一點，

這時他餓得再也熬不住了，就在一只盆子裏拿了幾塊鷄吃着，可是心中却恐懼着，恐怕主人進來看見了發怒或竟當他竊賊論罪。後來他看見始終無人進來，便滿滿的斟了一杯酒喝着，一杯之後又是一杯，一連喝了幾杯。喝了酒之後，他的膽氣就壯了，他從餐室裏走出來走到別的房间裏去閱覽，那些房間一個個陳設得富麗堂皇，最後他走到一

間臥室裏面，那裏床褥枕被一應俱全，顯然是預備客人下榻的；這時已是午夜時分，而且他奔波了一天，身體已經倦極了，因此他就決意把門鎖了起來，上牀就寢。

他一直睡到次日早晨十點鐘方纔醒來。他眼簾第一件接觸的東西就是一套簇新的華美衣服，而他上夜睡時脫下的泥水淋漓的衣服已經不在眼前了。

他對他自己說：「這所屋子一定是屬於一個仁慈的仙子的，她看見我這種狼狽的樣子而起了哀憐之心。」

他起身離床，從窗子裏看將出去。外面陽光普照，雪已融消，綠草如錦，樹蔭深密，加以百花怒放，泉水高射，使他看了歎為仙境。

他穿好了衣服，走到樓下的餐室裏來，只見一張小桌上放着一杯可茶和幾片鬆脆的烘麵包。

『多謝你，仙子夫人，』他說，『多謝你想到我的早飯。』

早餐吃完以後，他就走到馬房裏看他的馬。當他向馬房那裏走去的時候，他走過一個玫瑰花叢，他看見了玫瑰花，就記起了美人兒所囑託的事來，當下他就從一根極枝上摘了幾朵玫瑰花下來。這時他突然聽得一聲吼聲，急急轉身去看，只見一隻猙獰不堪的怪獸向他走來，把他嚇得幾乎昏厥過去。

『無義的東西！』那怪獸怒吼道，『我接待你到我的宅子裏來，救了你的性命，你却忘恩負義來搶劫我所最愛護的玫瑰花！你得把你的性

命來抵償你這行爲。我給你一刻鐘工夫，讓你準備赴死！」

商人握緊了兩手，跪在那怪物的面前哀呼道：

「饒恕我罷，主爺，我做夢也想不到來冒犯你，我只是應我的一個女兒的請託而採摘一朵玫瑰花去給她。」

「我不叫什麼『主爺』，我叫『野獸』，」那惡獸回答道，「我痛惡拍馬，我要人家說真話，所以你毋庸想拿甘言媚語來打動我的心。」

「可是你說你有幾個女兒，那末如果你的幾個女兒中的一個願意來代替你死，我就饒了你的老命——別辯論！——我已經把我的主意對你說了——去罷！你罰一個咒，說，如果你的女兒之中沒有一個肯代替你死，那末，你自己於三個月之後回到這裏來。」

商人心中自然沒有意思叫他女兒去代他犧牲，可是他看見這倒是回家去與他的兒女作最後的一次歡聚的機會，因此他就答應了下來。那隻怪獸對他說他可以隨時動身，加着說：

『可是不願意你空手而離開我的屋子。你回到你昨夜睡眠的房間裏去，那裏有一只大空箱，你可以把你在那裏所看見的東西裝滿那空箱而把它帶到你家裏去。』說了，牠就不見了。

商人聽見那野獸叫他拿些東西回去，心中就覺稍慰，心想他即使死了，也可以留些東西給他的兒女，使他們不至於有凍餒之虞；當下他就回到那間臥室裏去。他走進臥室，看見滿地都是黃金。他裝了一滿箱的黃金，就携了箱子跑到馬房那裏，把馬牽了出來，跳上馬背，離

開那巨廈而去。一路垂頭喪氣，心事重重。

那匹馬自出主意，取着最短的路徑走，所以走了不多幾個鐘頭，已經回到了家中。他的兒女們看見他回來，就上前去歡迎他。和他接吻，可是他非但不覺快樂，反而嗚咽哭泣起來。

他手中握着玫瑰花的椹枝，一剎那間梗塞着說不出話來。隔了一會兒，他轉身向他的幼女，把花交給她，說道：

「我的美人兒，把這些玫瑰花拿了——這些花要害你不幸的父親送掉性命哩！」

當下他就把他所遭遇的大不幸事對他的兒女們講着。那兩個長年的姑娘聽了她們父親的話，頓時哭叫起來，大罵美人兒。美人兒眼中一

滴眼淚都沒有。

『想想看，這個小畜生的驕傲脾氣累了我們到怎樣的地步，』她們倆說。『爲何她不像我們那樣的索取幾件有用的衣服？她要表示她與衆不同。看啊，她害了爸爸的性命，並且哭都不哭一聲！』

『用不着哭，』美人兒說道，『爲什麼我要哭我爸爸的死？我不讓他死！那怪物既然願意接受他的一個女兒做他的替身，那末，我就去替爸爸，我覺得爲我親愛的爸爸而犧牲自己的性命是件榮耀的事情。』

『不！我的親愛的妹妹，』三個兄弟齊聲喊道，『我們去找那怪物；不是我們把牠殺死，就是牠把我們吃掉。』

『別作這樣的想望，』商人說，『這隻惡獸的力氣大得了不得，我

看沒有一個人能夠殺死牠。我對於我的美人兒的孝心是十分的嘉許，可是我不讓她去送掉性命。我已經老了，至多只有幾年好活了。我沒有什麼遺恨；只是我把你們孤零零的掉在世上，這是我所極不安心的，親愛的孩子們啊。」

「我正經對你說，最親愛的爸爸，」美人兒說，「你要到那怪獸那裡去，必須與我同去，你不能阻止我跟你去。我雖然年輕，却並不戀戀於塵世；覺得做無父之女而悲痛死，遠不如給那怪物吃掉的爽快。」商人和他的兒子們向美人兒苦苦勸阻，都屬無效。美人兒已經決定主意到那時候跟她父親到那怪獸住的地方去；她的兩個惡劣的姊姊看見她決心去送性命，不禁喜形於色。

商人因爲憂痛他的愛女或將因她而喪命，所以把他從那怪獸那裏帶來的一箱金子忘記提起了。後來他上牀就寢，才在牀邊發見那一箱金子。

他打定主意不把得金的事告知他的兩個年長的女兒，因爲他知道她們得了錢又要到城裏去浪費的。他獨把這秘密告訴美人兒；美人兒記起她父親出門時曾經有兩個少年紳士來向她的兩個姊姊求婚，因此就請求她父親把一部份的錢替她們辦兩份豐厚的嫁妝。那個仁善的姑娘雖然日受她姊姊們的欺侮虐待，却從不怨恨她們。她覺得她們的快樂就是她自己的快樂。

最後 那約定的日子到了，美人兒與她的老父整裝待發，她的兩個

姊姊臨時把盞擦着眼沿，眼中流淚，好像哭泣；她的三個哥哥和他們的父親却真心涕泣着。祇是美人兒一個人不哭，因為她不願增加他們的悲感。

美人兒和她的父親同騎一馬，出發上道。他們騎了整整一天，到了黃昏時分，他們行抵目的地，看見那裏仍同前次一般的燈火輝煌。他們父女倆在門前下馬。那馬自己走到了馬房中去；他們父女倆走進了餐室，看見桌上羅列珍饈，食具恰是兩副。商人心事重重，無心啖飲；美人兒却極力裝出無所畏怕的樣子來，坐下來殷勤勸他父親嘗看平日所愛吃的肴饌。美人兒一面進膳一面陪侍：

「那畜生預備這樣豐美的一桌菜，牠的意思是要把我餓肥了然後吃

我吧。」

他們剛剛吃完飯，放下刀叉，就得一聲怪叫，商人聽出那是那怪獸的聲音，當下就老淚縱橫，別了他的女兒去見那怪獸。

一回兒，那怪獸跟着商人到美人兒前面來。她看見了牠的猙獰的面貌，由不得索索發抖，可是她極力做出勇敢的樣子來；當那怪物問她的來此是否出於自願，她掙扎着回答說：「是的。」

「你是一個好女子，我很感謝你，」那怪獸說；繼而牠轉過身子去向那做父親的人，說道：

「好人兒，你明天早晨回家去，別再想回到這裏來。」然後又對美人兒說：

「晚安，我的美人兒，」

「晚安，獸哥哥，」姑娘回答，當下那怪獸就告辭而出。

「啊，我的孩兒，」商人抱住他的女兒說道，「我已經嚇得半死了。聽我說！讓我留在這裏。」

「不，親愛的爸爸，」她堅決地說，「你明天回家去。你把我託付上天好了，牠或許會垂憐及我。」

他倆分別就寢；兩人之中沒有一個思想睡覺，可是希奇得很，他們剛剛把頭去枕在枕頭上，就酣然入睡了。

美人兒夢見一個美婦人對她說道：

「美人兒，你的孝心使我感動極了。你的捨身救父的孝行不會沒有

好報的。」

第二天早晨，美人兒就把那個夢對他父親說着，老人聽了，心覺稍慰，可是當他與他愛女抱別的時候，又禁不住悲哭一場。

老人走了以後，美人兒就把身子倒在一張臥榻上痛哭起來。他暢哭了一回之後，就覺心頭舒快了起來。她放出勇氣，站起身來。她把她自己託付了上帝。她雖準備着這晚那怪獸前來把她吃掉，可是她不願使那最後的幾個鐘頭白白的過去。

想定以後，她就開始在那巨廈的上下四處瀏覽着。她看見了那些富麗堂皇的陳設和價值連城的繡帷，不勝讚歎之至。

她走到一間房的門前，門上寫着：

美人香閣

她看了，驚奇不置，連忙推門入室，只見陳設輝煌，看得她目眩神搖——舉凡她平日所想念而得不到的東西現在都一一現於目前。

第一件映入她的眼簾的東西，是一個精美的書架上陳列着她所愛讀的幾本書，那些書全都是精裝本。書架旁邊放着一只鋼琴，琴上放着許多歌曲。

「那畜生算來給我解悶，」她低聲說着；接着她忖道：「若然我祇有一天可活，他當然不會預備下這許多東西來供我的消遣的。」這樣一想，她的膽子就壯了起來。她在書架上拿了一本書下來，這本書的書名是：

有求必應。 有命必諾。

爾乃此間之主婦。

「唉！」她長嘆一聲，忖道：「我不想別的，只想見我的可憐的爸爸，他現在不知如何呢？」

她默默無語，把那本書放在桌上。她剛把那本書放下，就看見對面牆壁上掛着的一面大鏡裏面映出她的宅舍來。她看見她父親剛正跑到門口，他那種憂傷憔悴的神氣令人不忍卒視。他又看見她的兩個姊妹開出門來迎接老父，她們假裝悲痛的樣子，其實她們看見他單身歸來，眼中去了一只釘——她們的妹妹，心中快樂得了不得，所以她們雖然滿面假淚，却掩不住下面的喜容。一會兒，那幻象隱去了。她站在

那裏，兀自出神，思想那畜生對她可謂極盡體恤仁愛；她覺得她不必過於畏怕他。

到了正午時分，美人兒移步到餐室中去用膳，看見那裏已經陳列好了一桌豐美的肴饌。她一面進餐，一回聽着樂隊合奏，可是樂隊中的人却不見一個。

晚上她正在進膳，忽然聽得那怪獸的吼聲，接着就看見那醜東西搖搖擺擺的走了進來，美人兒由不得索索發抖。

「美人兒，」那怪獸說道，「你可准許我看你用飯？」

「你是這裏的主人。一切惟命是從，」美人兒掙扎着說。

「不是的！」怪獸回答說，「惟有你是這裏的主婦。如果你不喜歡

我在這裏，你可以命令我走，我立刻就出去。你老老實實的對我說

——你以為我是醜不堪言吧？」

「我講不來謊話，」美人兒說，「我確實以為你是醜陋不堪。可是我以為你的心腸是很好的。」

「你說得不錯，」怪獸說，「可是除了醜陋之外，我又蠢笨不堪。我深知我祇是一個蠢物而已。」

「自己以為不聰明的人就是不笨的人。愚人從不自知其愚。」

「那末，美人兒，請你飽啖罷，」怪獸說，「這是你自己的家，你眼中所看見的東西都是你的，所以請你不必拘束。我看見你不快樂，我的心中就非常之不安。」

「你真是仁慈極了，」美人兒說，「你這種好心腸已經使我快樂極了。真的，當我想到你的仁善的時候，我就不覺得你十分醜陋了。」

「啊！」那怪獸說，「我的心腸確是很軟，可是這個沒有用，我總是一個怪物。」

「有許多生着兩隻脚的人實在是比你凶惡上百倍的怪物理，」美人兒說，「我看得起你而看不起那些人，他們才是人面獸心哩！」

「我聽了你這幾句話，心中快活極了，」怪獸說，「我本該好好的說一番感激的話怎奈我蠢笨不過，不善辭令，我只能說一句話就是我非常感激你。」

美人兒這一餐夜飯吃得很舒服。她忘了那怪獸的可怕。可是一會兒

她又大起恐慌起來，原來那怪獸向她說道：

『美人兒，你願意做我的妻子嗎？』

她一時無從回答，最後終究回答說：

『不，獸哥哥。』

怪獸聽了這個回答，頓時重歎一聲，其聲慘厲，震動屋宇。美人兒心想她的死期到了。豈知怪獸却溫和地對她說道：『那末，再會罷，美人兒，』說了，緩步走到門口去，行時頻頻回頭，對她情脈脈地望着。

怪獸去了以後，美人兒心中就大起憫憐之念。

『可憐地爲何這樣的醜陋！』她說，『他的心腸是這樣好的！』

光陰荏苒，美人兒住在那巨厦之中忽忽已經三月，其間沒有什麼特

別的事故發生。每天晚上，那怪獸跑來看她；美人兒一面吃飯，一面同牠談話，很是快樂。她看慣了牠的醜容，而牠的品性的種種優點也一一給她看了出來，所以她不再怕牠跑來看她，反而她到了將近九點鐘的時候就拿出錶來看看，原來九點鐘是每天牠來看她的時刻。只有一件事情是使她萬分爲難的，就是那怪獸每夜在和她告別之前必定問她可願意做牠的妻子；美人兒總是拒絕，而牠總是悲痛得令人不忍卒視。

一夜，美人兒對牠說道：

「獸哥哥，我覺得萬分的對不起你。我極願我能同你結婚，可是我不會用甘言美語來哄騙人家，所以我直率的對你說我實在不能同你結

婚。我終身做你的朋友——我希望你就以此爲滿足了罷。」

「我想我必須以此爲滿足了，」怪獸說，「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自知醜得可怕，只是我愛你過甚，所以敢發那妄想。你現在既然答應做我終身的侶伴，那末，我應當深深的感謝你了。我請你答應我，永遠不離我他去。」

美人兒聽了這些話，紅漲滿面。第二天下午，她在鏡中看見她老父重病在牀，——患病的原因當然是因爲失了愛女。她知道了她父親在家患病，就渴欲回家去侍奉湯藥，因此，她就在當夜那怪獸來看她的時候把她的心事對牠說了。

她說：「我本來可以答應你，永遠不離開你，可是我父親現在重病

在家，我必須去探望他一回，如果你不放我去，那末，我是要悲痛而死的。」

「我寧願我自己死而不願看見你悲傷，」怪獸說。「我送你回家去見你的父親，你就留在那邊，讓我悲痛而死好了。」

「啊，不！」美人兒泣道。「我愛你，我決不害你爲我而死。我答應你，我在八天之內回到你這裏來。我的兩個姊姊得嫁快婿和我的哥哥們得列入軍伍，那都是你的恩賜。可是我父親現在是孑然一身了，所以我懇求你讓我去同他住一個星期。」

「明天早晨你就可以到那裏了，」怪獸說，「但是你須記牢你所應許我的話。你預備回來的時候只須在上床的時候把你的指環脫下來放

在桌上就好了。再會了，美人兒。」

說了這些話之後，那怪獸又照常的重嘆一聲而退出；接着，美人兒就上牀就寢。次晨她醒來的時候，看見已經是在她父親的家中。她按着床邊一張桌子上放着的鈴，女傭聞聲而入，看見了她，驚極而喊。老人奔上樓梯來看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看見了他的愛女，快樂得不可名狀，連忙去把她抱在懷中，父女兩人親親愛愛的互相擁抱了許久時候。

一會，她起身離床，離床以後才想起她沒有什麼衣服可穿，可是那女傭說她方纔在隔壁房間裡面發見一只箱子。當下他們就去把那只箱子打開，只見裏面放滿着金繡珠綴的華貴衣服，美人兒看了，深深

的感激那怪獸。她挑了其中最素樸的一件穿了，然後吩咐女傭把那箱子鎖將起來，說她預備把其餘的衣服送給她的姊妹們，可是她還沒說完這句話，那箱子已經不見了。當時她的父親就說，看來那些衣服是那怪獸專送來給她穿的；老人說了這話以後，就看見那箱子又在原處了。

美人兒在房中打扮的時候，她的家人就去把她回家的消息通知她的兩個姊姊。一會，她們就偕同她們的丈夫來看她們的妹妹。她們倆的嫁後生活極不如意。她們之中一個嫁了一個美男子，可是那人是個浮華少年，一天到晚只知修飾自己的容貌，而把他的妻子掉在一邊。還有一個固然是嫁了一個聰明絕倫的丈夫，可是他專會譏罵人家，——

尤其對於他的妻子大施譴彈。

那兩個做姊姊的看見美人兒比以前益增嬌媚而且服裝猶如公主，不禁妬火大熾。她抱着她們接吻，親愛異常，可是她們冥頑不靈，非但毫不感動，反而妬火益熾，因為她們看見她快樂稱心她們倆走到花園裏去發洩妬火。

她們倆齊聲說：「什麼緣故，那個丫頭倒比我們快樂起來？難道我們倒反不配快樂不成？」

「妹子，」那做姊姊的說，「我想得一計；讓我們來把她纏住，使她不能如期歸去。那畜生看見她不守約，必定大發雷霆而跑來把她吃掉。」

『妙計，妙計！』那做妹妹的說，『我們假裝痛愛她，不放她回去。』惡計想定以後，她們就回到屋子裏來玩她們的把戲，美人兒不知是詐，只道她們真的改變心腸愛起她來，不禁喜極流淚。到了第八天晚上，她們倆假裝悲痛的樣子，散髮拍胸，號咷大哭，不放美人兒回去，美人兒看了，心中老大不忍，就答應再住一個禮拜；她知道那仁善可愛的怪獸看見她不如約回去，必定大失所望，她心中覺得十二分的抱歉，可是她爲了她的兩個姊姊的緣故，覺得不得不稍爲待虧牠一些了。第十天夜間，她夢見她身在那巨邸的花園中，看見那怪獸伏在草地上面奄奄一息，牠看見了她，責她忘恩負義。她從夢中驚醒轉來面
哀泣起來。

「我多末的狠心啊！」她泣着對自己說道。「那可憐的動物這樣的厚待我而我竟害他傷心，這是應該的嗎？他誠然是醜陋愚笨，可是那可以算是什麼罪過不成？牠有的是一副好心腸，那比聰明和美貌有價值得多了。怎麼說我不可做牠的配偶呢？我和他一同過活要比我姊姊們和她們的丈夫一同過活快活得多了。一個女人的幸福和她丈夫的才貌並無關係，最要緊的是他須有仁善的心腸，高尚的品格，和知道人家的好處，那可憐的動物是具有這一切的美德的。我也許並不愛牠，但是我尊敬牠和感激牠。讓我準備罷！我決計不可使牠不快。如果我現在害他不樂，那末，我將來是要懊悔不及的。」

美人兒奮然而起，脫下指環，放在桌上，然後上床就寢。她一忽兒

就睡熟了，等到她次晨醒來的時候，她看見她已經身在怪獸的宅邸中，心中很覺愜快。她極力的打扮着，預備怪獸來時看了快活。她專等鐘上敲九點鐘，只覺辰光過得太慢。最後，九點鐘敲了，可是怪獸不見來到。

美人兒大起驚慌，深恐她已經把牠害死子。她在屋子裏面上下亂跑着，口中高喊着「獸哥，獸哥！」可是她得不到一聲回響。一回，她突然記起了她的夢來；記起這夢，她就覺得是絕望了。她急急的奔到花園裏去，看見那可憐的怪獸伏在池邊的草地上，氣息奄奄，正如她在夢中所看見的樣子一般。她悲痛萬狀，倒下身體去伏在牠的上面，心中已經全無畏怕之念；她摸得牠的心頭還在跳躍，因此她就在牠中

取了些水放在牠的太陽穴上。一回，牠漸漸的還魂轉來，最後，牠的眼睛張了開來。

一時那怪獸尙無力說話，隔了一會兒，才望着美人兒說道：

『你忘了約。我自失腳以後，悲傷萬狀，打定主意絕食而死，可是我現在重得見你，我死也快樂了。』

『不，我的親愛的獸哥，你不可以死，』美人兒叫道。『你必須活着，做我的丈夫。從現在起，我屬於你了，我以前以為我只能把你當作朋友看待，現在却覺得沒有你，我就不能生活。』

美人兒剛把這一番話說完。就看見全宅子裏大放光明，樂聲大作，爆竹喧天，顯出有盛典舉行的樣子。美人兒舉目張望了一回，可是旋

即回過去重新看怪獸此刻究竟如何了。可是，牠到那裏去了？怎麼一回事？在她面前跪着一個美貌的少年王子。這位王子雖然引起她注意，可是她却問道：

「我的獸哥在那裏？」

「跪在你面前的就是，」那國王王子回答。「一個惡巫施用妖法把我變成那個可怕的样子。她給我一個回復原形的機會，就是要有一個美貌的姑娘出於自願的答應同我結成夫妻；她禁止我買弄聰明。我遇見過許多姑娘，祇有你一個人爲我的仁善的性情所感動，而不計我形容之醜陋。我現在把我的王冠和一顆心獻給你，我決計不敢說我這隻義的禮物就夠還報你所給與我的大恩。」



美人兒伸出小手去給王子；她既驚且喜，好像在做夢。王子站起身來握美人兒的手，兩人攜手走入屋內。美人兒走進大廳看見她親愛的父親和她的家人都在那裏，驚喜欲絕。原來他們是給美人兒夢中所見的那個美婦人載運到這裏來的。

這個美婦人是一個好仙子。此刻她走了出來。

「美人兒，」她說，「回走到這裏來領受你所應得的獎賞。你獨具慧眼，視高尚的品格高出於才貌；惟其你不以才貌爲重，所以你現在能夠得着一個才貌雙全而且品格高尚的丈夫。你不久就要做皇后了。我希望你富貴尊榮以後不至於改變性情。」

「至於你們這兩小姐呢，」仙子對那兩個做姊妹的說，「我是知道

着你們滿肚子的惡意的，我罰你們變做石像，可是我雖然使你們不能自由行動，却把你們的知覺照舊保存着。我把你們兩個放在你們妹妹的宮門的兩邊，罰你們眼看着你們的妹妹快活稱心。將來如果你們有一天知罪而痛悔，那末，你們就可回復人形，可是我看你們是要永遠做石像下去的。一個人脾氣驕傲的性情暴躁貪心懶惰，這些都可以糾正；可是要改變一個惡毒妬嫉的心却是一件同登天一樣難的事情。」

接着，那仙子用魔棍一觸，把這一些人載運到了那王子的園中去。不久美人兒和王子就舉行結婚，典禮隆盛，上下騰歡。他們倆結婚以後，伉儷恭篤，至老不衰。

母親和兒子

餐後，我們在吸烟室裡閑談，那裡祇是些男子們。我們談說着意外的遺產，奇特的承繼。那時，柏羅夢先生來了，背着火站着，他是有時叫做『著名的先生』，有時稱為『卓拔的辯士』的。

「我須得，」他說，「立刻去找尋一個承繼者，他是在一個特別悽慘的情形裡失蹤的。這是日常生涯裡簡單而殘忍的戲劇中的一齣，怕是一件每天發生的事情，無論怎樣，那是我所知道的一件最駭人的事了。這裡便是事實：

「差不多在六個月以前我得了一個音信，到了一個臨終時的婦人近

邊。她對我說：

「先生，我要把這件所想得到的最複雜，最困難和最厭煩的使命付託給你。最好把我的遺囑看清了，那是那桌子上。若是你不成功的話，一筆五千法郎的款子留給你當費用，你果真成功了呢，那麼有十萬法郎。在我死後，我還得找到我的兒子。」

「她要我幫助她在牀上坐起來，那樣她得說起話來舒服得多，爲了她繼續和喘哮的聲音正在他的喉嚨裡啾啾作響。」

「我見得我是在一間很闊綽的人的屋子裡。那奢中含樸的房間裡鋪掛了像牆壁一般結實的什物，它們柔輦的外形給人一種可愛的感覺，因之那吐露出來的每一個字眼，彷彿都透入它們靜寂的深處，消失

和絕滅在那裡。

「那臨死的婦人繼續說：

「你是第一個聽得我這可怕的故事哩。我定要保持我足夠的氣力來把它述說到最後。你須得知道個詳細，這樣，那你，我所知道的一個慈悲的人，也是全世界惟一的人，得有一個誠懇的願望，會盡你量的幫助我。

「聽我說。

「在我結婚以前，我愛了一個青年，因為他不是怎樣富裕，所以他的求婚被我的家庭拒絕了。以後不久，我便嫁給一個極有錢的人。我嫁給他是由于憐憫，由于服從，由于不關心，像年幼的女兒出嫁」

般。

「我有一個孩子，男的。我的丈夫在不多幾年裡便死去了。」

「至於那個我以前所愛過的呢，他却還沒有結婚。當時他見得我是一個寡婦了，他給駭人的憂傷壓苦着，覺的很不能釋然。他來看過我的，他在我眼前很厲害的流淚潑泣，那已盡夠碎裂我的心了。他起初來看我像一個朋友。恐怕我不應當見他。我能做什麼呢？我是單獨着，那麼悲哀，那麼寂寞，那麼孤苦！並且我還是愛他。怎樣的磨難我們婦人有時須得忍受的呀！」

「我在這世界上祇有他了，我的雙親也都死了。他屢次的來；他總和我消度整個薄暮。我不應當讓他那樣頻頻的來，似乎他是結婚了。」

的。但是我沒有足夠的意志力去阻止他的蒞臨。

「我怎樣告訴你那以後發生的什麼呢？他成了我的情人。這個怎樣來的呢？我能解釋它麼？有誰能解釋這樣的事情麼？當時二個人被他們各個人所有的一個情愛的難抵抗的勢力互相牽引，你想能發生旁的結果麼？你相信麼，先生，那我們一直能用盡我們的力量去抵抗，永遠能保持那掙扎，拒絕去降服在那些祈禱裡，苦求裡，眼淚裡，癡狂的說話裡，屈膝的懇訴裡，情慾的放逐裡，那是被我們所崇拜的男子用了追逐我們的，他是我們要滿足他的纖微的願望的，他是我們渴望去充塞了每一個可能的快活的，對於他，若是我們被那世俗的貞節觀念所支配了，那麼我們須得驅逼他到絕望裡去。那需要怎樣大

的力量呀？要犧牲怎樣一個快樂呀？什麼克己？什麼自私？

「總之，先生，我是他的夫人了；我呢，也算快樂。我樂了十二年。我成了——這是我最大的弱點，也是我最大的膽怯——我成了他夫人的朋友。」

「我們一起養大我的兒子；我們使他成人，成了一個完全的人，聰慧，充滿了理心和決斷，有廣大和豪爽的觀念的。這孩子到了十七歲。」

「他，那青年，是很愛我的——我的情人，差不多像我自已愛他一般，因他爲我們二人所同樣的愛護和當心的。他慣于叫他是他的『親愛的朋友』，無限的尊重他，從沒有從他那裡受過什麼，祇有賢明的

意見和正直，恭敬，和誠實的一個好榜樣。他看他像他母親的一個慣熟的，忠懇的，專心的伴侶，彷彿是義父，保護人，防衛者——我怎得形容得出呢？

「恐怕所以他從沒有問過任何問題，是因為從他幼年時已慣見這個人在這屋子裡，在他的近邊，也在我的近邊，常常把我們二個設想在一起的。」

「一天近暮，我們三個人預備在一起聚餐（這些是我主要的喜樂時機），我等候他們二個，問着自己他們那一個會先到。那門開了；那是我的老朋友。我展開了雙臂迎上去；他把他的嘴唇近着我的，親了一個長長的，甜蜜的吻。」

「真真猝然間，一個聲音，一個剛能聽聞的沙沙聲，那指示着到了另一個人的奧祕的感覺使我們驚起了，很快的旋過來。我的兒子琪恩站在那裡，青灰了臉疑視着我們。」

「當時有一個兇狠的混亂時間。我回身伸着我的雙手迎上我的兒子，彷彿在懇求中；但是我再不能看見他了。他已去了。」

「我們互相——我的情人和我——面面相觀地站着，壓苦着，一個字也不能說。我是坐在一隻靠椅上，我覺得有一個願望，一個空泛的，強有力的願望去飛，飛出到那黑夜裡去，永遠地去消滅了。那時，痙攣似的悲痛鼻上在我的喉間，我哭了，抽筋地顫震着，我的心撕成了數份，我所有的神經都扭絞着，偕着一個無可醫救的不幸的痛

苦和那可怖的羞覺，那是在像這樣的時間裡所常落在一個母親的心坎裡的。

「他在一個驚嚇的表情裡看着我，爲了怕那孩子的回來，不敢靠近我，也不敢對我說什麼或是接觸我。最後他說：

『我去追跟他——對他說——對他解釋一切。總之，我一定得會見他，讓他知道——』

「他迅速地去了。

「我等候着——我等候着在一個錯亂的精神裡，低聲的抖顫裡，恐懼地拘攣着，給那爐格裡每一個輕輕的火的爆裂聲，充滿了什麼無可述說的怪異和不能忍受的感情。

「我等候了一個鐘點，二個鐘點，覺着我的心緊張着，偕着一個我以前從沒有經驗過的恐懼，和這樣的一個我不願最凶的罪魁去經歷的苦楚。那裡是我的兒子呢？他做着什麼呢？」

「將近半夜，一個使者從我愛人那裡帶給我一張便條兒。我還記着那紙上的話：

「『你的兒回來了麼？我沒有尋見他。我正留在這裡。這時我不願繼續去尋。』」

「我用鉛筆寫在那條紙頭上：

「『琪恩沒有回。你一定要去尋見他。』」

「我全夜的留在那靠椅裡等候着他。」

「我覺的像是要發痴了。我熱望着四下去狂奔，把自己滾轉在地板上。但是我還不亂動，只是一個鐘點一個鐘點的繼續等候着。將要發生什麼呢？我幻想着，猜料着。但是爲了我的興奮，爲了我靈魂上的劇痛，我不能構成什麼觀念。」

「那時我的預料是假定他們會遇到的。對於那事件他們做什麼呢？我的兒子會怎樣呢？我的頭腦給那駭人的疑慮，給那可怕的料想一片片撕裂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麼，沒有麼，先生？」

「我的侍婢，她什麼也不知道，她什麼也不懂，不時的來，自然地相信着我已失了理智。我用一個字或是手的一動遣她離去。她去請了

一個醫生，他見我在神經激發的痛苦裡。

「我被放在牀上。那時便患了腦膜炎的感冒。經過了一次長長的病患以後，當時我回復了知覺，我看見傍着我的牀，祇有我的——愛人。我叫了：」

「我的兒子呢？我的兒子在那裡？」

「他回答說：

「我確實已用盡心力去尋找他，可是我失敗了！」

「那時，忽然的激憤了甚至忿怒起來，——因為婦人是屬於這種難解釋的和無理由的忿怒的暴發的，——我說：

「我禁止你臨近我或是再來看我，除非你得到他。去！」

「他果真離去了。」

「從此以後，我從沒有看見過他們中間的無論那一個，先生，我便這樣活了過去的二十年。」

「你能理想我對於這一切的隱痛麼？你能懂得這個凶險的刑罰，這個緩緩的，永續的一個母心的開裂，這個可憎的，無底的等候麼？無底的，我說的麼？不：那就得到底了，因為我正死着呢。我臨終着會沒有一看他們中間的無論那一個——無論這個或是那個！」

「他——我愛的那個人——在過去的二十年來每天寫信給我；我呢——我從沒有同意去看他，一秒鐘也不允許；爲了我有一個奇怪的感覺，以爲他回到這裡來了，那會正在那個時候，我的兒子還得出現

的！呀！我的兒！我的兒！他死了麼？他活着麼？他隱匿在那裡呢？恐怕在那裡，在那海洋的對過，在什麼很遠的地方，就是連那真正的地名也對於我是生疏的。他曾想到我麼？呀！若然他祇能知道！孩子們是怎樣的殘忍呵！他了解麼，他所懲罰我的驚人的苦楚，他把我拋棄在怎樣的絕望深處，在怎樣的悲慘苦痛裡，當時我還在壯年的時候，聽着我像這樣受苦，一直到我正在死去的這個時候——我，他的母親，她憑了一個母親的愛的一切的熱烈愛他呢！呀！那不是刻薄，刻薄麼？

「你要把這個一起告訴他，先生——你不會麼？你要把我最後的遺語重復地說給他聽：

『我的孩子，我的親愛的，親愛的孩子，待可憐的婦人們少苛虐一些罷！生命在她們的應付裡已盡夠殘忍和兇悍了。我親愛的兒呵，想到你懊傷的母親從你離掉她的那天以後的那種生存。我親愛的孩子，寬恕她，愛她，現在她是死了，爲了她已忍受了從來所科罰一個婦人的那最可驚的懺悔了。』

『她爲了震顫着的呼吸喘息着，彷彿她已對她的兒子陳述了她最後的話，也像他站在她的牀邊。』

『那時她加着說：』

『你也要對他說，先生，我從沒有再見過——那另外一個。』

『又一次他停止了說話，一回兒，她用碎斷的聲音說：』

「現在離開我，我請求你。我要全然孤單地死去，因為他們都不和我在一起。」

……

栢羅夢先生又加着說：

「我離開那屋子，諸位，我哭得像一個獸子，那麼猛烈，實在的，甚至我的御車者旋過來呆視着我了。」

「且想那每天像這樣的無可勝數的戲劇正扮演在我們的四周呢！」

「我沒有得到這兒子——那兒子——哦，照你們的意思說說他看，

但是我稱他是犯罪的兒子！」

金蟹

從前有一個漁夫，他有一位妻子和三個孩子。每日早晨他總要出去捕魚，把所捉着的魚，都售給一個皇帝。一天，他在魚類之外，又捉着一隻金蟹。他一到家裏，便把各類的魚倒在一隻大碟中。同時他却把這隻金蟹另外放開，因為牠有燦爛的金光。說也希奇，他竟把牠高高地，放在那碗廚的木架上。漁夫的老妻摺起自己的外衣，開始洗她的魚。不防她的一雙大腳露了出來，同時又聽到一個希有的聲音，說道：

「放下，放下你的衣裙。」

免得你的脚露出來。」

她朝四週很吃驚地觀看一下，方才找見這隻妙小的金蟹。

「呀！你也能講話，真的麼，你這隻使人發笑的小蟹？」她問着，因為她不甚歡喜牠來多嘴。於是她把牠拿起來，放在一隻碟子上。

漁夫回家之後，便和他的老妻，同坐在桌旁吃飯。忽的大家又聽到這隻金蟹的細小的語聲。「你們也給我一些吃吃吧。」她倆都吃驚得很，但是竟分給牠一些兒食物。漁夫正走過去，把那蟹用過的碟子拿下來。不料碟子的裏面已充滿了累累的黃金。他每天遇見了同樣幸運，這使漁夫發生了很多的好感。

一天，這隻金蟹忽的異想天開，對那漁夫的老妻說道：「請你到皇

帝那兒，告訴他，我要和他的次女結婚。」

老婦於是去了，把這事情告訴皇上。皇帝聽得之下，不覺呵呵笑起來。他私忖，怎的一隻小蟹會看想我的公主起來。不要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呢？只是他也並不十二分的拒絕這個提議，因為他原是一位謹慎的皇帝。他也有些知道，那隻金蟹或許是一位翩翩王子的化身。所以他對那老婦說道：「老婦，你去告訴那隻金蟹，如果牠能在我的城堡之前，立刻建造一座城垣，高過我現在所有的塔。同時在這座城垣上，還須長滿世上各種的花卉。」

漁人的老妻於是把這個消息，帶給那隻金蟹。於是金蟹立刻給她一條金杖，對她說道：「你把這條金杖帶到那兒，只向地上猛擊三下。」

「明天早晨你會望見那座城垣已矗立在那兒。」

老婦果真依照牠去做了。

次日早晨，皇帝一覺醒來，不覺吃了一驚。只見眼前已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城垣，已照他的話辦到了！

當時老婦便到皇帝那兒，對他說道：「現在皇上的吩咐已照辦了。」

「那自然是很好的，」皇帝答道，「但是我不能就把我的次女給牠，除非在我的宮前再造一座花園。在花園的裏面，必須有三座噴泉，各自噴散着金子，鑽石，和光彩的寶石。」

所以老婦又須在地上，用那條金杖猛擊三下。果然次日早晨有一座花園造在那兒。現在皇帝居然承認下來，擇定第二天，舉行婚禮。

當時金蟹便對那老漁夫說道：「現在你把這條金杖拿去，在某山上叩一下。立刻會有一個黑面的神道顯出來，問你需要什麼，只要這般答他好了。你只說，『你的主人皇上，吩咐我來告訴你，他正需要一件繡金的禮衣，和日光一樣地光彩。』另外再要求他一件尊貴的女衣，上面綴滿着金花和寶石，有如那天然的花田。你把這兩件衣服帶來，還有一方繡金的墊子。」

老漁夫立刻出去，照牠的吩咐辦了。在他帶回這些貴重衣服以後，金蟹便把那件繡金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後牠橫行在那繡金的墊子上，又吩咐漁夫抱他到宮內去。金蟹一到那宮內，便呈上那件尊貴的女衣

給牠的新婦穿著。現在他倆的婚禮已舉行過了，只留下金蟹和公主。金蟹乘機把自己的秘密告訴她，他自認是個大皇帝的太子，只因受了妖魔的法術，日間竟變做了一隻小蟹。但是一到夜裏，他仍會變人的。有時他還能變做一隻老鷹，沒有一次不如願以償的。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牠搖身一變，已成了一位眉目清秀的公子。不過一到天亮，他又不得不重行爬進那隻蟹殼裏去。每天他都是同樣地做着。但是公主對於這隻金蟹的愛情和殷勤，却大大地驚動了皇室的全體。大家都猜想，個中必有一個秘密。但是他們雖然私下探訪，却找不着一些兒蛛絲馬跡來。這樣他們共同過了一年功夫。不久公主便得了一個兒子，名叫班甲名。但她的母親太后却有些懷疑，所以後來便向皇帝提

議，叫他去探詢公主的真意。如果她歡喜物色人的話，也可商量。但是公主却這樣答道：

「我已經嫁給他了，深願從一而終。」

於是皇帝又對她說道：「我可以替你開個比武會。那時我當召集遠近的皇子。如果其中的一個當你的選，你便可以嫁給他。」

當日夜裏，公主便把她父親的一番話，告訴那隻金蟹。金蟹聽後，也不覺什麼希奇，只對她說道：「把這條金杖拿去。先在花園的大門上猛擊一下。立刻會有一個黑面的神道現出來，對你問道：『你爲什麼叫我？你要我幹什麼？』你只要這樣回答他好了。『你的主人皇上差我來的，叫我告訴你，給他一件金質的盔甲，一匹駿馬和一隻銀蘋果

。』然後你把這些東西，一齊帶來給我。』

公主依話而行，果真把他所要的一齊帶來。

次日晚上，皇子穿上了盔甲，預備去赴那比武會。在他動身的當兒，特地吩咐公主道：「須要留意，切不可對人說出，這就是一位『無腸公子』。如果你真的那樣說了，禍患立刻會臨到我的身上。到了那時，恐怕你要後悔莫及了。你祇要和一班公主們，等候在一個窗旁。在我騎過你面前的當兒，我可以拋給你一個銀蘋果，你祇要把牠握在手裏。如果有人問你這是誰，你但說不知好了。」話別之時，他和她接了一吻。又再三的叮囑她，叫她不可出口，然後王子疾馳而去。

公主和她的姊妹們，來到那個窗旁候着。不久，她的丈夫便疾馳而

來，隨手把一個銀蘋果拋給她。她伸手把牠握住，却並不作聲，獨自回到自己的房裏。隨後她的丈夫也回來了。但是她的父親却很吃驚，私忖怎的自己的女兒，對於那些王孫公子，似乎沒有一個當意的呢？所以他又召集第二次比武會。

金鑿又和前次一樣吩咐公主。所不同的地方，只在於這次公主將從他的手上，得到一枚金蘋果。在王子出發的當兒，他却先預言今天自己要被公主揭穿秘密。但是公主起誓，決不會說出他的真相。王子向她再三叮囑之後，便一溜煙的去了。

這日晚上，公主和她的母后和姊妹們却站在那座窗旁。不一會，王子已騎着駿馬，疾馳而來，順手把那枚金蘋果，朝公主拋去。

母親立地大發雷霆，朝公主的臉上，打了一下耳光。同時還斥責道：「難道這樣的一個王子，竟會使你歡喜嗎？你這個獸子！」

公主驚恐之餘，不覺高呼道：「那就是金蟹的化身呢！」

母后餘怒未息，因為公主不早告知。她竟三脚二步跑到公主的閨房裏，看見金蟹的外殼仍放在桌上。立刻不管三七廿一的把牠拿起來，猛向火爐裏一擲。可憐的公主哭得死去活來，但已無濟於事，因為她的丈夫不再回來了。

現在我們暫且把公主方面的情形，擱置不說。却說一日有一個貧苦的老人站在一條溪邊。他正想把一片硬麵包浸入溪水中，送向自己的嘴邊。不防一隻野犬忽的從水裏一躍而上，攥着老人的麵包，拼命逃

跑。老人自然也捨不得這片麵包，那肯放牠過去，只是緊緊的追着。那隻野犬奔到一扇門旁，朝裏一推，便跳進去了，同時老人也跟着進去了。雖然他追不上這隻野犬，但已走到一座臺階上，於是坦然地走了下去，不一會，他已來到一座莊嚴的宮前。一走進宮內，却望見一個大廳。裏面有一張桌子，預備了十二個人的位子。老人於是把自己藏在一幅巨畫的後面，希望可以看見一些奇事。在正午的當兒，他忽的聽得一種巨聲，這使他吃驚不小。等到驚魂略定，他方始敢朝外探望一下。但見有十二隻鷹，正從天外飛了進來。老人一看這般情形，自然更覺驚惶，這些飛鷹挨次的飛到那所噴泉裏去，大家洗了一個浴。不料一洗之後，都立地化爲十二個俊秀的青年。現下他們都坐在那

張桌旁。其中的一個舉起一滿杯的酒來對大眾說道：「敬祝我的父親康健！」又一個舉起杯來，說道：「敬祝我的母親康健！」大家挨次的照樣祝着康健。最後一個青年嘆息道：

「敬祝我最親愛的愛人康健，

願她永久過着安樂的生活！

但那殘忍的母后該受咒咀，

因為她已焚毀了我的金殼！」

只見他一邊在說着，一邊在哭泣着。最後這些青年一個一個從桌旁站起來，來到那座噴泉中。大家一洗之後，又回復原來的形像，朝外振翅飛去了。

於是老人獨自來到外邊，歸家去了。不久他偶然聽說公主患病，祇有講述各種的故事給她聽，方才使她快樂。所以老人也來到宮內，又蒙公主的准許，竟把自已在那地宮內所見所聞的奇事，原原本本地講給她聽。公主一聽得有這樣的一所地宮，便向他來問津，老人也慨然立地答應下來。

現下公主巴不得立時叫他領到那兒。老人依話而行，大家已來到那兒。他先叫公主躲在屏後，叫她切莫作聲，同時自己也躲在那座畫屏的後面。忽的那些鷹又飛了進來，照樣地在浴泉裏化爲十二個俊美的青年。公主立時識出那個王子來，滿心想從屏後一躍而出。但是老人總於不准她走出來。這些青年一個一個的坐下來，互相舉杯祝賀。

最後臨到那個王子，他又舉起杯來說道：

「祝我最親愛的愛人康健，

願她永久過着安樂的生活！

但那殘忍的母后該受咒咀，

因為她已焚毀了我的金殼！」

這時公主已忍無可忍，只見她一躍而前，伸出一雙玉臂來抱住了她的丈夫。他呢，也立地回復了意識，認清了她，對她說道：

「你會還記得，那天我豈不是對你說，你要說出我的秘密嗎？現在你該信從我的話了。幸而現在惡運已過，一切可勿再疑懼。但我還須繼續受迷三月。你願意伴我住在這兒三月功夫嗎？」

不用說，公主極其願意伴他同居在一塊兒。她對老人說：「請你回到宮中去，對我的父母說，我現下暫住在這兒。」

老人立刻到宮內，去報告消息。皇和皇后一聽得這個消息，自然煩悶非凡。但是三月受迷的日期過後，那皇子不再是一隻鷹了。現下居然又是一個翩翩的青年，於是她倆並肩同行，來到皇宮裏。不要說她倆此後的生活，定是充滿和諧和快樂，就是我們的讀者諸君，也要爲她倆深覺慶幸哩。

(完)

一九三一年，二，二十。

舟子與珠商的故事

話說從前波斯巴士拉城中住着一個人，名喚阿白爾法活利士，他是那個城中的舟子的領袖，他一生航行大海洋中，到過一切通商大埠。一天，他同着一班舟子坐在海濱上談笑，忽然看見海中一只小舟向他們駛來，一回那船停了泊，船中走出一個老人來，老人上了岸，跑到法活利士的面前來，開口說道，「朋友，我向你租借你的船去使用六個月，租費多少，一概依你。」舟子說，「租費金幣一千塊。」老人毫不爭論，連忙拿出一千塊金幣來交給那舟子。老人在告別之前對舟子說隔天他再來，並且警告阿白爾法活利士不得違約。

舟子把錢拿到了家裏去，趕緊把船上應用的一切東西預備好了，然後告別妻孥，走到海岸上去。他到了那裏，看見老人已經先在，老人身邊隨着一個奴隸和二十匹裝載着空麻袋的驢子。阿白爾法活利士迎上去同老人寒暄了幾句話之後，就幫同他們把東西裝在船上，然後開船啟程。他們認定了一顆星的方向航行着。他們在大海洋中駛行了三個月之久，方才看見一個島嶼。當下，老人自己來操着舵向那個島嶼駛將過去，不久，他們就登了岸。老人引導他的旅伴和驢子向一座遠山前進，走了好幾個鐘頭，才走到了那裏，一同走上山頂去。他們登上山頂以後，就看見上面是一塊遼闊的平原，地上掘着二百個深洞。這時老人把他自己的來歷對舟子說明着，說他是一個行商，數月前在

那地方尋獲一個寶窟。他接下去說道，「我全誠的信託了你，自然也希望你盡忠於我。我現在要你走下這洞裏去採拾珍珠，以裝滿這幾只麻袋爲度。我答應把所採得的珍珠之半給你。我們得了這些珍珠以後，就一生享用不盡了。」舟子問老人說，「珍珠如何會到地洞裏去？」老人回答說，在那些地洞和海的中間有一條通道，通道上有許多珍珠螺游泳着，游至洞中而滯留其中；他說這是他偶然發現的。他又對舟子說，他看見他爲人誠實，所以敢以發大財的秘密相告，希望他嚴守秘密。

舟子毫不疑心，立刻就跑下那深洞中去，果然看見那裏有許許多多的珍珠螺。老人從上面把一只筐子吊下去，洞內的舟子一筐子又一筐

子的把珍珠螺裝着給上面的老人吊上去。吊到後來，那老商人忽然向洞中的舟子大聲說道，那些珍珠螺都是不中用的，不合珍珠的。阿爾法活利士聽了他這樣說，就離開那個洞而走下別的一個洞中去，看見那裏珍珠螺更是多不勝數。一回，天色蒼茫了，舟子在洞中也工作得筋疲力盡了，他招呼洞外的老人，叫他放下繩子去吊他出洞。老人大聲回答說，他恐怕他（舟子）要謀財害命，所以預備把他留在洞中了。洞中的舟子極力辯着說，他毫無這種意思，可是老人對於舟子的千百聲的哀求只當不聽得，一面把珍珠運回船中，張帆而去。

阿爾法活利士在洞中一留三天，沒有半點兒東西吃。他在洞中極力找尋出路，出路沒有給他找到，倒是發見了許多白骨，他心中恍然

明白那個惡毒狠心的老人用了同樣的方法驅害了許多別的人。他用全力打着洞，最後竟給他打成了一個洞，他就從那洞中爬了出去。到一塊泥地之上，那個地方四周都是漆黑，他一路摸索過去，一回覺得他的身子從頭頸至足都沒入了水中，水濺在他的口中，味道是鹹的，他就知道他的身體是在那條達到海中去的通道中。他在水中游泳着，一回看見了前面一道微光，便覺勇氣頓增，猛力游泳過去，達到了那條通道的口頭。出了通道之口，他就看見了海，當下他跪了下來感謝上帝保全他的性命。一回，他站了起來，一路走過去，走了不遠，就發見了他前幾天出發到那座山來的時候所遺下的外套，可是那老人却已杳如黃鶴，而那艘船也不見了。

法活利士垂頭喪氣的在海濱上坐下來，朝着海中呆望，茫然不知所措。一回，他忽然看見海中駛來了一艘船，船上載滿着人。他看見了那艘船，連忙跳了起來，把他頭上的包頭布拉了下來在空中極力揚着，並且大聲呼喊。他打定主意：如果那船上的人前來救他，他決計不把他所以來到那裏的緣故告知他。所以後來船上的人登了岸問起他因何而來到這個島上，他誑說是乘舟遇險，一船的人都落在大海洋中，他在海中抱住了一塊板，漂到這個島上來。

他們慶賀他運氣好，得脫大難。法活利士問他們來自何處，他們回答說是從亞比西尼亞出發的，現在預備開往印度斯坦去。法活利士聽得他們到印度斯坦去，就躊躇了起來。他們對他說，他們在中途定能

遇到幾艘開往巴士拉去的船隻，他們遇到這種船，就把他轉送過去。他看見他們說得誠懇，便答應與他們同行，當下他就上了他們的船。船在海中駛行了四十天之久，不見一個有人居住的地方。最後，他着了急，問起他們來道，他們可有迷失了航路？他們承認說，他們在那五天之內完全是在瞎跑，不知適從。他們在沒法之中，一齊跪了下去，禱告上帝，請示方向。

禱告做完之後，他們就看見海中升起一個東西來，那個東西狀如回教禮拜堂的尖塔，同時他們又像看見一塊中國鏡子射着光芒。這時他們覺得他們的船突然自動的增加了速度；他們並未搖着船，全時海中也並無風浪。舟子們驚駭無措，一齊跑到阿白爾法活利士那裏來，問

他爲何那船行得這樣快起來。他朝海中極目遠眺，看見海中升起了一座高山出來，他看見了就大叫一聲，說道，『不好了，不好了！我們都沒有性命了！我的父親屢次警告我說，一個人如果在海上迷失了方向，須得把船朝東方駛行着，因爲，如果我們把船開向西方去，我們就要落入「獅口」之中，決無倖免。』我問他，「獅口」是甚麼東西？他對我說，造物主在大海洋的中流的一座高山的脚下開了一個大洞，那洞就是所謂「獅口」，牠能在一百哩之外襲擊船隻，把船吸過去，那些被吸過去的船是沒有一艘不遭觸沉的。我相信這裏就是我父親對我所說的那個地方了。我們入了「獅口」了！」

舟子們聞言大駭，同時他們的船好像被一陣旋風捲到了那座山那裏

去，舟子們從船中看將出去，只見海中漂浮着破毀的古舟，數在一萬艘以上。這時，他們的船已經入了旋渦，無從掙脫。船上的舟子們和乘客們圍集到那老於航海的阿白爾法活利士那裏來，請求他指示辦法。他大聲對衆人說道，「你們去把船上所有的繩索都拿了攏來縛在船上，然後我跳入海中，游泳到那山脚下的岸上去，到了岸上以後，你們就把那縛在船上的繩索的又一端拋給我，我把那繩索的那一端縛住在一棵大樹上面。這樣就可以救船上的人的性命。」他們依着吩咐去拿了繩索來縛在船身上，接着，他奮勇躍入海中，好在順水前進，一回就安然登了彼岸，把那縛在船身上的繩索的又一端緊緊縛住在一棵大樹上面；這樣便把一船的人的性命救了。息了一回，法活利士就爬到

山頂上去找食，原來他和他同船的人已經斷食了好幾天。他登上了山頂，看見前面一片平原，風景可人，平原中央聳起着一座青石築成的牌坊。當下他就跑到那座牌坊前面去，打從那牌坊的拱廊走將進去，看見一個高大的鋼柱，上面掛着一只黃銅鑄成的大鼓，鼓面是一張獅皮。牌坊上又有一塊銅牌，上面刻着這樣一段文字：「啊，你們這些來到這裏的人啊，我告訴你們，當年亞歷山大週遊全球行近這「獅口」的時候，他的臣屬奏告他說，他們入了危險之境，當下他就召集了四千個智士攏來，命令他們想出一個脫難的方法。那些智士想了好久，想不出方法來，最後大哲學家拍拉圖想了一個方法出來，叫他們鑄造這隻銅鼓。這只銅鼓的妙處是，遭難的人敲了這隻銅鼓，就能脫險

。』

法活利士讀了這段文字以後，連忙就跑下山來，回到岸邊上去，把這一切對衆人說着。衆人聽說有這樣一個脫難方法，自然不勝喜歡，不過，不久他們就感到了一個困難的問題，就是：誰留在島上敲鼓？最後，法活利士說他願意留在島上敲鼓，只要他們答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須到巴士拉去走一轉，把船上的財物之半給他的妻孥，作爲贍養之費。他叫他們發了一個誓，然後他重新回到那牌坊所在的地方去。他拿了一根槌子把那銅鼓重擊三下，那鼓上頓時發出洪大的聲音來，而那艘船就如箭離弦似的脫離旋渦而去。船中的人向岸上的阿白爾法活利士道了一聲『珍重』，就開船向巴士拉而去，到了巴士拉以

後，就准約尋到法活利士的家裏去，把船上財物之半給了法活利士的家屬。

阿白爾法活利士的妻子和其他親屬聽到他的噩耗，都悲慟不置，開會追悼那荒島上的孤魂。可是那邊的法活利士自從那艘船開去以後，就倒在牌坊之下暢睡了一交，醒後，做了一番禱告，感謝上帝保全他的微命，然後又爬上山頂去。當他在山頂上的平原裏面行走的時候，他忽然看見前面不住的噴着黑烟；平原上又有許多條數的河，他一共涉過了九條河。他跑了許多時候，肚子餓極了，身子倦極了，覺得是不能再支持了，正在這時，他忽然看見了一塊草原，上面有一羣羊在吃草。他看見草原與羊羣，知道他已經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大喜

不置。當下他就跑到那羊羣前面去，到了那裏，看見一個身材高大，身披破舊紅絨外套，頭戴白盔的青年人伴着那羣羊。舟子跑上去招呼那個青年牧人，那個青年牧人也歡然相迎。那個牧人問法活利士是從何處來的；當下法活利士就把他遭難的經過源源本本都對他說了。牧人聽完以後，說道：「你能從那地獄裏面脫逃出來，真是幸氣極了。現在你無庸懼怕了，我帶你到鎮上去。」說了，他拿出麵包牛乳來，羅列地上，叫法活利士隨意吃着。那個青年牧人等法活利士把東西吃完了以後，便對他說道，「你不能永久留在這裏，我願意把你帶到我的家裏去，你不妨在舍間居住幾天。」

當下兩人就並肩下山，山脚下有一個山洞，洞口前面放着一塊巨石

，這塊巨石看去是一百個人合起來都抬不起的，可是那牧人把一隻手伸進石上的一個小洞裏面，輕輕的就在那巨石舉了起來移在旁邊，讓阿白爾法活利士走進洞中，然後他把那巨石放回原處。

法活利士走進山洞，看見裏面一座花園，園裏種着許多樹，樹上果實纍纍。園的中央有一只涼亭。法活利士想道，那涼亭一定是牧人的住所。他走進涼亭，站在涼亭的頂上朝下觀望，看見着許多的屋子，可不是一個人。他跑了下來。走到最近的一所屋子前面去，推門而入，他在那屋子裏面看見十個赤身裸體的肥人，他們肥得連眼睛都合了起來。他們把頭僵倒在膝上，在那裏痛哭。他們聽見了他的腳聲，抬起頭來喊道：「你是誰？」他對他們說那個牧人帶他來預備款待他。

的。他們聽了這話，同時大叫一聲，說道：「這裏又是一個不幸的人，像我們一樣的落入了這個妖怪的掌握。他是一個最凶惡不過的東西，他化裝着一個牧人走到四處去攬人來供其大嚼。我們都是遇風災而漂流到這裏來的。那個惡鬼攬了我們，把我們喂了肥胖，供其飽啖。」

舟子聽了這些話，叫了一聲苦，說道：「這次他是一定沒有性命的了。」

這是他看見那牧人走了進來。那牧人拿着一滿袋的杏仁棗子和榲子，走到舟子面前來，抓了一把硬殼果給他，叫他同別的許多人同食。

阿白爾法活利士不敢說話，只得坐下來與那些跟他共患難的人一同把東西吃了。那個牧人等他們吃完了東西以後，就把其中的一人用手抓了去，當着他們把那活人斬着，烹着，然後把他大嚼起來。吃飽以後

他又拿出一罐酒來痛飲着，未幾酩酊大醉，頹然入睡。

舟子看那妖怪已入睡鄉，便對衆人說道，「我既然是不免於一死的，那末讓我來先把他殺死了洩洩憤氣；你們如肯幫我的忙，我就動手。」他們回答說，他們是胖得不能行動一步。一回，他看見了那妖怪燻人的一對長叉，他就把它們放在火中煨了通紅，然後拿着那一對煨紅的叉猛力戮入那妖怪的一雙眼睛裏去。那妖怪在夢中覺得痛，大喊一聲，跳了起來，跑過來抓那舟子，那舟子拔腳飛遁。妖怪衝到那塊巨石那裏去，把那巨石移開，把那些羊羣放出去，他的意思是：園子空了些，他就容易把那舟子捉住。阿白爾法活利士識透那妖怪的意思，連忙抓了一隻羊來，殺了牠，把牠的皮剝下來蒙在他自己的身上，

混在羊羣之中，預備混出去。可是那妖怪立刻就看出那是舟子的化裝，馬上咆哮着追將過來。阿白爾法拉利士擲去了羊皮，用出全部的速度狂奔着，一回就奔到了海濱，一躍入海，游泳到了彼岸；那邊的妖怪却不能游泳，祇得悻悻而返。

法活利士登了彼岸以後，就遇見一個老人。老人看見了他，就跑上來笑顏相迎，問知他的短長，邀他到他的家中去。可是不久法活利士就發覺那老人又是一個妖怪。他用出狡計來哄騙着那妖怪的妻子，說他能製造許多有用的家具，因此她就勸阻她的丈夫勿傷害他。他在那妖怪的屋中住了許多日子，後來那妖怪把他送交一個牧人去看管，那牧人命令他幫助他牧羊。他天天設法逃走，可是山中只有一條通道。

而那條通道是有人把守着的。

一天，他在林中徜徉，發現一棵空心樹中貯藏着許多蜜糖。當下他就回去把那個發見告知牧人之妻。第二天，那婦人就差她的丈夫同着阿白爾法活利士到那裏去採蜜。舟子在途中把那牧人抓了縛在一棵樹上。然後他拿了牧人的指環，跑到那婦人那裏去，對她說道，她丈夫答應了放他回去，特地叫他拿這個指環來作爲憑證。但是那婦人很是利害，問法活利士道，「爲何我的丈夫不親自跑來告訴我這事？」說着，他抓住了他的衣服，逼他同他一同前去看個究竟。舟子從那婦人的掌握中掙脫了出來，又奔到海濱那裏，跳了海中，他却在海中游泳了許多時候，游不到彼岸，最後他看見了一艘載滿了人的船隻，同時船

上的人也看見他在海中掙扎，打槳過來把他救了上船。他把他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們，他們聽了，都驚奇不置。

幸氣得很，那艘船是開往巴士拉去的。途中一帆風順，一個月後，那船就開到了巴士拉。阿白爾法活利士回到家裏去，他那些家人和親友的歡喜，自然不消說得。

舟子歷經險難，烏黑的頭髮都變了斑白。他在家中一連休養了幾天，可是他慣久居在家，有一天他又跑到海灘上散步去了；正在瀏覽海景的時候，他看見那個以前向他租船的老人又忽忽的跑來了。老人已經不認識了他，向他租他的船去使用六個月。阿白爾法活利士索了一千塊金幣，老人絲毫不爭論，如數給了他，約定第二天開船啟程。

老人去後，舟子就把錢拿到他的妻子那裏去，對她說着那事，她叫他別再投入老人所設的陷阱中去。他回答說，他非但要替他自己報仇，而且要替那千百個被那狠毒的老人所害的回教中人報仇。

第二天那舟子就同那老人和一個黑奴上船，開向老人所指示的地方而去。他們在海上航行了三個月，最後又到了那珍珠島。當下他們把船繫住了在岸上，拿了麻袋走上山頂去。到了山頂以後，老人就像前次一樣的，請求阿白爾法活利士跑下地洞裏去採珍珠。舟子回答說，他不熟悉這個地方，最好請老人先下去，藉以證明其中沒有危險。老人回答說是斷無危險，又說他生平從未傷害一隻螞蟻，又說如果他知道走下地洞是有危險的，他就決不會叫阿白爾法活利士下去冒險。可

是那舟子固執不從，說除非他知道了下去以後如何出來的方法，他就不肯担任這項工作。

老人無可奈何，祇得答應自己下去。老人在一只繫着粗繩的大筐內坐了，叫法活利士將他吊下第一個地洞中去。老人在洞中採拾了許多珍珠螺，把他們裝在那只筐子內，送到上面去，一面高聲說道「你看，這洞中是沒有危險的。現在請你把我吊出去罷，因為我年紀老了，做了這一番工，已經筋疲力盡了。」舟子回答道，「你既然已經到了那裏，你還是留在那裏把你的工作做完了罷。明天我走到別一個洞裏去採珠。」老人在洞中終日工作着，最後他大聲喊道，「啊，我的好友啊，我真個筋疲力盡了，請你把我吊出去罷。」當下，舟子朝着他

厲聲喊道，「你知道自己的苦難，爲何不知別人的苦難？你這私生狗，你可是瞎了眼睛？你不認識我嗎？我是許久以前被你棄在洞中的舟子阿白爾法活利士。我蒙阿拉（即回教徒所奉之上帝）的保佑，救了我出來。現在我反要請你留在洞中了。」老人大聲哀求饒恕，却是絲毫不生效力。阿白爾法活利士拿了一塊巨石蓋沒了洞口。至於那個黑奴呢，法活利士也用恫言把他威嚇服帖了，兩人一同把珍珠螺拿到了船上，就此張帆啟程。三個月之後他們到了巴士拉。法活利士把他的經歷述給衆人聽。衆人聽了都驚奇不置。從那時起，他就放棄了航海生活，在家中過着安閒的日子，以終餘年。

魔琴

從前熱那亞地方有一個獸頭獸腦的窳人。一次，他到一個法蘭西紳士處爲傭，言定爲期三年。後來三年的期限滿了；照當初的口頭契約，那做主人的本該付那傭人九塊金洋，可是他是一個極其貪婪吝嗇的人，他知道他的傭人是一個獸子，容易欺騙，所以他祇給了三塊金洋。他的盤算倒是打得不錯。那個獸子絲毫不曾發覺被騙，他拿了三塊金洋，好像發了一筆大財，雀躍上道。

他沿着河邊，一路行走，口中唱着山歌。他正在這樣興高彩烈的當兒，突然聽得他身後有一個聲音向他說：

『什麼事情使你快活到這個地步的？』

他背轉身去，看見一個相貌古怪的侏儒喘着氣向他奔來。那侏儒的面目之猙獰是安德累雅（獸子之名）出娘胎以來所未會看見過的；一回那侏儒追及了他，他連忙用手指做着十字架的形狀。那侏儒雖然面目猙獰，却是彬彬有禮，這倒使安德累雅覺得慚愧起來，因為他方纔疑心他是個歹人。侏儒喘氣喘停以後，又像剛才那樣的問起來道，『什麼事情使你快活到這個地步的？』

『一個人有了一滿袋的錢，還不要快活嗎？』安德累雅嘻笑着回答。『我有三塊圓圓整整的金洋。一個人有了錢，就可以稱心如意，要什麼，就什麼。』

『說得很不錯，』侏儒長嘆一聲而回答道；『假使我有了一滿袋的錢，我就一生享用不盡了。我拿幾件東西來換你的錢，可好？你要什麼東西，我可以給你什麼東西，只要不超過三件。』

『這倒耐人思量的，』安德累雅回答道；他思量了一回以後，就對侏儒說他可以答應他的要求，只要他（指侏儒）肯答應他：（一）一張百發百中的弓（連箭）；（二）一只提琴，那提琴須是彈了以後能使人跳舞；和（三）他無論向人家何種要求，人家都須答應他。

『你這三項要求，我都可以答應你，』侏儒回答說，霎時間，那弓箭和提琴都赫然現於目前。

『至於你的第二個要求呢，那末將來你第一次向人要求什麼東西的

時候就可以分曉，」侏儒說了，從安德累雅手中接過那一袋的錢來，頓時化作一縷青煙而逝去了。

安德累雅跳縱前行，快樂得好像做了兩面王。「世上的人誰還比我更幸福？」他自言自語的說道「不錯，我是沒有錢了，可是我現在所有的東西並不比金錢不如啊。」

他走了不遠，就遇着一個猶太人，那猶太人抬起着頭朝一棵樹的樹頂上望着，原來樹上有一隻歌鳥在鳴囀着，聲音嚶嚶，使人聽了爲之神往。

「這鳥怎樣生成這樣的一只佳喉！」猶太人向安德累雅說；「只要我能夠把這鳥得到手，什麼東西我都願意給！」

『哦，那個容易得很。』安德里雅說；他把他的箭對準了那隻歌鳥，箭還沒有發出去而那隻歌鳥已經落在地上了。猶太人連忙捨了安德里雅而奔過去捉鳥。安德里雅雖然跌頭跌腦，却也不情願讓那猶太人不給報酬而得到那隻歌鳥，所以他就在那猶太人奔走於荊棘亂石間找尋那隻歌鳥的當兒拿起提琴彈奏起來，猶太人聞聲而舞。他一直彈過去，那猶太人也一直跳過去；他愈彈愈快，那盤剎重利的老頭兒也就愈跳愈快，跳得好像四肢飛散了。他（指猶太人）的脚底下的荊棘和野草都給他踏平了，那些亂石也給他踏了粉碎，而他還是喘着氣狂舞着，最後他叫起饒來。

『看老天爺的面子，』他喘着氣說，『饒了我罷，請你停止彈奏那該

死的琴罷！那琴是惡魔造的。如果你再彈下去的話，我就要在幾分鐘之內筋疲力盡而死了。」

『如果我停止彈琴，那末你給我些什麼東西？』安德累雅問道。

『我給你一百塊金洋。那是我所有的財產，』猶太人說。

安德累雅拿了錢，一路唱着歌走去了。猶太人筋疲力盡，倒在地上躺着。

猶太人等力氣稍爲恢復了一些以後，就跑到最近的城中去指控安德累雅，說他（指安）搶他的錢；他把安德累雅的狀貌詳細的對官說了，所以不上幾個鐘頭安德累雅就受逮而被解到法庭上來。

猶太人在法庭上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串的誑話，把安德累雅聽得口

呆目瞪，無辭可答。法官定了安德累雅路劫之罪，判處死刑。法官問他有什麼話說，他對法官說：

「如果堂上准許我彈一次琴——最後一次，那末我就感恩不盡了。」

「不，不要答應他！」猶太人叫將起來說道。「我們是要死在那提琴上的！」

可是我們須要記得，照安德累雅當時向那侏儒所爲的第三項要求，他是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法官覺得不便拒絕他這樣微小的一個請求，和婉地對他說，他（法官）很願意聽他，祇要他不要彈憂傷的調子就得。

「哦！」安德累雅喊起來說，「你毋庸顧慮。我是世上最樂天的人。」他看上去確實是如此。原來他雖然死罪在身，絞機在望，他却拿起提琴來彈着最柔靡的歌調。那些在場的人聽了他這音樂，都情不自禁，一個又一個的起來跳舞，最後法堂變成了舞場，僅僅沒有女子在場罷了。法官和猶太人對舞着，各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舞法都表演出來，互相爭勝。

最後，那一羣人都跳倦了，覺得那戲耍已經玩得足夠了。

「夠了！」法官叫道。「你這戲耍，我們已經玩得足夠了。」

可是安德累雅不去理睬他，反而愈彈愈快，而那些人也就愈跳愈快起來，後來只見滿場亂飛，簡直不成其為跳舞了，他們這樣「飛舞」了

兩個鐘頭，真個是筋疲力盡，困乏欲死，全體哀求安德累雅停止彈琴。安德累雅像一座冰山一樣的冷冷地回答道：

『如果那猶太人把我們倆那一番交涉的實情和那錢的來歷說了出來，我就停止彈琴。』

『立刻停止罷，好人兒！』法官極叫道。『我赦免了你的罪而逼令猶太人從實招供。如果你再把那魔琴彈下去，我是要跳舞跳死的。』

當下安德累雅就把提琴放了下來。有幾個人倒在地上，脫力暈去。法官命令猶太人供出那錢的來歷來，猶太人承認是偷來的；可是當法官詰問他，何以那錢入了安德累雅的手，他都照着舊樣的答覆着。

這時那提琴忽然發起聲音來說道：『他在說謊，別相信他！我的主

人替那猶太人從樹頂上取了一隻歌鳥下來，他却連「謝謝你」都不說一聲就去捉鳥。我的主人彈起我（琴自稱）來使那猶太人跳舞，他跳得死去活來，哀求饒命而把一百塊金洋給我的主人。這是實情。」

接着，那提琴做起種種的鬼臉來，千變萬化，猙獰不堪，那些人看了戰慄不止，只道是惡魔降臨。

「他說的是實情——他說的是實情，」猶太人哭喪着臉說道；在場的人齊聲喊道，「把那猶太人絞死——把那猶太人絞死！」當下他們就把那猶太人送上絞首機去。安德累雅却恢復了自由，施施然的跑去了。

後來安德累雅仗了他的弓矢和提琴，變成鉅富。

豎琴

那一對青年男女正在度着他們的蜜月，愛情是他們唯一的束縛，他們不問將來如何。

他倆從小就認識，可是賽爾納（男名）爲職務所羈，不能及早償其心願。

最後他請假請准了。在下一個星期日上，他倆就結了婚。酬酢慶賀等的麻煩事情完了以後，他倆就清清靜靜享受新婚的幸福了。

他倆過了許多快樂的日子，賽爾納吹着他的短笛，約瑟芬彈着她的豎琴，極盡唱隨之樂。一切都預示着一個幸福的將來。

一晚他倆合奏音樂之後，約瑟芬忽然說起頭痛來。這天書間她已經覺得頭痛，可是她不願害他憂慮，所以不對他說明。晚上受了音樂的激刺，於是頭就痛不可支。她不能再隱瞞她的丈夫了，她對他說了出來，他急急去請了醫生來。醫生說她患了些小毛病，明天早晨就會好些。

她那一夜過得極不寧靜，譫語頻作，次日醫生到來診視，說她患着一種重的神經衰弱病。她的病勢一天沉重似一天。賽爾納焦急萬分。到了第九天，約瑟芬自知不能再活多久了，而醫生也叮囑賽爾納爲她辦理後事了。她安安靜靜的等待死神的來臨。

「親愛的愛多亞，」她抱着她的丈夫說道，「儼今離此美麗的世界而

去，儂心碎矣。可是，儂雖不能再偎依在你的懷中，約瑟芬的愛心却永遠在你頭頂上盤旋着，保護你無災無難，直至我們在另一世界中重會。」

說了這些話以後，她就倒了下去，溘然長逝。那是晚上九時。

賽爾納悲痛萬狀，至於臥病，數星期後，始漸告恢復，可是他喪失了青年的英氣而陷入一種消沉的狀態中，日惟追念往事，唏噓嗟歎而已。

自從約瑟芬死後，她房內的東西無人去移動着，她的織繡物依舊攤在桌上，她的豎琴站在角隅。

他每晚走進這留着他們的愛情的殘痕的房裏面，拿着笛，立在窗邊

出神。

一個美麗的月夜上，他聽見鄰近的城堡裏的更夫報告九點鐘。同時約瑟芬的豎琴上的絃子響了起來，好像有人撥動它似的。他大吃一驚，停止玩笛，而那豎琴也寂然無聲了。一回，他把約瑟芬生前所愛好的那只歌在笛上吹着，他發現那豎琴在伴奏着！他驚喜交集，伸出手去抱他的愛人的影子，接着他沉到了地下去。同時，一陣暖風和一道清光掠他的頭部而過。在這種驚喜交集的狀態之下，他喊道：『你是我的約瑟芬的影子啊，你臨死之前答應我說死後你的愛情將在我的頭頂上盤旋着，你果然守你的信。我覺到你的氣息，覺到你在我的嘴唇上接吻，你來到這裏使我快樂極了。』

他重行拿起笛來玩着，那豎琴又響了起來，琴聲漸漸地漸漸地低下去，直至消失。

一夜的經過摧毀了賽爾納全部的神經。他睡得極不舒服，惡夢大作，夢中隱約聽得那豎琴在叫他過去。次晨醒來，他覺得他的肉體被他的靈魂征服着。

他專等夜晚來到，使他可以到約瑟芬的房中去玩笛而悠遊於他那種幻境之中。九點鐘的末一記鐘聲還沒有敲，那豎琴已經作起響聲來，漸漸高漲，變成妙樂。他放下短笛，那琴聲也隨之而沉。當那慘淡的微光掠過他的頭部時，他喃喃的說道：「約瑟芬！約瑟芬！把我抱在你的懷中。」琴聲漸漸的低下去，以至於消失。賽爾納比第一次更受

感動，含着淚回到他自己的房裏去。

他的忠僕看見他兩天來萎靡不堪，大爲驚駭，違着他的命令去把醫生請來，那醫生是賽爾納的老友。醫生發現他的病徵與約瑟芬當時的病徵相同，而且更壞。他發着熱度極高的寒熱，到了夜間熱度更增，謔語大作。

到了早晨，他漸漸平靜了下來。那掙扎的時期過去了，他很清楚地覺得他就要享受永久的安息（按指歸天）了，雖則那醫生予以否認。那病人把前幾夜的奇事對他那朋友說着，那醫生是一個素來不信鬼神的人，極力對他說那與他的病沒有關係，可是他始終堅信着自己的意思。

到向晚的時分，他的身體愈見萎沉了下去，顫聲叫人扶他到約瑟芬的房中去。

他進了那房中以後，從容地朝四周瞧着，一事一物都引起他的快樂而又酸辛的回憶。他默默無語，潸然下淚，心中明白九點鐘是他歸天的時辰。將近九時，他把一切人辭退，祇留醫生一人在旁。九點鐘的末一記鐘聲打了以後，賽爾納突然興奮起來，他那慘白的臉上頓時眉飛目舞起來。『約瑟芬，請你在我離開這裏之前來迎接我，使我知道你在我的身邊，更請你用你的愛來征服我的恐懼。』同時，那豎琴上的絃子響了起來，奏成妙樂，一縷清光照在那垂死的人的臉上。『我來了！我來了！』他喊着，隨即沉倒下去掙扎着。琴聲漸漸的低了下去。

去。賽爾納爲着最後的掙扎；當他斷氣時，那琴絃也隨之而斷，好像暗中有人把它折斷似的。

那醫生又驚駭又感動，悄悄的離開了那屋子。他的朋友的死狀給他劇烈的震動，使他神志恍惚了好幾天，後來他才把那件事對他的幾個知友講着，並把那具豎琴給他們看；他保留着那具豎琴，作爲紀念。

村醫

一次在秋天裏，從那遠地回來的路上，我竟感染了一些兒風寒，害起病來了。幸而那熱病發作在我寄居的一個村中客旅的時候，我就打發人去請醫生來。在半個點鐘後，那村醫來了。他是一位瘦消中等身材的人，生着一頭黑漆漆的頭髮。他遞給我一些平常用的表藥，叫我再貼些芥末膏。於是他接過五個盧布的鈔票，很快的縮進他的衣袖裏，同時乾咳了幾聲，朝外邊望望，似乎要起身就走的模樣。後來他又和我接談了幾句，不料他竟留住不走了。我那時正在週身發熱，夜裏大約是不能入睡的了，所以我滿心想和那村醫談心，解除胸口的氣

悶。吃過了茶，我的醫生開始暢談起來。他是一個善感的人，能把自己的意思完全發表出來，有時還雜些談諧咧。在這世上，人們可以遇到不少的奇事。有時人們可以和他們的至友很密切的來往，但是從來不肯和他們作傾心的談話。有時你會遇着一種人，雖然對你不甚熟悉，反而會彼此推心置腹的暢談着，似乎你正在他的面前認罪一般。我自己一些兒也不會知道，怎樣得到那村醫的信任。我從未引他開口，他竟肯告訴我一段很奇特的軼事。我就在這兒，完全仿他的口氣，細細地敘述一下吧。

「你終該不認識，」他開始帶些低下顫動的聲音問着，（那是多用烈性的伯烈沙夫鼻烟的結果。）「你終該不認識這村中的法官梅格

夫，派法兒路基曲嗎？……你認識他嗎？……那是不關重要的。」同時他吐了一口痰，擦一擦他的眼兒。」我現在和你老實說吧。那件事情發生在賴達地方，正值溶冰的時候。那時我正坐在他的家裏——我們的法官的家裏——說說。那位法官自然是一個好人。忽然（這是他慣用的口臉。）有人對我說道，在外邊有一個傭人要見我。我就問問他們，那人要些什麼。他們都告訴我，說他帶來一張字條，必定是從病人的地方送來的。於是順手接過那張字條來一看，我知道這正是從病人家裏送來的。很好！你該知道這是我們做醫生的麵包問題。實情就是這樣兒：

一位太太——一個寡婦——她寫信給我。信裏這樣說「我的女兒

將要死了！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光降到舍下來。我已替你備好馬車。」那是很好！但是她的家裏離開這兒，有二十哩左右。此外又是半夜三更，走在這種惡劣的路上。況且她又來得貧苦，至多出得起二個銀盧布，就是這一些兒，也保不定，拿不出來。或者她只能送我一東夏布和一袋燕麥罷了。不過本分，你該知道，比什麼都來得重要。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說不定她已死咧！我立刻把手裏的紙條，遞給克里冰，回到家中。那克里冰乃是一位省政府裏的一位委員。我抬頭一望，只見一輛破舊的雙輪車，停在門前，有兩隻鄉下的肥馬挽着。只因牠們吃得太肥了，害得身上的毛，都長得蓬鬆非凡，和鹿毯一樣呢。那馬夫正候在車上，脫下他的小帽，表示敬意。那時我對自己說

道：「這些病人一定是不富足的，你會笑我嗎？」我老實和你說吧。一個像我那樣經濟的人，對於各事都很精明。如果那馬夫傲然坐着，慢不理我，甚至朝你冷笑一會兒，耀武揚威的揮着鞭子，那你保可弄到五六個盧布了。但是這一次情形大不相同，我却一些兒法子沒有，因為那本分是比什麼都重要呢！我忙碌地備好必需的藥品，立刻動身去了。經過了千辛萬苦，方才到達那個地方。說來怕你不信，那道路是再泥濘不堪的了。什麼溪水呀，冰雪呀，水道呀，最壞事的，就是那個堤岸不先不後的決了口，你想可惡不可惡呢？

「最後我終算到了她家。是一間茅屋，有一道燈光，從那窗口裏射出。那時她們正在候我的信號。當即有一位老太太，很恭敬的出

來迎接我。她的頭上戴着一頂小帽。她對我說：「救救她吧！她將要死呢！」我答道：「請你勿要失望，病人在那兒呢？」「到這兒來吧！」我一眼望去，只見一間狹小的臥室，尙算清潔。在屋角裏，放着一盞小燈。在牀上正臥着一個二十歲的少女，已一些兒不清楚了。她正是週身發熱，不時的呻吟着——這定是熱病。還有兩個女孩站在一旁，滿臉顯出恐怖，眼淚汪汪。「昨日，」她們告訴我說，「她是完全安好，胃口也開。到今天早晨，她說有些頭痛，但是現在，你看，忽然弄到這地步了。」我再和她們說：「請大家不必着急。」你該知道，這是醫生的本分。我呢，就走到牀邊，診視了一會兒，又把她放些血（老法的醫生！），叫她們給她貼上一個芥末藥膏，又開了一帖藥。

「在這當兒，我却不息地望她。你該知道，天會明白，我有意望她。我生平不曾見過這樣的一張臉兒——總之，她是一位美女！我只覺替她可惜。這般令人可愛的臉兒，又加上一雙水汪汪的眼兒……但是謝謝上天！她竟好一點了。她的身上已出些汗，神志也清醒一些。她張眼朝四下裏一望。笑嬉嬉的把手在自己的臉上一掩……她的妹妹們都走近到她那兒，慰問說，「你好些嗎？」「還好！」她說後，把頭轉到牀裏去了。我又朝她望望，見她已入睡了。我對她們說道：「讓這病人獨自睡着吧。」於是大家就輕輕的出去了。只有一個使女留在那兒，擔任看護。在那客室裏有一隻茶缸和一瓶糖酒，放在檯上。我們做醫生的不能沒有這糖酒。她們請我用茶，又求我過夜

……我終於應承了。其實在那樣黑漆漆的深夜裏，叫我在那兒去呢？那老婦却不斷的嘆氣。我問她道：「何苦呢？她自會好的，不必替她擔憂。現在已到兩點鐘了，你還是去休息吧。」「如果有什麼意外發生，不妨差人來叫醒我呢！」「不錯，不錯！」那老婦先去睡了，同時她的兩個女兒也隨到自己房裏去睡。她們已預先替我在客室裏，鋪好一張牀。現在我也去睡了。但是我却一些兒睡不熟，雖然身子已十分疲乏。我的腦海裏仍然留着那病女的影像。最好我只得起身，不要再睡了。我私忖道：「還是去探望那病女到底怎樣了。」她的閨房正隣近我的客室。現在我就把那房門輕輕的推開……我的心跳得何等之急促呀！我朝裡一望，見那使女已呼呼的入睡了，一張闊嘴開得斗大

！但是那病女却朝外躺着展開兩臂，可憐的女子呀！我慢慢的走她的牀邊……不料她忽然張開兩眼，呆呆的向我望着！「你是誰？你是誰？」我覺得心慌意亂了。「勿要吃驚，小姐呀！」我安慰道，「我是醫生，特地過來看看你的病狀。」「你果真是醫生嗎？」「醫生，真是！你的母親特地差人到鎮上，請我過來診治。我已替你放血，小姐呀！現在請你安心入睡。大約一二日後，蒙天默佑，你可以自由行動了。」「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醫生呀！請你救救我的命……我再三的求你。」「你爲什麼這樣說呢？願天默佑你！她又發熱了，我對自己想想。我按按她的脈跳，果然不出所料。她呆呆的望着我，握着我的手。」我會告訴你，我爲什麼不要就死；我會告訴你……況

且又沒有旁人竊聽；但是切勿……告訴別人。」於是我俯下身子，她把口湊近在我的耳朵上。她的頭髮無意中觸着我的面頰——我自認心已經動了——她開始向我低語……但我一些都聽不出來……呀！難道她已發狂麼……她仍然不斷的和我低語，又說得很慌忙，幾乎變成外國語了。最後說完了，她週身抖着，又倒在枕上了。她又再三的叮囑我，切勿向別人提及她的秘密。我略略的安慰她，給她服些藥水又喚醒了那使女，隨後走出房門。

在這當兒，那醫生又拿些鼻烟，用力吸入鼻孔裏去。不到一刻功夫，他似乎有些癡醉了

「但是」他續說道：「次日早晨，竟出我的意外，那病女並不見好

。我再三的思想着，忽然定意留住在那兒，不去管什麼別的病了……你該知道，我本不該忽視別人。如果一個醫生真個照樣做去，你的生意就要清淡不少咧。現在我做這件事，自然也有三種緣由。一那病人正在危殆中。二，她具有一種吸引的魔力。三，我歡喜她的家人。雖然家境清貧，她們都是上等的受過教育的人……她們的父親原是一位有學問的人——一位著作家。自然在他死時，家道已經衰落。但他早已設法給她們受過高等教育。他又遺下許多書籍。或者爲了我小心診視那病女，或者爲了別的理由，我敢對你說明，她們全家的人都善待我像她們的家人。那時道路已變得更加泥濘，四方的交通也完全斷絕，甚至連鎮上的藥品都很難去採辦來……不過那病女仍舊沒有絲毫的

起色……一日一日的拖延下去……但是……這兒……（那醫生停了一會兒。）我不知怎樣說法……（他又吸取鼻烟，咳嗽，喝下一口茶。）我可以直接的告訴你。我的病人……叫我怎樣說呢？……呀！她竟和我發生戀愛了。她原是一位受過教育的女子，伶俐可愛。我呢，早已把拉丁文遺忘了，說到容貌呢，我也沒有可以自誇的地方。不過造物並不曾使我生成做一個呆子。我不會把黑白混亂，仍能辨別是非。譬如那個女子愛蘭克散德究竟不會愛上我，只有一種友誼的態度——對我的敬意和一些別的感情。雖然難免有幾分感情的色彩，這到底是她的態度。請你自己斷定就是了。那醫生把上面的一段談話說得斷斷續續，煞是怕羞。「你或者仍然有些不明白這件趣事，不妨容我慢慢的

講下去吧！」

他又喝了一杯茶，開始沉着一些說道：

「呀！那時……我的病人日漸衰弱了。先生！因你不是個醫生，所以不知道病情的好壞，如果病人的病劇烈了，那醫生的心中必定有說不出的不快，對於自己也失掉了自信的能力，覺得膽小起來。那時他必想他的病人也失掉信任的心，同時旁人也會看出他的慌忙，懶洋洋的告訴他一切的病象，互相接頭咬耳的談着。呀！可怕得很！你還想終有一個補救的方法嗎？不！那已不可能咧！無論什麼藥力都來不及奏效了。他會試用各式的藥品，拿起一本醫書來參考——你想終可以找到的有時他竟放膽的試用一種藥，想望有回天之功……不料那病有

時反而速死，本來還有別的名醫，或者可以治愈。你也可以說：「這樣，不妨先和別的醫生商酌商酌，不必自行負責。」但是正在你懷疑不決的當兒，一個病人已經死去，他雖然不是你害死的，但是你對良心，不免有些抱歉。那女郎的家人，把她完全托付給我，不防她會一病不起。我呢，也太誇口，口口聲聲的說她不很沉重，雖然暗黑地裏有些寒心。況且各事都不湊手，道路這樣的泥濘，那車夫到鎮上去買藥，至少需一日的功夫。我從此不敢離開她的病室，時常和她講述故事，鬥鬥紙牌。就是在晚上，我可看護她。她的母親感激我，使她幾乎流下淚來，但我自己知道，一些兒不配受她的感謝。我可對你老實招認，我已愛上那個女郎。她呢，也漸漸的歡喜我，不要別人陪她。

她開始和我密談問我這樣或那樣。但我覺得她不該多談，但是你該諒我，我不忍過分的去阻止她。有時我會抱住我的頭，問問自己，到底在這兒幹些什麼。她也會握住我的手，朝我呆望，然後轉過身去，自己嘆道，「你是何等的好呀！」她的手仍是非凡的炎熱，兩眼張開，目光慘淡……她會續說道：「是呀！你真是好人，……生性仁慈，一些兒不像我們的鄰人們……不！一些兒不同。我爲什麼不早些遇見你呢？」（相見恨晚！）「愛蘭克散德呀！安靜些吧！我不知怎樣得到你的……你就會好起來的！」同時我還要提起一件事，就是她們不常和別人往來，因爲多數的隣人們都不曾受過教育。至于那些有錢的人，她們也不願奉承上去。他對於這一點，也覺得很滿意，她只肯從我的

手裏吃藥水，叫她把她扶起身來，一邊吃藥，一邊呆呆的望我，使我的心裏跳個不停。可惜她的病勢已日漸沉重！我知道她的死期已經來到。我的心坎已冷得和墳墓一般。她的一家的人都不時的呆望我，似乎對我已失了從前的信任了。呀？但她現在怎樣呢？唉！待我不錯！不錯！我幾乎要失望了！

「在一天晚上，我正獨自坐在她的牀邊，那使女本來也坐着，不一刻已經呼呼的睡去了。我也不去責備她，因為她已疲乏不堪。愛蘭克散德通夜不能安睡，過身發熱。她在牀上兀自滾來滾去一直到半夜裏方才安靜一些兒。她一些不動躺着時至少在那屋角的油燈正在那座聖像前燃着。我呢，正垂下頭，靜坐着，也有些睡意了。忽然我覺得有

人推醒我，我轉過頭去望望……天呀！愛蘭克散德正在停睛望我……她的芳唇張開着，兩頰有如火灼。「怎樣呢？醫生呀！我豈要死嗎？仁慈的天呀！不！醫生呀！不！請你勿必隱瞞了。不妨把實情明白的告我。她的呼吸已很急促咧。如果能確實的知道自己就要死去……我要告訴你一切。」我對她說：愛蘭克散德呀！我求你……」「聽吧！」她續說道，「我其實一些兒不會熟睡……我已望你許多的時候……爲了上帝的原故，我完全信任於你……你是一位好人——一個誠實的君子。我向着世間的一切聖物起誓，求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如果你知道，這是對我很關重要……醫生呀！看看上帝的面，求你告訴我，到底我已到了危險的地步嗎？」我求她道：「天呀！叫我說些什麼呢

？愛蘭克散德呀！我不願再隱瞞了！你已到了危險的地步，但是上帝是仁慈的。」「我將要死，我將要死。」她說的當兒，似乎有些得意的樣兒。她的容貌反而煥發了，正使我十分的希奇。「勿用膽怯！勿用膽怯！我自己一些兒也不怕死亡。忽然她撐起身子，依在自己的臂彎上。」現在……是呀！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怎樣的十分感激你……爲了你的仁慈……所以我已愛上你了！」我望她一眼，似乎迷住了什麼。你該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你明白嗎？我愛上你！」「愛蘭克散德呀！我怎能配受你的愛呢？」「不！不！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的真意……」忽然張展開兩臂，抱住我的頸項，和我接吻……你信嗎？那時我將狂叫起來……我向地下跪倒，把頭伏在她的枕上。她呢

一言不語，只覺她的十指在我的髮上顫動着。我靜靜的聽着，知道她正在嗚嗚的哭泣。我開始去安慰她，對她實說，方才我說的話，不免有些失禮的地方。「你怕要呼醒那使女呀，」我對她說，「愛蘭克散德呀！我很感激你……信任我……請你安靜一些兒。」是夠了！是夠了！」她堅決的答道，「不用管她們什麼，不妨讓她們一齊醒來。讓她們一齊進來，不妨事的。我將要死咧，你看……你怕些什麼？何必這樣的大驚小怪呢？請你把頭抬起來……否則，你是不愛我的了！或者我有些誤會……如果那樣，請你寬恕我吧！」愛蘭克散德呀！你說些什麼呢？……我真個愛你！」她向我目不轉動的望着，展開她的兩臂，叫我將她抱在懷裏。

「我對你老實說吧！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那晚不會發狂，我只覺那病女這樣子做法，等於自殺，大約她已失去常態了。我也明白，如果她自知不會即刻要死，決不會這樣子的想念我。任你怎樣的設想着，一個二十歲的少女不能徒然的死去，不先嘗一些戀愛的味道。（精神的戀愛！）那便是使她感到痛苦的緣由！那就是她在失望中，還要捉住我呀！你懂得這層理由嗎？她兀自用兩臂抱住我，不任我離開她。最後我忍不住了，就對她勸道：「可憐我吧！愛蘭克散德呀！請你珍惜病體。」爲什麼呢？」她抗議道，「還有什麼值得注意？你已知道，我是一個臨死的女郎……」她把這句話不斷的說着，「如果我還有希望，再好做人，自然我要覺得羞愧了……但是現在呢？」誰和

你說，一定要死呢？」唉！不！不必說了！你勿慌我，像你這樣誠實的人是不會撒謊的。」但你必定會活，我願悉心的治好你……此後我可求你的母親的准許，自然可以照你的心願，百年偕老了！」「不！不！我早已聽你說過，我必死去……你早已和我說明呢！」呀！我真難忍……難忍之極！這雖然是瑣雜的事，但竟使我感到痛苦。她又想到要問我的奶名，我祇得把我的奶名屈拉弗告訴她。別人都呼我道克德不料她竟不客氣起來。我答道：「屈拉弗，小姐呀！」她把眉毛一縱聳，搖搖她的頭，用法文喃喃的自語道：「呀：名字取得不很好聽……」然後她狂笑了一陣。（Triton 是 Triting 的諧音，意即瑣雜，無足輕重。）大約全夜的功夫都和她耗費在談話中。在天還未明以前，

我走出她的房門，幾乎發狂似的。後來我再到她房中的時候，天已大亮，已吃早茶咧。天呀！現在我竟認不得她了！在墳墓裏的死人怕還要比她好看一些兒。我敢起誓，我一些也不明白，我怎樣經歷那樣的事。那病女這樣子拖延到三天的功夫。最後的一夜，我仍坐在她的牀邊，只有替她求死了。「天呀！求你早些收她回去，連我也在其內。」忽然那老婦出其不意的跑來。昨夜我曾對她說過，她的女兒已沒希望，還是早些請個教士來吧！那時那女郎對她的母親說道：「你來得正湊巧。看吧！我和他已發生愛情……我們已許過願！」「她說些什麼話，醫生？她說些什麼話？」我的臉兒見得一陣紅，一陣白了。「她正囁語，」我辯道，「那熱病……」她已插嘴說：「勿聲！勿聲！方才

你對我已講過，和現在完全不對咧：況且你已換過我的戒子，何必再假惺惺呢？我的母親天性仁慈，必定會見諒的……她會明白的……我要死了。我也不必撒謊，請你和我握手吧！」我不禁直跳起來，朝門外跑去了。那老婦自然也猜得十分之八九了。

「我本不願使你聽了生厭。我自己對於這些往事的迴憶，也感到多少的不快。次日我的病人果正死去了。上帝已使她的靈魂安息了！」那醫生續說道，說話很快，又嘆了一口氣。「在她臨死的當兒，她懇求家人們都出去，只僅留下我獨自一人。」

「請你見諒，」她對我說道：「或者我對你有可以責備的地方……我的病……但是你可信我，從來不會愛過別人，除你以外……切勿忘

我……保守我的約指吧！」

說完這段故事以後，那醫生想起身走了。我一把拉住他的手，不讓他走。

「呀！」他說道，「不如講些別的吧。或者你愛門門紙牌 做作小的輸贏，好嗎？我們做醫生的，原是不好放縱情慾，我的腦裏却不時的想到，怎樣使孩子們不哭，妻子不噪。自從那時以後，你也知道，我已正式的結了婚……唉……我很幸氣，娶了一個商人之女——隨嫁七千的粧資，她名叫愛凱林娜，使我寒酸的屈拉弗也不無小補咧。不過她的性情不好，我該對你提及，幸而她終日貪睡……現在不妨鬥紙牌嗎？」

我們倆開始鬥起牌來，屈拉弗，伊凡尼屈從我的地方贏得二個半盧布，得意洋洋的趕回家中去了。

無形的瘡痛

一天清晨，那著名的外科醫生還沒有下床，他接到一個急切的訪問者，堅說他的病情連一分鐘也不能延遲；他要求立即診治。那外科醫生便趕緊穿起衣服來，按鈴喚僕。

「讓那病人進來，」他說。

那人進來後顯得是屬於最上等社會的人。他灰白的臉色和慌擾的行狀表示了他身體上的苦楚。他的右手繞縛在一根手腕帶裏，他雖能控制他的容貌，但是苦痛的呻吟還不時從他的嘴唇裏逃出來。

「請坐。我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呢？」

「我已一星期不能安睡了。在我的右手上有一種磨難。我不能尋出那是什麼。它也許是毒癩或是別種可怕的毛病。起頭它並不多麼攪擾我，但是近來它已痛不可當了。我沒有片刻的安靜。它使我痛得厲害。這痛苦每點鐘都有增加，痛得更加到極點而不可忍受了。我只能上城來請教你。若是我硬要再忍受一點鐘，我將要發狂了。試要你炙烙掉它或是把它割去，或是用別法。」

那外科醫生再三保證那病人，宣說着它未見得一定要開刀的。

「不，不，」那個人堅持說。「它是不得不開刀的。我來存意要把那有病的一部割掉的。沒有旁的辦法。」

他用了差不多的氣力從手腕帶裏擊起了他的手，繼續說：

『我須得請求你不要驚奇，若是你不看見任何有形的瘡痛在我手上。這瘡痛是十分奇特的。』

那醫生保證那病人說他對於不平常的事是素來不驚奇的。可是一經看了以後，他在全然的驚駭裏把那手放落了，爲了在那裏看來完完全全沒有什麼礙事。它看來像任何旁的手；它甚至並不變色。只是那人所受那猛烈的痛苦是很明顯的，當時那醫放落他的右手，他用左手搶住它的情形，很斷定的表示了那事實。

『它在那裏使你痛？』

他指出在二條粗筋中間一個圓圓的地方，但是疾然奪回那手，當時那醫生小心地用指尖觸碰那個地方。

「是在這裏作痛麼？」

「是的。很可怕。」

「當我把指頭放在上面你覺得那重量麼？」

那人不能回答，只是從眼眶裏流出淚兒來替他說話便了。

「這是希有的。我看不出什麼。」

「我也不能，但是那痛苦還是在那裏，我寧可死去，却不願這樣的活着。」

那外科醫生用一個顯微鏡又把它詳察了一遍，查得了那人的溫度，最後却搖搖他的頭。

「那皮膚是完全健全的。動脈平常；絕沒有一些腫炎。它像任何那

「隻手一般健全。」

「我想在那一處紅一些。」

「那裏？」

那來者在他的手背上劃了一個圓圈，約有一個小銅幣那樣大：「這裏。」

那醫生打量着那個人。他開始想他須得應付一個瘋癲者了。

「你須得住在城裏，在最近幾日裏我會設法幫助你，」他說。

「我一分鐘也不能等。醫生，不要想我是痴了，或有什麼誤會。這個無形的瘡痛把我害的很可怕，我要你正是把那圓圓的一塊割去，直割到骨頭。」

「我不預備做那個，先生。」

「爲什麼不？」

「因爲你的手全無妨礙。它像我自己的手一般健全。」

「看來你想我是一個痴子，或者以爲我是在欺哄你，」那個病人說着，從他的錢夾裏拖出了一張一千弗羅令（金幣名）的鈔票放在桌子上。『你看我是急透啦。這事件緊要得就是我付一千弗羅令也不惜。請你執行開刀罷。』

「若是你把世界上所有的錢都給我，我也不肯用剖割的刀觸碰一隻健全的手肢的。」

「爲什麼不？」

『因為那是不憑了職業上的道德。全世界都要說你是一個獸子，并且要非難我利用了你的柔弱，或是宣說我不能診斷一個不成立的瘡痛的。』

『很好，先生。那麼我要懇求你別一個厚情。我要自己來剖割，雖然我的左手對於這些事是很拙劣的。一切我所要懇求你的，便是處置我開刀以後的傷痕。』

那個外科醫生驚駭地看出那人很是認真了，眼見他脫去了上衣，把袖子捲了上去。爲了缺少任何別的器械，那人甚至掣出他袋裏的小刀來。在那醫生能阻止以前，那來者已在他的手上割了很深的刀痕。

『停，』他喊說，因爲他生怕那痛苦者要截斷一根筋脈了。『你既

然相信一定要割，好，我來動手罷。」

他於是準備着剖割了。當時要正式割了，醫生叫他的病人把他的頭旋過去，因為人大概看見了自己的血要憂急的。

『大可不必，』那人說。『我須指使你的手，因之你可以知道要割的怎樣深。』

那個陌生人全不介意的忍受那刀割，憑着他自己的指使也很得用。他的手甚至從不抖顫，并且當時那圓圓的一塊割去了以後，他嘆了一口釋然止痛的氣，彷彿從他的肩頭上移去了一個重負。

『你現在一些不覺得什麼痛了麼？』外科醫生問道。

『一些也不覺得了，』他微笑了一下說。『那彷彿痛苦已被割掉了

，因刀割而感受到的微細的刺戟也像熱了一陣以後的微風。就讓那血流着。那是使我舒服。」

在那瘡痕包紮以後，那個來客看來很是快活和滿意。他是一個變換了的人了。他用他的左手感激地緊握醫生的手。

『我是十分的感激你，實在的。』

在刀割以後，那個外科醫生到那病人的旅館裏去訪問他好幾天，也得悉了那人在那裏佔有很高的地位，就開始尊敬他。因為他原是學問豐富，很有教育，是當地優秀家族裏的人。

在那瘡痛全然治好以後，那來客便回到他的家鄉去了。

三禮拜以後，那個病人又在那個外科醫生的辦事室裏了。他的手又

在一根吊腕帶裏了，並且他苦訴說仍在沒有開割以前使他痛的老地方又在厲害地作痛了。

他的臉看來像臘一樣了，冷汗在他的眉上閃耀發光。他沉坐在靠椅裏，默無一語的伸出他的右手給那醫生看。

「大人先生，又是怎樣了？」

「你割的還不够深，」他歎息說。「那苦痛又回來了；甚至比以前還要厲害。我差不多完了。我不要再纏擾你，所以我只是忍耐着，但是我再也不能擔當了。你一定要再割。」

那個外科醫生把那地方審視了一下。那個割過的地方已完全好了，上面遮着新皮膚。看來一根筋也沒有妨害，脈搏平常。沒有什麼寒熱

，但是那個人肢肢節節都抖顫着。

「我以前從沒有經驗過或是聽得過有什麼事像這個的。」
無法可想，只有再開割。每一件事都像第一次一樣過去了。苦痛止住了，雖然那病人也如釋重負，可是這次他並沒有笑，當他謝謝醫生的時候，也現着悲苦和沮喪的神氣。

「你可不必驚奇，若是我在一個月裏再回來的話，」他臨走時說。

「你一定不要再去想它。」

「那是像天上有上帝一般真確，」他用肯定的態度說。「再會。」
那個外科醫生把這事件和他幾個同僚討論，他們各人的意見都不同。雖然彼此述說，但是沒有一位能貢獻一個滿意的解說。

一個月過去了，那病人並沒有來。又是幾個星期，那時却從那病人的住宅來了一封信。那個外科醫生很快活的把信拆了，以為那瘡痛沒有復發。那信寫着說：

「親愛的醫生：我不要對於我痛苦的源頭給你任何疑惑，也並不願意想把這秘密帶進我的坟墓裏或是別的地方去。我願意把我可怕病的源給你知。它現在第三次復臨了，我不再想掙扎着抵抗它了。我祇能在那個地方置放了一塊燃燒着的煤而寫這封信了，用那煤當作解毒藥來抵抗在裏面燃燒着的惡毒的火炎。」

「六個月以前我是一個十分快活的人。我那時是富裕而滿足；我覺

得我——一個三十五歲的人——在每一件碰到的事裏都很歡樂。我在一年以前結婚的。那是一個愛情的結合。我的妻子是一個美麗，和藹，和有教育的好女子。她已和離我家基不遠的一個伯爵夫人結伴爲友。我妻很愛我，在她的心裏盛滿了感激。很舒快的過了六個月的光陰，我們的喜悅日見增加。當時我須得到城市中去，回來的時候，她會沿着大道幾哩路來迎接我，甚至也不會在她常去探望的伯爵夫人家裏多留幾個鐘點的。她對於我的渴望也使她其餘的同伴不甚樂意。她決不和旁的男子跳舞，若是她偶然在睡眠中夢想到了別人，那她便要認爲是一樁天大的罪惡。她是一個可愛和清白的女兒。

「我不能說是什麼使我想起了那祇是裝假。人從他莫大的幸福中去

尋找悲慘真是愚透啦。

「她有一隻小小的縫紉桌，那桌子的抽屜她總是鎖住了的。這個開始使我的憂苦了。我常常注意她從不把鑰匙留在抽屜裏，她也從沒有不鎖住的。什麼她定得那樣當心地隱匿的呢？我猜忌得發起狂來。我不相信她天真的眼睛，她的接吻和親暱的擁抱了。恐怕那些全是狡猾的欺哄。」

「有一天公爵夫人來携她同去，勸她到那城堡裏去玩一天。我應許在那天下午遲一些也去。」

「馬車還沒有馳出場子，當時我已動手開那縫紉桌的抽屜了。最後我許多鑰匙中的一個用來把它開出了。在絲夾下許多女子的東西中嚴

查着，我發現了一束書信。人一看就可以認出來的。它們當然是情書了，用一根淡紅色的緞帶所結攏的。

「我那時並沒有停下去考慮：這樣洩人秘密的事——尋找着我妻子女孩日子的秘密！——是不體面的。可是似乎有一種敦促叫我繼續下去；恐怕那些信是屬於後一個時期的——自從她嫁了我以後所寫的信？我把那緞帶解開來，一封一封的閱看那些信件。

「那是我一生最可怕的時間。

「在那些信件裡顯露了一個女子對於男子的不忠，那是最不能原諒的。那些信是我最親近的朋友中的一個寫的。並且它們的口氣……它們啓示了最溫柔的親密和最深切的情愛。他怎樣催促她保守秘密！他

說及愚蠢的丈夫們的什麼！他勸告她怎樣做了去瞞過她的丈夫！它們中的每一封都是在我們結婚以後寫的。而我却想我是幸福呀！我不要描寫我的感覺了。我把我的毒藥直喝到最後的一滴。那時我把信都摺起來，回放在它們藏匿的地方，再把抽屜鎖住了。

『我知道若是我不到那個城堡裏去，她在近暮會回來的。她果真那時來了。她很快活的跳出馬車，在走廊上向我衝過來，用無上的親暱接吻着，擁抱着我。我假裝全無惡意。』

『我們像平常一般一起談笑，用晚餐，去睡覺，各人在自己的臥室裏。那時我已決定一種行動，那是我要用癲狂者一般的倔強去施行的。在用這樣一隻正直的臉來犯一個可怕的欺騙，我對自己說，』

當時我半夜裏進了她的臥室，看着她睡着時的美麗而無辜的臉。那毒害在我的靈魂裏已起了作祟，已在我身體的每一根血管裏發作了。我靜靜的把我的右手按放在她的頸項處，用我平生的力氣緊扼下去。她睜開眼睛驚訝地看我了一下，便又閉了眼死了。她並沒有爲自衛起見動過一動，只是平靜地死了，好像她是在一個夢裏。甚至要她的性命，她也對我不懷怨恨。一滴血從她的嘴唇裏滲漏出來落在我的手上——你知道那個地方的。我在早晨才看見的，那時血已乾了。我們並不多費煩勞的把她葬了。我遼遠地住在落鄉一個私人的墓產上，那裏是沒有管轄權來調查的。此外，也沒有人對於這件事想起什麼，因爲那女子是我的妻子。她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所以可以全無問

題的。我有意在她葬了以後才發出報喪的通告，因之可以避免別人的煩擾。

「我不覺得良心上的痛苦。我固然殘酷，但是也是她所應得的。我並不恨她。我能很容易的忘記她。世界上沒有謀害者會像我一般鎮靜的來下毒手。」

「當時我到了那屋子，公爵夫人已早一脚馳馬趕到。她太遲了不及送葬，我以為她應當趕到的。她是在劇烈的激刺中。這消息的恐怖和意外幾乎迷惑了她。她用了可怪的樣子說話，當她試着安慰我的話，我也聽不出她的意思。我沒有興趣去聽她，那是真的，爲了我不需要安慰。那時她在一個親近的態度裏握住了我的手，說她喜歡委託一件

秘密，加着說她希望我不要從中利用。

「那時她說她會把一束書信託付我最親近的妻子；她不能把它們放在她自己家裏大概是爲了它們的特種性質，并且請求我好不好承情把它們還給她。當時我聽了她，我覺得一直寒顫到脊骨。我強裝着鎮靜問她那些書信的內容是什麼？她對於這一問抖顫着說：

「你的妻子是我所遇見過的女子。最誠懇最忠實的她不問它們的內容的；她甚至應許我決不打開來看的。」

「她把你的書信保守在那裏？」

「她說她把它們鎖住在她的縫紉桌的一隻抽屜裏的。那些信是用一根緞帶縛着的。你很容易認得出它們的。一共三十封信。」

「我把她領到有那縫紉桌的一間裏，把那抽屜開了。我拏出那一紮，把它授給她。」

「是這些信麼？」

「她熱望地把它們拏了去。我不敢舉起我的眼睛，爲了怕她會在它們中間閱看什麼。以後她不久就離去了。」

「恰巧在埋葬以後一星期，一個徹骨的刺痛發生在我的手上，就是在那可怕的晚上落過一滴血的地方。其餘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我知那可沒有什麼，祇是自己的暗示，可是我自己不能除掉它。那是我謀殺了我的無罪而可愛的妻子，爲了那種急切和殘酷而受的刑罰。我不再掙扎去抵抗它了。我要到她那裏去，要去得到她的原諒。她一定會赦

免我的。她要愛我正像她活着時愛我一般。我謝謝你，好醫生，爲了
你已爲我做了一切。」

大理石胸像

我妬嫉嗎？我委實說不出我的妬嫉是如何開始的。脫利斯坦——那畫花卉與風景的妙手——與我親熱得如同兄弟。食飯時，他坐在我與我妻的中間；我們到鄉間去散步時，她總是把她的臂膊給他挽着而叫他朗誦詩歌，他的聲音極其悅耳，我聽了讚歎不置。

那畫家雖然以繪畫爲其業務，但是他所以使一般女子顛倒不置者却是他的一副天生的佳喉。我知道這一層，而當我看見他牽了瑪格麗妲（妻名）的手在草地奔跑着尋找夜鶯的巢窩或者尋找野花而於尋獲之後唱起情歌來的時候，我就由不得想起這一層來，可是——唉！——

那歌聲之柔美却又不得不使我讚嘆。

在我家裏的會客室中，有一個人長使我起着疑心；他所以使我起疑心的，並不是他的言語而是他看見瑪格麗姐同我接吻時的那種包藏惡意的面部表情。

鏡台上的大理石胸像對我作嘲笑之狀；我接受那種諷示，豈不是發傻嗎？我簡直是發瘋了；我好幾次的藉詞打發瑪格麗姐出去，獨自對着那點笑的白臉（大理石像之臉），憤憤地問着：

『我不在這裏的時候，這裏究竟出些什麼把戲？……脫利斯旦……；唉？……』
『呪他的，那胸像只是冷笑……；冷笑……；失望！可惱！』

一天，她在我出門之前和我接吻，同時對我說她也預備外出。

我聽了她的話，臉上頓時露出驚駭之狀，瑪格麗妲覺察了，對我直視着，表示驚愕的樣子，問我爲何踟躇不安。我縱聲大笑，以去其疑，隨即與她吻別。

我一到了街上，就轉起念頭來。我的錶上是七點半鐘；我打算跑到辦公處那裏去坐到九點鐘。我給她一點半鐘頭的功夫料理家務和打扮，身體總足夠了。

一點鐘過了！對於一個妬火中焚的人，一點鐘是一個極長的時間。最後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所以不等到九點鐘，就拿了帽子，起身回家。

我走到門口，忽然有些反悔起來，我不該做這種舉動罷？我有什

麼理由趨這極端？瑪格麗妲不是始終敬愛着我嗎？但是我終究走了進去。

「瑪格麗妲？」……

女傭看見我突然回來，倒吃了一驚，掙扎着說了幾個字出來；同時那胸像對我冷笑着，冷笑得比先前更利害了。

「哦，我知道她在那裏！」

途中我反覆考慮着。我須得小心，別讓那淫婦和姦夫脫逃。

一回，我跑到了脫利斯日的畫室那裏，他連忙出來迎接我。

「什麼事情？什麼東西使你這樣動氣？」他問着，一面提了我的臂膊把我拉到會客廳裏去，請我坐下。

「什麼東西使我這樣動氣？來，我來告訴你，」我回答着，一面動步到隔壁的一間房間中去，——我現在知道那間房間是同時充作藝術家的工作室和唐裘安（Don Juan。按唐裘安爲古西班牙之美男子，如中國之潘安，女子爭相擲果；今用之以指一般採花浪蝶）的寢室的。房門口幕帷下垂。可是裏面透出一陣香味來，直入我的鼻管，那香味分明是她身上的氣味，——瑪格麗姐身上的。

我頓覺眼前天昏地黑，身子向後倒了下去。脫利斯旦用臂膊把我抱住了。

不到一分鐘，我就清醒了轉來。這時一陣風吹來把簾的下端掀了起來，我兩目如電，看見那圖室的地毯上白晳晳的分明是瑪格麗姐的裸

足。

啊，那不貞的賤人！我用力一跳，跌進了那間房間裏去……

當脫利斯旦驚異莫明地跑到我的身邊來時，我羞得用手掩住了兩只面孔。……那香氣原來是從那畫室中的一籃鮮花裏面吐出來的。

其中一朵花——一朵鮮麗的白蓮花——落在地毯上。

瑪格麗妲至今不曾知道那大理石胸像——那坐在鏡台上對我作嘲笑之狀的胸像——是我那天早上回來時把它打成了粉碎的。

北方的巨龍

據一般老百姓說來，上古的時候，曾有過一隻可怕的怪物，從北方而來。凡牠所經過的地方，人和牲畜都要被牠吞噬。這樣一隻殘忍的怪物，如果沒有處置牠的妙計，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勢必至於全被牠毀滅了。牠有牛一般的身子，四隻腳活像一隻青蛙。前面的二隻腳畧爲短一些兒，後面的二隻腳較爲長一些兒。另外牠還有一條長尾，猶如一條蛇尾，足足有十疇長。這隻怪物跳起來，也很像青蛙的模樣。縱身一躍，倒有半英里的遠咧。幸而牠的天性不好常動。一住下來，必需好幾年功夫。等到鄰近地方所有的食物，全被牠吃完了，方始

往別的地方去。全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把牠擒住，因為牠的週身生滿了鱗片，比鐵石還硬得多。牠有二隻巨眼，不要說在夜裏能照澈一切，就是在日裏，也能發光如明燈。隨便那一個，一望見了牠的巨眼，必被牠迷住了。他會不自主地投奔到牠的牙床裏去，給牠吞吃了。這樣一來，巨龍倒可不費絲毫心力，嘗到了人和牲畜的美味，因為牠祇要靜臥在那兒好了。凡鄰近地方居住的國王，莫不提心吊膽，願出巨金，召募勇士。凡能殺死這條巨龍的，無論他用武力或是用魔術，都有得賞的機會。已有許多勇士嘗試過了，但是都失敗了。一次，那巨龍臥着的一所森林，竟被他們放了火。但見森林都已燒毀，那條巨龍却未見遭絲毫損傷。但是據國中的一般老成的聰明人說來，祇有

一個法子可以制服牠。那便是所羅門王的御印戒指，據說在那隻戒指上，刻有秘訣。凡能尋找這隻印戒的人，便能成功。但是這個秘訣，還需有一個聰明的人去替他解明怎樣除滅巨龍的方法。不要說沒有一個人知悉藏那隻戒指的地方；就是找到了，也沒有一個術士可以替他解明一切。

最後，却有一個智勇俱全的青年，出任這個巨龍。他只朝那日出的方向進行，因為他原知道，古代的一切智慧，完全從東方而來。幾年之後，他竟遇見了一個東方著名術士。他便向他請教一切疑難的問題，這個術士答道：

「一切的人類，只有一點兒智慧，於你是無益的。但是那些天空中

的飛鳥，倒可以做你的嚮導，如果你能學習鳥語。如果你願和我同居數天，我可以教你鳥語。」

這個青年立地應承下來，對他說道：「我無力給你酬勞，但是，如果我的事業成功了，你的勞苦必可得到豐盛的報答咧。」

當時這個術士便採集了九味藥草，調成一種強烈的藥水，這些藥草原是術士親手在月光之下採集的。每日他給青年九匙藥水，吩咐他吃下去，三日後便能明白鳥語。

術士在離別之前，對他說道：「如果你能尋到那所羅門的御印戒指，得到手裏，你再來看我好了。那時我再把戒指上刻着的秘訣解明給你聽，因為除我之外，沒有一個人能做得到。」

從此以後，青年不再感到寂寞了，因為在路上他已有鳥兒們做他的伴侶。他還學習了許多的智慧，非人間的學問可以參透的。但是光陰荏苒，對於那隻印戒的所在，仍是茫然不知。在一個傍晚的當兒，青年偶然疲乏，坐在一株大樹底下吃飯。因為這是一座森林，珍禽奇鳥，數見不鮮。這時他忽然望見有二隻羽毛美麗的鳥兒，棲在這株樹梢上，吱吱的互叫着。一隻鳥兒說道：

「我知道那個愚夫現今坐在樹底下。他從遠道而來，却找不到他要找的東西。原來他正在尋找那所羅門的御印戒指咧。」

別的一隻鳥兒答道：「他必須去找着那個青年的女巫，得到她的扶助。她會使他達到目的。如果她自己還不會得着這隻印戒的話，她也

會知道誰已得着。」

第一隻鳥兒問道：「他必須到那兒去找那個女巫呢？她並無一定的居處，今日在這兒，明日在那兒。如果他要去找她的話，豈非等於捕風捉影嗎？」

第二隻鳥兒答道：「我不十分知悉她現在究竟在那兒。但是，在將近的三個晚上，她就要動身到一所泉源邊，去洗她的臉兒。每在月圓的當兒，她必須這樣做的。這使她能够長生不老，永久保持她的青春。」

「很好！」第一隻鳥兒說道，「那所泉源離此不遠，不如讓我們去看看，她到底怎樣做法。」

「如果你歡喜的話，我也願意去的。」第二隻鳥兒答着。

這個青年一聽到這一番話，立刻決定要跟牠們同去，不過有二件事，使他有些兒擔憂。第一件事便是：在鳥兒們飛去的當兒，恐怕他熟睡了。第二件便是：只怕他失了鳥兒們的踪跡，因為他既沒有生着羽翼，怎能疾飛如鳥兒們呢！他現在實在覺得疲乏了，怎能通夜警醒呢！但是他心裏的焦急，使他不願熟睡。在破曉的當兒，他已一覺醒來。他抬起他的頭一看，幸而鳥兒們還棲在樹上，未曾他去。他吃了早飯，只待牠們飛行，但是這日却未見動靜。牠們只在樹枝上，跳來跳去，在找尋食物。在傍晚的當兒，鳥兒們又回到牠們的老窠裏去了。次日早晨牠們也不會飛去，只在樹枝上，找尋食物，但是第三日早上

，一隻鳥兒對別一隻說道：「今天我們必須動身到那所泉源邊去，看着那個女巫，洗她的臉兒。」牠們仍然棲在樹上，直到中午。然後牠們振翅一飛，向着南方去了。這時青年心裏跳個不停，只怕失了牠們的踪跡。但他努力跟隨牠們，不敢落後，直到鳥兒們棲在一株樹上。青年因為跑得太快，已覺轉不過氣來。這樣鳥兒們飛了三段的路途，方才達到一所森林邊境的一塊空地上。在那兒牠們息了下來，棲在一株大樹上。青年追到那兒，望見一所泉源在那塊空地的當中。他便坐在那株大樹下，休息着。同時，他還在傾聽鳥兒們的談話咧。

「太陽還未曾落山咧，」第一隻鳥兒說道，「我們必須候在這兒，直到明月升起，那時女巫會來到這個泉源。你想，她會看見那個坐在

樹下的青年嗎？」

「無論什麼東西都逃不過她的眼睛，不要說一個青年咧，」第二隻鳥兒說道，「這個青年不知有一些見識可以脫出她的羅網嗎？」

「讓我們候着，」第一隻鳥兒說道，「且看他倆怎樣對付哩。」

傍晚的光線已經完全消逝，同時，一輪明月正照耀在森林的四週。這時這個青年忽然聽得一陣沙沙的腳聲自遠而近。過了一會兒，只見從那所森林裏，有一個少女嫵媚地走來。她的腳似乎不會着地，只在草上飄掠而過，於是，她便站在泉源傍邊。青年不斷地向她注視，因為他生平從未見過這樣的一位美女。至於這個女巫似乎不曾注意到他，只站在泉邊仰天觀看明月。然後她又跪下來，用泉水洗她的臉兒，

洗了又洗，共洗了九次，最後，她又仰天觀看明月一會兒，同時，又繞泉走了九週。在她散步的當兒，隨口唱了一隻曲子道：

「一輪明月照澈大地，

儂的美貌永不消逝。

玫瑰般的臉頰久留，

月兒的光輝有遜色，

處女青春與日俱增，

她的鮮豔永不衰退。」

唱罷之後，她用她的長髮擦乾了她的臉兒。正在她臨走的當兒，她的視線忽的射到坐在那兒的青年身上。她轉身走到那株大樹下，同時

，青年也站起來，靜候着。少女對他說道：「你理該受着重刑，因為你膽敢到這兒，來刺探我的秘密。但是這次我不妨赦你無罪，因為你是一個陌生人，不曉得什麼。不過你必須告訴我，你是誰。你怎的來到這兒人跡所不到的地方。」

青年却謙和地答道：「美貌的女郎呀！如果我有什麼失禮的地方，請你原諒我吧，我從遠方偶而漂泊到這兒來，却找到了一個休息的好地方。在你惠臨的當兒，我並不知道怎的做去。只知靜坐在樹下，因為我想默坐靜觀，並不會得罪於你的。」

女郎和氣地答道：「來吧，今晚在我們的地方過一夜再說。你會睡在柔軟的枕上，比這兒潮濕的苔草豈不好得多嗎？」

青年有些兒懷疑她的話，但是他立刻聽得鳥兒們在樹枝叫着，「放膽到她的地方去，只要當心，不要送去你的血。不然，你會出售你的靈魂。」所以青年立刻隨着女郎去了。不一會，他倆已到達一個壯麗的花園。在那個園裏，有一所巨廈，在月光下兀自發出光輝，似乎是一座金銀砌成的宮庭。青年走到那兒，他看見了許多美好的宮室。升堂入室，愈見精巧。在金質的燈台上，有許多細燭點着，照得通室和白晝一般。最後他倆走進一間宮室，裏面有一張桌子，擺設着不少名貴的盤子。在桌子的兩邊，放着二把椅子。一把是金椅子，一把是銀椅子。女郎便在一把金椅子上坐下來，同時，請她的客人坐在銀椅子上。在他倆吃飯的當兒，有一班白衣女僕往來侍候。在她們行動時，

兩脚便發出鈴鈴的響聲。這時女郎和她的客人，大家默不作聲。晚飯之後，青年和女巫暢談極歡，直到一個紅衣女僕進來，對他們說，已到休息的時候。女僕領導青年，到一間客室裏。室內有一張精美的床，緞被和絨褥無不俱備。自然他得暢睡一下，但是在他的耳中，似乎有一種聲音，輕輕的對他說道，「須切記，不可送掉你的血給她！」

次日早晨，女郎便問他，是否願意和她終老在這座美麗的宮中。青年並不急於置答，她又問道：「你看，我生得多麼漂亮嬌嫩，而且不受別人的節制，自由自在。我也爲此，從未夢想結婚。但是從我和你見面之後，我便一見傾心了。所以如果你同意的話，我們就可結婚，過着愉快的生活，如同王子，因爲我擁有極大的財產。」

青年對於她的甘言蜜語，難免心旌搖搖。只是他仍不忘記那些鳥兒們的忠告，早已知道她不過是一個女巫吧了。於是，他只小心地答道：「親愛的女郎呀！請你勿要動怒，如果我不能立地決定的話。請你給我幾日的考慮，使我們彼此可以諒解一些兒。」

「這有何妨呢？」女郎答道，「不要說幾日，就是幾個月，我也給你，只要你自己決定好了。」女巫爲要使他日子過得愉快，不致令他生厭，所以每日陪東陪西的，領他看宮中的各處。同時，也把她的所有的寶藏拿出來給他觀賞一下。不過這些珍寶都是由妖術產生的，因爲他可以利用那所羅門的御印戒，從心所欲地辦到一切。但是凡她所有的，都不會永久存在着，猶如一陣輕風，來無踪，去無影。但是青

年對於這一層，還不知道，在他還道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哩。

一日，女郎又領他到一個密室裏，只見裏面有一隻小金箱，放在一張銀桌上。她用手指一指，說道：「這兒是我的最大的珍寶，全世界上沒有一件珍寶能和牠比較咧。這就是一隻名貴的金戒。在我和你結婚的當兒，我會把這隻戒指贈送給你，做爲紀念品。這真的會使你富甲天下，成爲一個天之驕子哩！但是爲使你我的愛情維持永久，你必須送給我三點熱血，從你的左手小指中，作爲交換條件。」

青年一聽得這一番鬼話，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因爲他原知道，他的靈魂正處於危險當中。但是他很乖巧，一些兒不露出驚慌的樣兒來。他也不卽作答，只問問她，這隻戒指究竟有什麼用處呢？

女郎答道：「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完全知悉這隻戒指，有何等的權力，因為牠的戒記是極難領會的。我只要用我的一半知識便可為所欲為，做出許多奇蹟來。說來話長，如果我把這隻戒指，套在左手小指上，我便能疾飛如鳥，往來空中了。如果我把牠套在左手第三指上，我便有隱身之術。那時我可以望見別人，同時，別人一些兒也看不見我。如果我把牠套在左手中指上，則我的全身可以刀槍不入，不怕什麼水火的了。如果我又把牠套在我的左手食指上，我可以予取予求的了。在一剎那間，我可以建造宮庭大廈。最後，如果我把牠套在左手拇指上，我的左手便堅硬如鐵，石塊牆垣可以隨心擊成粉碎。此外，這隻戒指還有一種印記，沒有一個人能領會牠的。牠含有一種神秘的

重要性，這是毫無疑義的。這隻奇戒原是屬於那世上最智慧的君王，他的國內羣賢畢集，富甲天下。但是這隻戒指究竟是否人手所造，仍是一個疑問。傳說古時有一位安琪兒，把他贈給那位智慧之王的哩。」

青年已打聽到這個秘密，便決意想法，要得到這隻戒指。雖然他還不十分想信，牠有這許多權力。他本想就問女郎，把這隻戒指，借給他嘗試一下。但是他不敢立地要求她，所以女郎便把戒指，放入原處。幾日之後，她倆又談論到那隻奇戒，同時，青年乘機問道：「我想這是不可能的，怎的一隻戒指，能行這許多事呢？」

於是，女郎又把寶箱打開，順手拿出那隻戒指。但見閃閃的金光發

自其上，如同一道明亮的日光。她把戒指套在左手中指上，同時叫他用一把快刀，拚命地斬在她的身上，因為她現在已能刀槍不入。當初他不願意幹這個玩意兒，但是女郎仍堅請他嘗試一下。先是他只輕輕地割她一刀，果真不見什麼動靜，所以他便大膽地斬下去了。但是女郎仍然若無其事地笑着，似乎有一重鐵壁隔在她倆的中間。後來她又把戒指套在第三指上，忽的她已影踪不見了。忽的又見她站在身傍笑着，同時，把戒指夾在手指中。

青年乘機問道：「讓我也不妨試試看，不知道我也能照樣做去否？」女郎本不防他懷着什麼鬼胎，立刻把奇戒遞在他的手裏。

青年只裝做已忘記了怎樣做法，先問問她，如果要刀槍不入的話，

他要把牠套在第幾隻手指上？

女郎笑迷迷地答道：「先要把牠套在你的中指上好了。」她便拿起一把快刀，在他的身上試了一試。就是青年自己試試，也斬不進去了。於是，她又領他到天井那邊去，有一方大圓石放在那兒。「現在，」她說道，「試把戒指套在你的左手大拇指上，你便會知道，你的手已變成銅筋鐵骨了。青年依話而行，真的他一拳打下去，便見整千整萬的碎片，飛向空中，這使他吃驚不小咧。當時青年見機而行，以為如此的好機會，決不可失。所以還在他倆站着歡笑的當兒，他只裝做兒戲，把戒指套在左手第三指上。」

「現在，」女郎插嘴道，「你已不能看見了，除非你脫去你的戒指

但是，青年却無心於此，他反而走得遠些兒，再把戒指套在左手小指上，他便騰空飛去了。

女郎起先還道他和她大開玩笑，所以並不在意，只淡淡地說道：「好友！回來吧！你看你已能實行一切了。」但是青年並不回顧。

這時女郎方才覺悟，她自己已被愚弄，深悔不該把那隻奇戒，信託一個陌生人咧。

青年並不停止他的飛行，直到他達到那智慧的術士那兒。術士當初曾教他如何懂得鳥語，現在看他已經找到了這隻奇戒，心裏自覺得很快樂。他立刻設法把戒上刻着的秘密講明給他聽，這使他足足費了七

個星期的功夫。然後他又給他應有的指導，教他如何克服那北方的巨龍。他說道：「你必須鑄造一匹鐵馬，在牠的脚下，各有一個小輪盤。你又必須備好一條長戟，足有二疇長。你可先把戒指套在左手拇指上，然後你方能使用牠哩。長戟的中段必定要粗得和大樹一般，牠的兩端必須尖銳。在牠的中段你必須繫着二條長鏈，足有十疇長。在你用戟刺穿那巨龍顎骨的當兒，你必須立刻從那鐵馬背上躍下，把這二條長鏈，各緊緊繫在兩個釘在地下的鐵杵上，勿使牠有逃跑的機會。過了二三日後，那巨龍的神力必大形減色，那時你方始可以走近牠的身旁。於走，你可以把所羅門的戒指，套在左手拇指上，在牠的腦袋上拚命一拳，便結果了牠的性命。但是在你還未走近的當兒，還是先把

戒指套在第三指上，勿使牠先見你。否則牠會掉動牠的長尾，先將你擊死了。但是你雖已做好了一切，仍舊要保存你的戒指，切勿讓別人用詭計從你手裏騙了去。」

青年聽了那術士的一番話，着實感激他的盛情。並且又應許他，如果一旦成功的話，必定要重重的報答他。但是術士却答道：「我已從這隻戒指上刻着的智慧受惠非淺了，如何再敢望報呢？」於是，他倆分了手，青年立刻飛往自己的家鄉。在他留在家裏不滿二個星期，便有人來報告消息，對他說：「那地方的巨龍已經離這兒不遠了。不久牠便會到這兒來。」國王立刻下了一道諭旨，通令全國人民，如果有人能驅逐那條巨龍的話，他願把公主賜給他為妻，同時，又將國的一

部分賜他爲業。青年於是往見國王，要求各種擒龍的利器，他便能克服牠了。國王十分贊同，吩咐手下，把那鐵馬，長戟，和二條鐵鏈都備好了。說起這隻鐵馬真的十分笨重，就是百人之力也推不動。但是青年有一妙法，就是用奇戒套在拇指上，便能推動牠了。巨龍現已臨近他們的國境，只要再跳兩三跳，便已到達國境了。青年現下必須計劃如何動作。如果他在鐵馬後面推動的話，他便不能依照術士的話而行了。但是一隻野白鴿却給他一個忠告，說：「你可坐在馬上，然後用你的長戟觸地，如同人用篙子撐船一般。青年依話而行，果真他能推動那笨重的鐵馬了。同時那條可怕的巨龍已經張牙舞爪，怒目以待。只要再近幾步，連人帶馬怕不要完全給他吞噬了！青年只是戰慄不

已，毛髮森然，同時，他並未失去他的勇氣。他堅執着一枝長戟，只見他朝上一舉，用力刺穿了那巨龍的下顎骨。於是，他立刻從馬背上一躍而下，往外跑去，在巨龍不會閉口的當兒，只聽見一陣雷響，那巨龍的上下顎骨已合攏來，同時，牠的上顎也給刺穿了。青年驚魂未定，回頭一看，只見巨龍的顎骨均已刺穿，而且那條長戟又深入地下。至於那匹鐵馬已關在牠的口腔裏，不中用了。青年立刻把二條鐵鏈緊緊在預先備好的二個鐵杙上。巨龍只好在那兒瞎撞亂顛，過了三日三夜，方才用完了牠的神力。在牠掙紮的當兒，牠不斷地掉着牠的長尾在地上，使鄰近的地方都隆隆作聲，有如劇烈的地震。最後，青年見巨龍已用完了牠的神力，便把戒指套在拇指上，拾起一塊二十多人

方能舉起的巨石，朝牠的腦袋上擊了一下，那條怪物方才壽終正寢，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了。

這條可怕的巨龍已死的消息，現在很快的傳遍到各地。人們興高采烈，是可想而知的了。這巨龍的克服者自然更受人民的熱烈歡迎，禮儀的隆重，足與世上最大的帝王相埒。那老王自然也不用再勸服公主，她自己願下嫁這個殺龍的英雄了。因為他已幹了萬人所辦不到的事。幾日之後，她倆便在莊嚴的儀式中，結了婚姻。當時鄰國的君王都來恭賀她倆，大家歡宴慶祝，足足有一月功夫，因為他們都欽佩這青年，有為民除害的勇氣。但是在他們的狂歡中，却沒一個想到把那巨龍的遺骸埋葬了。現在牠已發生腐臭，竟使鄰近的人民遷避一空，因

爲四週的空氣已經混濁，不堪人居，疫癘所至，死喪生命無數。在這困苦當兒，青年祇好又去請教那個東方術士。他又用他的奇戒飛向那兒去了。但是古人說得不錯，「悖入者必悖出」王帝的女婿究竟也吃了這盜來戒指的虧。却說，女巫自從失了她的戒指以後，她日夜的在找尋牠的所在。後來她用法術，推知青年已變做一隻鳥兒正在空中飛行，要往術士那兒去。她立地變成一隻老鷹，候在空中，直到青年飛近她的身邊。這時青年已把他的戒指，懸在頸項上，所以女巫一望便知，朝他的身上撲去。她用鷹的右爪，把青年頸上的戒指攫去了。她便帶了她的俘虜飛向地上。兩隻鳥兒一站到地上，又變做人形了。

「現在，惡棍，你已在我的權力之中！」女巫嚇道，「我本來很愛

你，但是你倒用惡意來對付我，盜了我的寶貴的戒指去。現在你想安樂樂地做皇帝的女婿嗎？但是情形已大不相同了，你已在我的權力之中；我要爲了你的惡作劇，重重的加罰於你。」

說了這一番話，她便把戒子套在左手拇指上。同時她用獨手把他擒住了，挾在腋下便走，這次她並未領他到什麼高廳大廈，他們所到的地方，只是一個深深的山洞裏，從壁上有二條鐵鏈掛下來。女巫立即把他的手脚鎖起來，使他無從逃避。於是她又怒罵道：「你必須拘留在這兒，直到你死的日子！我可以每日送給你一些食物，使你不致餓死，只是你決無再得自由之日。」說了這些話，她便走出去。

老王和公主等待青年回家，有好幾個星期了。但是從他的地方，並

無音信傳來，這使王和他的女兒真的焦急的了不得。公主時時夢見她的丈夫在大難之中，所以她求王召集全國的術士們。他們或者會推知他的所在，設法去拯救他。但是這次術士們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只知道他還存活，正在大難之中。最後有人引一個芬蘭的著名術士，來見國王。他方能推知王的女婿，現在被囚在東方，這並非人力所能爲，不過一個有力的妖魔在制服他，國王立刻吩咐人，到東方去找尋。他們幸而遇見了那先前的老年術士，就是講解所羅門戒上秘密的智者。術士立刻推知他所要知道的，遙指那青年被囚的地方。但是他又對他們說道：「王的女婿乃是被魔術所困，如果沒有我的助力，一時不易釋放。所以我必須親自出馬咧！」

他們都同時出發，有一羣鳥兒做他的嚮導。走了好幾天，他們方才到達那個山洞，這時這不幸的青年已囚在那兒有七年功夫了。他立刻識得術士的面，但是術士倒有一些認不得他了，因為他已消瘦許多了。術士到底把他解救了，又調養他，直到他的體力復元，足以遠行。在青年到達宮中的時候，不料這日早晨老王已去世了，於是他便接了王位，所謂苦盡甘來，他也做了一世的皇帝。至於那隻奇戒已經不知去向，後來的人也不再看見了。

但是，如果你做了這個青年，你願和那個美貌的女巫同居嗎？

紅字

故事的開場是在波士頓的一個牢獄門前。一羣峨冠高聳的男子（這是美國殖民之初的束裝）和婦女等着開門，互相議論着那一回兒就要出來的一個囚犯。他們是毫無憫憐的樣子。忽然間，觀衆聽得拔門門的聲響，頓時肅靜下來，朝着前面注視。一回門開了，一個膚色黝黑而楚楚可憐的女人手中抱着一個嬰孩走了出來，周圍都是些獄卒。那個女子就是那無父之兒的母親。當時法律嚴嚴，她做了這件不名譽的事，就被監禁，此刻押到衆人面前來受懲罰。那一羣觀衆原來都是清教徒，對於那姦婦，沒有一人說一句憫憐同情的話；連婦女都恣意加

以種種不堪的名字，並且一致說處她絞刑，不會過酷。可是她所受的刑罰不是死刑，也不是笞撻，而是胸前釘了一個紅字，在一個高台上站立三個鐘頭，給羣衆觀看。她胸前的那個字是A字，表明着她所犯的罪（按英文中「犯姦」爲Adultery），這個字她須一生戴着，以爲恥辱的標識。那個女子雖然受着這種可恥的刑罰，態度却是十分軒昂，觀衆怒目相向，她也毫不畏懼，也毫不表示求他們憐憫的樣子。

那個女子的名字叫做海絲忒普麟。她的面前有一個看台，上面聚集着那個省裏的一些天主教士和高級官吏，內有總督比林根和他的衛隊，還有波士頓地方年事最高聲望最隆的教士約翰威爾遜，和那犯婦自己的教士亞塔爾丁茲對爾（一個青年），此外還有許多名人。一回那年

高德劬的教士起來演說，痛責着她的罪過，又叫她說出與她和姦的
那人來，可是他說這件事須請她自己的教士亞塔爾丁茲對爾去勸她，
因為他最熟悉她的性情。那青年教士受了命令，站到台前來，俯首默
禱，這時觀衆的眼光都集在他一人身上；一回他把身子撲在欄杆上，
說道：『海絲忒普麟，如果你要得心靈上的安寧和希望早日得救，你
得把你的共犯的名字說出來。不可抱一種錯誤的見解，顧憐他而不說
；因為你須相信我，海絲忒，我知道他雖然喪失了他在社會上所享的
很高的地位，而到你站着的台上來受辱，但是那比一生受良心的譴責
要好過得多了。』那青年教士的聲音是沉着而溫和，却帶着微顫。但
是她搖着頭。她不願說。甚至他們對她說，如果她供了出來，他們可

以把那紅字從胸上取下，她還是說：『決計不說。那個字已經烙上心頭，你們拿它不下來了。我願意受這恥辱。』獄卒把她押回到牢獄裏去。

當海絲忒普麟被帶到台上來示衆的時候，她在人叢之中瞥見了兩個人，使她不寒而慄。一個是美洲土人，土人身旁是一個白人，衣冠很不齊整，身材短小，面孔瘦削而多皺紋，兩目炯炯有光，在在顯出他是一個有心計的人。這人不住的向旁邊的人打聽那女子的來歷和所犯的罪；他自己說他的名字叫做羅傑吉令華綏，一生奔波四方，在海陸上遇過許多險難，被南部美洲土人擄去爲奴，現在到這裏來是爲贖身的問題。他頗有些學問，研究深奧的科學，尤長於醫學，他在被擄的

時期中，研究了藥草的功用，醫道益精。且說海絲忒因爲心上的重大刺激，在獄中患起熱病來，而且小孩子也傳染着了，病勢都是十分凶險。當時那裏沒有良醫；他們就請羅傑吉令華去診治他們母子兩人的病，把他們倆完全託付他。讀者們應當知道這個面相冷酷可怖而帶學者氣的男子就是海絲忒的丈夫。以前他們住在亞摩斯德登（荷蘭商埠），她經人聳恿，和他結了婚，而她心中實在一些不愛他，面上也不假裝愛他。後來他預備到新大陸去殖民，把他的妻先送到了那裏去，自己打算了結一些事務後才到那裏去與她會合。自從這樣分離之後，她許久不得他的音訊，斷定他永遠與她斷絕了，心中却無半點感傷。豈知現在她失足受辱以後，竟與她所最不願見的人相對一室之間了。

。羅傑吉令華綏在海絲忒的監禁所裏對她所說的話，語語刻毒刺骨，使她不寒而慄。他替他們母子二人診視了病狀，開了一個小匣，取出幾服藥來。但是那女人拒服他的藥品，恐怕他毒死她而使他們母子永別。可是羅傑並沒此意，對她說，如果他要報仇，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使她活着受辱，她相信了他這話。那嬰孩服了他的藥，安靜下來了；於是她也服了他的藥，也告痊愈。他百般勸誘她把那個引誘她成姦的男子說出來。她終是不爲稍動。他承認他這樣一個老而且醜的書獃子確實不能滿足妙齡女子的愛慾，但是他仍舊嚴責海絲忒，要她把那姦夫的名字說出來。後來他看見希望斷絕了，便怒目向她狠狠地說道：

「我要像我在書本子裏尋真理和我研究煉金術那樣的認真，把那人尋

出來。他早晚要落在我的手中。』不過他發誓不宣佈自己是海絲脫的丈夫。要偵尋他的仇敵，不能不把他同海絲脫的真實關係秘而不宣。他情願到死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他只要人家當他是羅傑吉令華綏，一個外國名醫。他不怕任何險難，誓必把他妻子的姘夫偵尋出來。

海絲忒出獄以後，就在郊外冷落地方賃了一間破屋，做起刺繡生活來，那時刺繡品大爲盛行，無論婚喪喜慶，所着的衣服都要刺繡的，所以做刺繡的人生意頗佳。海絲忒的繡工尤其是超人一等，所以她和她的小珠兒（這是她稱呼她女孩的名字）倒也可以安然度日。但是到她家裏來拜望她的人是一個沒有的。她不齒於人，並不怨嗟。她對於貧窮的人恩惠有加，但是那些受她恩惠的人只以辱罵報之。她走在街上

，孩童們都來取笑她，大人們從旁鼓勵他們。一般道貌岸然的人看見她過來，就把衣裳牽起來，恐怕她觸污。她無論到何處去，她那胸前的紅A字赫然在人目前。

珠兒漸漸長成了小仙子般的一個，她母親百般疼愛她，栽培她，把做刺繡賺下來的錢多用在她身上。母女二人，相依爲命，海絲忒含羞忍辱的生活着，全爲珠兒一人。那孩子很早就覺到別的孩子們厭惡鄙揄她，這使她生了一種反抗的精神，當一些頑童圍着她取笑她的時候，她小小的人會勃然大怒，拾起石子來擲他們，口中大叫着，她母親却嚇極了。她母親胸前的紅字也很早的引起她的好奇心。海絲忒愈是要使她不注意那個字，她心中却愈加驚疑起來，盤問得也愈加緊切起

來。那是甚麼東西？爲些什麼而戴着的？爲何只有她母親戴着，別的婦女是不戴的？她會把一只手指按在那個字上，反覆察視着；雖然她母親不回答她的問題，或者回答而詞意躲閃，然而她的好奇心却不爲稍減。海絲忒看見她愛女這樣的盤問，口上雖然瞞過了她，心中却痛如刀割。這時忽然有一個消息傳入她耳中來，說當局謀把那女孩從她手中取去，理由是說爲拯救那孩子的靈魂起見，因爲像海絲忒這樣一個敗德的母親決不會教她孩子敬畏上帝。海絲忒大爲驚惶，立刻跑到比林根總督府裏去，對於這個殘酷的舉動提出抗議。她和她女孩在廳堂裏等了一刻，總督就走了出來。跟他一同進來的是威爾遜和丁茲對爾兩個教士，還有那個老醫生羅傑吉令華綏。海絲忒把來意陳明了，

接着珠兒便成爲討論的中心。他們考了那女孩的宗教智識，她對答如流，簡直使他們沒有錯頭可捉，只可說他們要把她加意的栽培着；一時無論那做母親的如何聲淚俱下的抗爭，他們的意思總像是不能挽回了。在這危難存亡的關頭裏，她只有力求她的教士丁茲對爾君替她說幾句話。那青年的教士沉思有頃，就用一種沉着感人的聲音說道：「我看這罪婦很爲可憐，她所有的一些生人之趣全在她女孩身上，而且她鑒於自己的墮落，一定能極力教她女孩成爲品格高潔的女子，懺悔自己的罪孽，這樣她把那女孩引進了天堂，同時那女孩也把生她的人帶進了那裏去。在這點上，那有罪的母親比那有罪的父親快樂得多了。」丁茲對爾君這番動人的話竟使海絲忒的目的達到了，珠兒仍歸她

所有。

亞塔爾丁茲對爾是唯一的對海絲脫發着憐憫和慈悲之心的人。他是一個少年老成品學兼優的青年，而又是一個善於演說的宣教士，熱心宗教，不遺餘力，無論男女老幼莫不欽佩敬重他。可是自從海絲脫的事情發生以後，他的氣體日就衰弱了，他的許多朋友都注意到這點而爲之殷憂。他得着了一個習慣，時時把手按在心頭上。他內部一定有一種隱疾在消蝕他的命脈。他的面容一天一天的憔悴了，聲音顫得也愈厲害了，愁眉也一天緊促似一天了。他的朋友們都說他那體質日衰的緣故，是因爲他勞動和用功過了度，並且關念衆人的靈魂問題過於切心，時常徹夜祈禱和斷食，爲他們超度。那位老醫士羅傑吉令華綏

天天去診視那教士，極其所能的使他回復康健。後來他索性也在那教士所賃居的房子裏租了幾間房間，在教士的書房隔壁裝起他的試驗室來，放着他的書本子和試驗用器。這樣他可以把丁茲對爾君的病象看清楚，而且可以不時去看他，替他調治。兩人才學相當，意氣相投，不久就成了知交，時常幾點鐘的暢談過去。羅傑醫病素不苟且，而那教士又是他所說是他最敬重的人，所以診治他的病格外的細心。他非但察知了他的脈跳性情和神經狀態，簡直探察到他的內心裏去。教士對於他那種注意，漸漸不耐煩起來了，有時竟拒絕服藥，極力避過他的注意，最後竟對他那醫生大大的厭惡起來。但是羅傑的熱忱迄未稍減。他收集着許多藥草，在他的試驗室中煮鍊配合着，對於教士的病

症也查察得愈加認真了，使教士感到異常的痛苦。丁茲對爾君愈見憔悴萎靡了，手時常放在心上，看去有無限的隱痛，但是他對人家說起話來，還是像天神一般，他的話還有深入人心的威力。他實行斷食，常常幾個鐘頭的祈禱着，掩面悲慟，在人看不見的時候，裸了上身，鞭撻着背部。一天，他在萬籟俱寂的深夜裏走到海絲忒受辱的台那裏去，拾級而上，祈禱了一夜，眼睛朝着天上，痛哭失聲，口中連連懺悔，並求上帝恕罪。看這教士那種慘痛的樣子，究竟爲何事情？讀者應知亞塔爾丁茲對爾就是珠兒的父親。那個老年的醫生已經偵察出那教士就是和他妻子犯姦的人，可是他一時並不爆發，不要使那姦夫立刻供認，他心中自有毒計，借關心他的疾病爲名，使他的創傷日深

一日，叫他受足了痛苦，然後再作道理。且說丁茲對爾君站在那台上祈禱，忽然聽得海絲忒的聲音。原來溫塞羅伯總督死了，她去守了夜，此刻同着珠兒回家去。那教士喊了她的名字。海絲忒吃了一驚，半晌才答應了，跑上去與他相會。那裏他們父母女兒三個站着，真是世上最悽慘的三人。至於他們的談話，此處不預備細述了。這時天空中流着一顆隕星，把那裏的景象照了出來，教士手放在心上站着，海絲忒普麟胸前的紅字在星光之下赫露着，中間站着小珠兒把二人牽住了——她實在是一個象徵。那隕星的光芒同時又照出一個人來，就是羅傑吉令華。他也是從溫塞羅伯總督家裏回來。他漸漸走近教士和海絲忒那裏來，使那一對男女相顧失色。這時羅傑心中的得意那裏還消

說得，可是他並不表露，假裝只當丁茲對爾這種詭異的行爲是神經失常的結果，跑上去招呼他道：『丁茲對爾先生，是你麼？啊，啊，正是！我們讀書人一天到晚在書本上用心思，真是時時刻刻須人當心的。我一疏忽，就害你的夜遊病發作了。來罷，好先生，好朋友，讓我領你回家去罷。』

第二天是禮拜日，丁茲對爾在教堂裏講道，講得精彩百出，聽者無不動容。他講完以後，一個教堂裏的職員拿了一只手套來交給他，他一看就認識是自己的東西。那個教堂裏的職員說道：『這只手套是今天早晨在那惡人受罰的台上看見的。那一定是魔鬼偷去放在那上面，和你惡作劇的。他真是瞎了眼睛，至少也是個大傻子。一只潔淨的手

不須手套遮蓋。」我們上面已經看到過羅傑在海絲忒的監禁所中對她說決不把他和她的關係宣佈，同時她也答應嚴守秘密。可是她後來看見羅傑用着狠毒的手段使丁茲對爾受不堪的痛苦，她心中不能再忍，決計背誓去告知他，那給他痛苦吃的人是誰。一天，她去看羅傑，他在園中採藥草，當下她把來意說明了。兩人中間有一番長談，全是些怨毒的話，羅傑釘心咬肺的提着這個A字，海絲忒則責他殘忍無人道。這時那城中的居民對於海絲忒的態度却漸漸轉變了。她那不斷的辛勤和憐恤病貧，感化了人家，漸漸對她生了敬愛之心。她那胸前的紅字非復是一種恥辱的記號，倒變成一種榮譽的標識了。可是珠兒盤問她那標號的來歷始終不放鬆一點，使她萬分難過，有時還要問：「爲

怎麼那教士只管把手放在他的心上？」

故事的最高點不久就要達到了。一天，丁茲對爾去訪了伊理渥教士，抄一條冷僻的林徑歸家。海絲忒事前知道這天他去訪伊理渥教士，而且知道他回去必走這條路徑，到了這天，她就領了她女孩潛行出城，與他相遇。他們在林中會晤了。他們兩個在草地上坐下來，珠兒一個人走開去玩耍，他們就把衷曲傾吐着。最後他們議定了逃到國外去重續舊歡。他們悄悄的去定了一個船艙。一切停當以後，那教士却覺得這樣的行爲是在增加罪戾，可是總覺情不自禁。同時海絲忒得着一個駭人的消息，原來羅傑吉令華綏也在同船上定了艙位。

這時城中的居民因爲總督死了，預備選舉新總督。他們請定丁茲對

爾在選舉日上講道。到了那天，教堂裏樂聲大作，男女老幼魚貫而入，一刻教堂裏已經擁擠得水洩不通。這次的講道是丁茲對爾的傑作了，聽衆從未感動到如此地步過。可是道講完以後，他就向着高台上走過去，在人叢中看見海絲忒和珠兒，帶了她們一同登上那高台，一時弄得衆人莫明其妙。半晌，丁茲對爾把自己的罪狀供了出來，說道，「看啊，你們看見海絲忒戴着紅字，便驚走了。可是有一個人犯了極惡大罪，却天天自由自在的出入於你們中間，你們非但不把他視爲蛇蝎，反而敬之若天神。現在他在垂死之際，來站在你們面前來把真面目與你們相見。海絲忒，別了！」說罷，倒地而死。後來羅傑吉令華綏也死了，傳給珠兒一筆很大的遺產，母女二人乘船到海外去了。數

年之後，有一個身披灰色衣服的婦人行近那間舊屋，跑了進去。那婦人就是海絲忒普麟，她重來舊地過孤寂的生活，她胸前的紅字始終未曾取去（當局早已答應她取去）。許多年數之後，有人在我皇禮拜堂的墳地上，一個舊墓旁掘一個新穴，兩個墳中間却留開些空地，好像那兩個泉下人的骨灰沒有混和的權利。但是墓碑是兩個墳併成一塊的，碑上說：

「醜夫戀美婦，

羅傑事可哀！

寄語擇妻者，

以此爲殷鑒。」

公主的金球

一個美妙的傍晚上，一位豈蔻年華的公主走入森林，在一個冰冷的泉流近處屈身坐下。在她手裏執着一個金球，那是她寵愛的玩物，她自娛着把它拋到空中，候它跌落下來再把它捉住。

玩了一回，她把球擲的很高很高，當時她展伸着她的玉手去捉它，那球跳了開去，在地上一直滾着，最後竟旋轉着落入了泉水。公主眼看着泉水中的球，可是泉水很深，連水底也看不到。那時她便開始悲哭了：

「唉，祇要我再能得到我的球，那麼我要把我一切精緻的衣服和珠

寶，以及我在這世界上一切所有的東西都給掉。」

當她說着的時候，一隻蛙兒把頭伸出水面說：

「公主，爲什麼你哭的這麼傷心？」

「唉！」她說，「你能爲我做什麼，你這污穢的蛙兒？我的金球已落在泉水裏了。」

那蛙兒說：

「我不要你的珍珠寶玉和美好的衣服；但是如果你肯愛我，讓我住在你一起，並且從你的小小的金碟兒裏吃東西，那麼我把你的球帶給你。」

「這隻笨蛙胡說的可荒謬！」公主想着。「他萬不能跳出這口井的

。雖然如此，他也許能够爲我去取得我的球的，所以我定要允許他的要求。」因之她對蛙兒說：「好，若你把我的球帶給我，我便允許去實現你所請求的。」

那時蛙兒把頭沉下，深深的投入水中；一忽兒，他游起來時已把球含在嘴裏，又把它擲在地上。

那位妙齡公主看見了她的球，立刻奔過去把它拾起，想不到還能把球握在手裏，快活的連稱謝那蛙兒也來不及，只是盡她所能的飛奔到家裏。蛙兒在她後面呼喊：

「停，公主，依你所允許的帶我和你同去。」
但是她一個字也沒有停了聽。

翌日，公主剛要坐下用餐，她聽得一個奇怪的聲音撲撲響着，彷彿有誰走上着雲石的樓梯；真真只有一忽兒，便有什麼輕輕地擊敲着門說：

『開開門，公主，親愛底，

這裏是你忠誠的情侶！

在那綠蔭深處的泉邊，

所說的言語可弗忘記。』

當時公主奔到門口把門一開，她看見了那隻蛙兒，簡直已全然把他忘了。她可怕地驚駭了，趕快把門關了，又回到她的坐位上。那位皇帝，她的父親，問她有什麼來把她嚇了。

「門口那裏有一隻泥濘的蛙，」她說，「他在今天早上曾從泉水裏擊起我的球的。我想他決難出那水泉的，便允許他和我同住在這裏；但是他竟然在門口了，并且要進來！」

當她說着的時候，蛙兒又在門口擊敲着。

皇帝對年輕的公主說：

「你既然允許了便一定不能失信；去讓他進來。」

她依話開了門，那蛙兒便跳進了屋子裏來，爬近了桌子。

「請你把我提在椅子上，」他對公主說，「讓我坐在你的近身。」

她剛做了這個，那蛙兒說：

「把你的碟子放近一些，因之我得從它那裏吃東西。」

這個她又依了他，他便放量吃了一大飽，又說：「現在我疲倦了。帶我上樓去，把我放在你小小的床上。」

公主把他擎在手裏，帶他到床上去。在枕上有二個小妖，見他們進來便隱匿了，於是公主得把蛙兒放在小床的枕上，那裏他整整的睡了一夜。天一亮他便跳起來，跳下了樓，出門去了。

「現在，」公主想，「他去了，我可以不再受他的攪擾了。」

可是她弄錯了，因為再到晚上的時候，她聽得在門上有那同樣的撲聲；當她把門開了，那蛙兒又跳了進來，像以前一般去睡在她的枕上，一直到黎明；第三夜他也是這樣。

但是公主在又一天清晨醒來的時候，她畏懼着所看見的不是那隻蛙

兒，却是一個美麗可人的王子，站在她的床前，用最嫵媚不過的眼睛凝視着她。

他告訴她說他被一個奸惡的妖精迷惑過了，曾把他變了一隻蛙的醜狀，一直到那個公主把他帶出那水泉，讓她在她的床上睡三個晚上。

『你，』王子說，『已破了這殘酷的邪術了，現在我不希望什麼，祇望你和我一起到我父親的國度裏去，我決計在那裏娶你，你活一天我愛你一天。』

那位青年公主，你也許確信的，不一回就答應了；他們說着時，就有一輛壯觀的馬車駕馳前來，有八隻美麗的馬，裝飾着翎毛的細羽和金子的馬具，後面騎着那王子的侍僕，他便是忠心的亨利，爲了他親

愛的主人橫遭不幸，他曾悲哭得很久也很厲害，連心也差不多迸裂了。
當時一切都已準備了，便喜氣沖沖的向王子的本國前進，他們平平安安的到了那裏，又快快活活的住了許多年數。

這是從久已停版的 *Child Magazine* 裏譯出的，可是沒有見原著者的名字。

編者附筆

信號

西門伊凡納夫是個鐵路巡卒。他的小屋離開車站，大約有十多俄里。約四俄里外，有一所紗廠，聽說是去年開設的。只見漆黑的烟突矗立在森林的後面。在這鄰近一帶的地方，無非都是別的巡卒所寄宿的小屋罷了。

近來西門的康健已經完全喪失。迴憶九年以前，他嘗在大戰中服務一個軍官。他的臉兒已被炎夏的烈日灼紅，他的四肢又遭嚴冬的冷風凍僵了。每天需行走四五十俄里，還要餓着肚子。不論寒暑晴雨都是這樣的。槍彈不時的在他頭上嗒嗒掠過，幸而天意不願他遭遇什麼不

測。

一次，西門所服務的軍隊開到火線上去，竟和土耳其人交戰了一星期。在兩個交戰隊的中間，祇有一道深壑隔開。從朝到晚，鎗礮之聲未曾間斷。西門每天照常三次拿着茶缸和他主人的糧食，從自己的營廚裏走到那座山谷中。有無數的鎗彈迎面的飛來，擊中了山上石塊，發出巨聲。自然西門的心裏覺得驚惶非凡，有時竟至哭泣，但是他仍是鼓着勇氣上去。那些軍官們對他都表示滿意，因為他時常替他們備好沸湯的熱茶。

他從戰地回來，雖然不曾折筋斷骨，但是終於蹣着他患風濕症的跛足。自從那時直到現在，他已不知忍受了多少的苦痛。在他回到自己

家裏的當兒，他方才知道自己的老父與年才四歲的愛兒已經死去。所以西門祇得孤零零的和他妻子過生活。他們倆沒有什麼工作可做，因為西門自己的手脚都患着風濕症。此後他們決難安居故鄉，祇得狠命地漂泊出外，無非希望找到一些好的命運在別的城中。

他們起先住在克安生和唐先金沿鐵路一帶的地方，但是仍舊找不到工作。所以他的妻子祇好出去工作，西門却獨自漂泊着。一次，他偶然乘在一部機車上，到了一個車站，不料那站裏的站長，似乎和他有些面熟。西門定睛望着站長，同時，站長也目不轉睛的看着西門。於是大家打了一個招呼，原來那位站長就是西門軍隊中的那個軍官。

「你就是伊凡納夫嗎？」他問道。

「真是，大人！」

「你怎樣會趕到這兒？」

於是西門把自己的遭遇詳細說出。

「現在你打算到那裏去呢？」

「先生！這倒難說。」

「呆子！你說『難說』，算什麼呢？」

「大人！我是老實說的。我不知道到何處去好，現在我必要找些事做，先生。」

那位站長先朝他呆看了一會兒，再思索了半晌，最後方才說道：

「朋友！還是暫住在這站裏吧！我想你該已結婚了。但是你的妻子呢

「真是，大人！我是早已結婚的。我的妻子尚在克爾斯克，在一個商人家裏服役。」

「很好！你即刻寫信去叫她快到這裏來吧！我可出一張免票給她。現在正有一個鐵路巡卒的缺子，我可替你在總管面前介紹。」

「大人！那是感激不盡的了！」西門答道。

西門暫且住在站裏，在廚房裏當雜差，劈柴，打掃空地和月台。兩星期後他的妻子到了。西門就乘着手搖車，搬到自己的小屋中去。這間小屋是新近造的，屋內也頗溫適。燒飯的木柴可以隨意取用。屋旁還有一個小菜園，是那前任的巡卒所遺下的。在鐵路的兩旁，又有一

些開懇的菜地。西門覺得樂不可支，竟幻想着自己終有一日，可以從事農業，購買牛馬各一匹。

他接收了各種的用具——一面紅旗，一面綠旗，幾盞路燈，鐵鏈，螺旋，鉗，螺釘，掃帚，和其他類似的鐵器。此外站裏的職員又交給他一二本鐵路章程和一冊火車表。起初西門每晚終是不能入睡，一心想把火車時刻都背熟了。在火車未到兩點鐘以前，他就要巡查他的路線。有時却端坐在自己的小屋中，朝外望望，同時靜靜的聽聽鐵道有沒有震動，或者有沒有火車隆隆的響聲。他還想背熟公司的章程，雖然他只能逐字拚讀。

這是一個夏季，工作並不煩重。既沒有什麼積雪，待他掃除，那些

來往的火車又是不多。西門逐日巡查他的路線，看見有些地方的螺旋釘已經寬鬆，他就把牠一個一個的旋緊，鋪平路基，查察水管，最後他就回去，料理自己的私事。西門覺得事事稱心，只有一事，難免美中不足，那就是他時常要朝那稽查員請命，就是最微小的事情，也必須先得他的許可，方可做去。西門和他的妻子不禁感到痛苦了。

這樣的生活，西門已經過了兩月。他起始想接交那些居住在他鄰近的巡卒們了。一個巡卒，年已老邁，公司裏的上司早想把他撤差。那老年的巡卒從不出他的小屋一步。只有他的妻子替他進行一切工作。還有一個居住稍近車站的巡卒，却是一個青年，身材瘦削，倒是很有

腕力。他和西門首次相遇在距離兩間小屋的路線的中段。西門很謙恭地脫帽和他作揖，說道：「鄰人！祝你康健。」

那鄰人倒發了一怔，含糊答道：「你好嗎？」立刻回頭就走。

後來兩人的妻子也遇見了。西門的妻子和她的鄰人接談了許久，但是那女人也不喜多說。

一次，西門和她說：「少婦！你的丈夫不喜多說。」

起先並不理睬，後來答道：「他究竟可以講些什麼呢？各人都有他的事情。你去吧。願上帝和你同在。」

不過一月後，大家都漸漸的親熱起來了。西門不時和那萬士來並行在鐵路上，有時坐在鐵管的一端，大家吸着烟，暢談日常的瑣事。萬

士來多半是靜默的，任憑西門東扯西拉的談到家鄉，和他經歷過的戰地實況。

西門最後說道：「我一生並非沒有遭遇憂患，只因上帝不會賜我幸福；但是此後他或者會給我的。就這樣吧，萬士來朋友呀！」

在這當兒，萬士來斯戴派把他的烟管在鐵道上拍去了烟灰，站起身來，開口說道：「我們一生並沒有幸運跟隨着，在這世上沒有一種野獸比人類更要殘忍。狼並不吞吃狼羣，祇有人敢吞吃人類。」

「朋友，來吧！不必那樣說。一隻狼也會吞吃別的狼的。」

「偶然這念頭來到我的腦裏，我就直說出來。都是一樣的，人類是再殘忍沒有的了。如果沒有人類的兇險和貪婪，人們就容易過活了。」

每人都想把你立刻刺傷咬碎，吞吃了。」

西門思索了一會。「我並不知道，老兄！」他說道，「事情或者和你所說的一樣。這或者是上帝的旨意。」

萬士來却答道：「或者我自費光陰和你談天。如果把各種不快樂的事都堆在上帝的身上，情願含羞忍辱，從人的地位降到禽獸的地位。那就是我要說的。」他立時掉頭就走，不別而行。

西門也站起身來。他呼叫着：「鄰人啊！你爲什麼向我發怒呢？」但是他的鄰人仍舊不來理他，只是朝前走開了。

西門朝他的背後呆望着，直到那人轉了灣，看不見了。他祇得走回家來和他的妻子說道：「喇莉娜！我們的鄰人乃是一個惡人，並不是

人。」

不果以後他們却未曾破臉。他們有時遇見了，仍舊談論同樣的事情。

「呀！朋友！如果不是爲了別人，我們何苦摸索在這些低暗的小屋裏呢？」一次，萬士來對西門說道。

「但如果我們摸索在小屋裏，算什麼呢？你可以安居在那兒。」

「原是在那裏！呸！你！……你年紀活得這樣大；還不知道什麼；遇見了許多事情，還不會明白世故人情。一個貧苦的人竟住在這樣的小屋裏，這是一種何等樣的生活呢？那些吃人的妖魔正想把你吞吃，吸盡你的活血。在你老年的當兒，把你丟棄，正和丟棄豆殼一般，

飼養豬子，你得到何種的工資呢？」

「不多，萬士來斯戴派——十二個羅布。」

「我呢，十三個半羅布，算什麼呢？公司裏的章程却明白地規定，每月給十五個羅布，柴火在外。誰可擅自規定給你十二個羅布，同時給我十三個半呢？你試自付！你自認可以用十二個羅布過活嗎？你該明白，這不只是相差二三個羅布的問題——即使他們把全數都付給我們。上月我正在站上看見一個管理員經過那裏。他竟坐着一輛特別火車，走出車門，昂然站在月台上……我不願再在這裏做事，我將到別處去，隨便走到那裏。」

「但是你想到那裏去呢，斯戴派？捨棄一切，這裏你有一間房子，

溫適非凡，和一方菜園。再說你的妻子亦能作工。」

「菜園嗎？你自己去看看吧！連一條小枝也沒有——一片荒地！今年春天我種下幾棵菜，不先不後那個稽查員來了。他問我說：『這是什麼？你爲什麼不先來報告？你爲什麼不先得我的許可呢？把這些連根拔除吧！』自然他已喝得醉了。別的時候，他並不說什麼，這次適逢他的怒氣。三個羅布的罰款！」

萬士來靜默了一會，不斷的吸着烟，又說道：「險些兒我和他反臉，如果他要多罰我錢。」

「你未免太急性了！」

「不！我並不性急，我是照實說的，也會加以思索。是呀！終有一

日他會吃我拳頭。我要到總管那邊去告他，看誰有理！」萬士來竟去告知總管。

一次，那位總管自己走來，巡查路線。因爲三日後，有幾位政府中要人，要從聖彼得堡（今稱列寧格）下來，路過這兒。那幾位要人正要查察路線，所以在他們未到以前，必須把各事佈置週到。路基必須壓得平坦，枕木逐條的查過，釘子敲得進深一些，螺釘旋得緊些，兩旁的木桿油漆得美觀些，在路口上鋪些黃泥。那住在鄰近小屋中的婦女，扶出她老年的丈夫，一同拔除野草。西門足足忙了一個星期，把各物都預備妥當，修補了他自己的號衣，擦亮了他自己的銅牌。萬士來也同樣的忙碌。那位總管坐了手搖車來到那裏。四個小工用力搖

着車子，使車輪都隆隆的發出怪聲，一小時可走二十俄里。這部手搖車先停在西門的屋旁。西門立刻從屋裏出來，向他作個簡括的報告。看來各物都已修理完備。

「你住在這裡已長久嗎？」那位總管詢問着。

「自從五月二日上工，大人！」

「很好！感謝你。居住在那第一百六十四號小屋裏的是誰？」

那個運輸稽查員（他正和總管同坐在手搖車上）回答道：「萬士來斯戴派！」

「斯戴派！斯戴派！呔！原來就是你去年寫信給我，所控告的那個人嗎？」

「真個是他。」

「現在我們且去看看萬士來斯戴派，開車吧！」工人們立時搖動車柄，同時車輪也轉動了。西門却呆呆地望着，自忖道：「我們那個鄰人必和他們發生糾紛咧！」

兩點鐘後，西門照常出去巡查他的路線。他望見在遠處轉灣的路軌上，有一個人踱過來。似乎還有一些白色的物，包在他的頭上。西門起始留意看着。原來他就是萬士來！他手裏拿着一根拐杖，肩膀上背着一個小包袱，又在他的面頰上，包紮了一方手帕。

「你往那裏去呢？」西門喊着。

萬士來一步一步的走近來。他的臉兒是蒼白非凡，和那白粉一般，

同時，他的眼珠張得很大。他含糊地答道：「到城裏……到莫斯科……到總公司去！」

「總公司嗎？唉！我猜你要上去控訴嗎？我勸你省省吧！萬士來呀！就算了吧！」

「不！同伴！我死也不會忘記的。現在事情已經勢成騎虎。你看！他給我一個耳光，打得皮破血流。這是我終身的奇辱，我是決不甘休的！」

西門和他攙攙手，說：「算了吧！斯戴派呀！我好意勸你。你決沒有伸冤之日。」

「伸冤嗎？自然我自己或者難以伸冤。我們命該如此。我自己也知

道不幹爲是，但是人們該當爲正義出力。」

「你且說給我聽：這次衝突是怎樣發生的？」

「怎樣嗎？他檢查每樣物件，從車上跳下，直望到我的屋內。我早已料到他要待我嚴厲，事前我都已佈置好了。在他正要去的當兒，我就趁着縣會控告他。不防他立刻喊起來：『政府考察員來到這裏，你就提起菜園的事。樞密院議員們來了，你又爲了一些蔬菜，使我洩氣！』我也忍不住了，不知說了些什麼——不多幾句。但是這竟使他惱怒了，把我打了一掌，我呆立着，並不同手，似乎他是照理而行的。他們自己去了，我方才如夢初醒，洗過了臉兒，就離開自己家裏。」

「你的房屋怎樣呢？」

「我的妻子仍住在那裏。她會當心各事。你用不着替他們的路軌擔憂呢！」

萬士來站起身來，振作了自己的精神。「再會吧！伊凡納夫。我自己也說不定可否到達總公司裏，伸我的冤。」

「你不見得會步行去的！」

「到了車站，我想乘那部貨物車。明日我可以到莫斯科了。」

他們就彼此拜別了。萬士來有好幾日不在家裏。他的妻子替他日夜作工。她連眼也不會合攏，焦急着，望她的丈夫早些回家。到了第三日，那些委員們果然來了。只見一列火車——一個車頭，一輛行李車和兩節頭等客車，但是萬士來仍舊不來。次日，西門遇見了萬士來的

妻子，看見他已哭得滿面虛腫，兩眼發紅。

「你的丈夫有否回來？」西門問她說。但是她只搖搖她的手，默不作聲的回去了。

西門在他的兒童時代中已學會怎樣用一種蘆葦做成小笛。他先把蘆梗的心子燒去，再在梗上鑽了幾個小孔。然後配上一個管嘴，校正了音律，可以隨意吹出各種的歌曲。他在閒暇的當兒，終要製造幾十個，交給貨物車上的機司，帶到城裏去賣。每個小笛西門可以得到二考貝（俄小幣）的酬勞。自從那些委員們過路以後的次日，西門離開自己的家裏，叫他的妻子去等待六點鐘火車，自己走往那樹林中去

，割些蘆梗。他走完了他所巡查的路線——正在軌道轉灣的口頭——
跑下堤岸，穿入了那近山麓的樹林中。大約離開樹林還有半俄里路，
有一個極大的沼澤。在牠的四週，長滿了很好的蘆葦，適合西門製造
小笛的用途。他就隨手割下一大束的蘆梗，打算動身回家。這時紅日
已西沉，在這般靜寂之中，祇有小鳥吱吱的鳴聲，尚可聽得，和脚下
的枯枝發出爆裂聲。在他急行的當兒，他似乎聽得一種打鐵的丁丁之
聲，他立刻加速了他的脚步。況且在他的路線內，近來並不需什麼修
理，這到底是那一類聲音呢？他從樹林裏急急的奔出來，忽然望見在
那很高的堤岸上，蹲着一個工人在軌道的旁邊，似乎正在幹些什麼勾
當。西門偷偷的走近那人身旁。他想那人諒必要偷竊路釘。他監視着

，只見那人已站起身子，手裏拿着一把鐵鎚，一條鐵軌已被他掘去了。西門立時覺得眼目昏眩，他心裏想喊出來，只是已不能自己作主。不防那人竟是萬士來！西門又爬上堤岸，在萬士來拿着鐵鎚和鐵鉗逃去的時候。

「萬士來斯戴派啊！我的好友，快些回來！把你的鐵鎚交給我吧！我們可以把鐵軌放好，沒有人會探知的。回來吧！免得你的靈魂受罪！」

但是萬士來並不回頭，立時跑進那樹林裏去了。

西門只得呆呆的站在掘去軌道的地方，把手裏的一束蘆梗盡散地上。一部火車將要來到，不是那裝貨的火車，還是一部乘坐客人的火車。

呢！他手裏並無一物可以止住來車的前進，沒有旗子。他自己又沒有傢伙可以放好鐵軌。怎能赤手空空的把那些鐵釘敲進去呢？他必須很快的奔回自己家裏去拿幾件傢伙。「願上帝助我！」他自語着。

西門就力努起跑向自己的小屋去。他已跑得氣喘力竭，不時的倒在路上，但是他仍舊鼓着勇氣跑去。現在他已穿過樹林，離開自己的小屋不到幾百步路了。他的耳中忽然聽得，那遠處的一工廠裏的大鐘正在報告六點！祇有二分鐘火車立刻要到了。「天呀！可憐這些無辜的人們！」在西門的腦海裏早已望見那個車頭的左輪正觸着了已被放鬆的路軌，同時把軌下的枕木都掀了起來。只見那個車頭又從灣處的堤岸上，有七十呎高的地方，直衝下去，立時傾覆了——好幾輛的三等

客車都堆得像小山一座還有不少的小孩們……全車裏的乘客現在還不會夢想到這險機咧！「天呀！指示我怎樣做去！……不！現在決沒有功夫，可以奔回家去，照時趕到那邊。」

所以西門決定不再回家，仍舊跑回原處，比前更加快些。他幾乎不顧命地跑着，自己一些也不知道前途怎樣。他只一口氣的跑到那破壞的路軌旁，他方始見自己的蘆梗，正堆棄在地上。他不知不覺的拾起一條，仍是向前跑去。他幻想火車已到眼前，他聽得火車的汽笛聲，和鐵軌的震動聲。到了這樣地步，他已是精乏力竭，連一步也走不動了。他離那險地，不過六百多呎遠，就停了下來。立時有一個思想來到他的腦裏，正像一道白光。他立刻脫下自己的小帽，從裏面拉出一

條棉布的領帶，又從自己的皮靴統裏抽出一把快刀。他交叉着兩手，喃喃自語的說道：「願上帝默佑我！」

他很命地拿起快刀，刺入自己的左臂上端，熱血立時向外沖出，不絕的狂流着。他就把那方領帶浸在血口上，把牠拉直了，繫住在蘆梗上，居然成爲一面紅旗。

他站着，同時狂搖他的紅旗。那部火車已經現在眼前。但是那掌車者却不會望見，似乎要立刻衝上身來。在這六百呎的距離內，難望那快行的火車停住了。

同時他的熱血不絕的從他左臂上流下。西門還想壓住自己的傷口，但是已無用了。他明明把他的左臂，割得太深了。他的頭已漸漸下垂

，眼目有些昏花，終於變成黑暗了。他只有兩耳發響一點兒看不出那火車，或是聽得隆隆的震動，他只想一個意思，就是：「我已無力再站住了。我必將倒下，把這面紅旗丟去，同時火車過來，把我碾死。天呀！救救我吧！」

他覺得眼前完全昏暗了，失去了知覺，到底把旗丟了。但是那面染血的旗並不落下。有一隻手把牠接住了，仍然把牠高高的舉起，飄在來車的路前。這時那掌車者已望見這信號，立刻把那節動輪放下，使蒸汽改變方向，車輪就停住了。

車中的乘客們全從車廂裏跳下來，聚在一處。只見一個工人僵臥在路軌上，浸染在血泊中。後邊又站着一個工人，手裏拿着一條蘆梗，

上面繫着一方染血的破布。

萬士來朝衆人望了一下。然後垂下了自己的頭，坦白的招認說：「把我綁住。我已掘起一條鐵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再版

世界著名小說選(第二集)

每册定價二角五分

(郵費另加)

主編者 謝頌羔

發行者 廣東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上海競新印書館

▲版權所有▼

WORLD'S FAMOUS STORIES

Second Series

Col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Z. K. ZIA

Second Edition

Price: 25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7

#8/
1466.75

1466.88



Cat. No.
19341.1